皇清經解

別12
478
282

門口13
歸478
卷282

19
2の
282

東京大學

孟子正義　江都焦孝廉循著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大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注)已說於上篇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爲己歸矣(注)天下有若文王者仁人將復歸之矣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無飢矣(注)五雞二彘八口之家畜之足以爲畜產之本也(疏)足以無飢矣○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宋文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三本足誤可九經本宋本岳本咸淳衢州本孔本韓本攷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

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
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注所謂
無凍餒者教導之使可以養老者耳非家賜而人益之也疏
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正義曰趙氏佑溫故錄云無帛肉之
不煖飽與無衣食之不煖飽稍差纔不煖不飽尚未卽凍餒
而已謂之凍餒矣謂
之者文王謂之也

章指言王政普大教其常業各養其老使不凍餒二老聞之
歸身自託衆鳥不羅翔鳳來集亦斯類也疏衆鳥不羅翔鳳
之卵不毀而後鳳皇集○正義曰
登棲兮鳳獨遑
遑而無所集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
財不可勝用也注易治也疇一井也斂民治其田疇薄其稅

斂不踰什一則民富矣食取其征賦以時用之以常禮不踰
禮以費財也故畜積有餘財不可勝用也疏注易治也○正
義曰音義云易治也呂氏春秋
辯土篇云農夫知其田之易也高誘注云易治也易讀如易
也者何也所以爲麻也史記天官書視封疆田疇之正治如
淳引蔡邕云麻田曰疇韋昭注國語周語齊語皆云麻地曰
疇說文田部則云疇耕治之田也按易否九四疇離祉九家
注云疇者類也荀子勸學篇言草木疇生書洪範言洪範九
疇國語齊語云八與八相疇家與家相疇皆以儔類言一井
八家所共相與爲疇故名爲疇呂氏春秋愼大篇云農不去
田之說趙氏所不取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
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
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注水火能生人有不愛者至饒
足故也菽粟饒多若是民皆輕施於人何有不仁者也疏注至

饒至若是○正義曰足爲手足之足而或訓爲止此云至足與論語百姓足之足同劉熙釋名釋形體云足續也言續脛也足有繼續之義故得爲饒小爾雅廣詁云饒多也賈子新書憂民篇云國無九年之蓄謂之不足然則有九年之蓄謂之足矣有九年之蓄則饒多矣故以饒釋之又以多申之

章指言敎民之道當而節用蓄積有餘焉有不仁故曰倉廩實知禮節也〔疏〕倉廩實知禮節○正義曰語出管子牧民篇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注〕所覽大者意大觀小者志小也〔疏〕孔子登東山而小魯○正義曰宏明集宗炳明佛論云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周氏廣業孟子逸文攷云論又有云昔仲尼恥五經於魯以化天下及其眇邈太蒙之顚而天下與魯俱小此並用孟文也今作孔子登東山攷魯無東山之名論語顓臾爲東蒙主注孔云使主祭蒙山也皇侃邢昺二疏並云蒙山在東故云東蒙主魯頌奄有龜蒙毛傳龜山蒙山也正義亦云論語疏云顓臾主蒙山水經注瑕邳郡臨沂縣有洛水出太山南武陽縣之冠石山

一名武水東流遶蒙山下有蒙祠又東南逕顓臾城即孔子稱顓臾爲東蒙主也史記蒙羽其乂索隱云蒙山在泰山蒙陰縣西南然則孟子之東山當作蒙山宗少文必非無據也郎今云東山其爲蒙山固無可疑按閻氏若據釋地云或曰費縣西北蒙山正居魯四境之東一名東山孟子云孔子登東山而小魯指此疑近是然則蒙山一名東山宗炳益以蒙山代東山古人引經原有此例依宗論以東山爲蒙山可也以爲孟子本作蒙山則失之矣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注〕瀾水中大波也〔疏〕注瀾水○正義曰爾雅釋水云河水清且瀾猗大波爲瀾說文水部云漣瀾或從連瀾漣一字也劉熙釋名釋水云風行水波成文曰瀾瀾連也波體轉流相及連也　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注〕容光小御也言大明照幽微〔疏〕注容光至幽微○正義曰音義云郎丁去逆切義與隙同說文邑部云隙壁際也禮記三年問釋文云隙本作卻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左傳曰牆之隙壞誰之咎也際自分而合言之隙自合而分言之引申之凡坼裂皆曰隙假借以卻爲之按隙之假借爲邑部卻其卩部卻乃卻之俗字卻之爲不恭之卻或寫從卩非也音義作郎廣韻十九鐸云卻俗從劣張有復古編云卻別作郤非隙爲坼裂之名故一切經音義引國語賈氏注云隙壞也豐也豐則隙之小者惟遮隔其光則已苟有絲髮之隙可以

容納則光必入而照焉容光非小隙之名至於小隙極言其容之微者以見其照之大也故以小郤明容光　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注）盈滿也科坎也流水滿坎乃行以喻君子學必成章乃仕進也（疏）注盈滿至進也○正義曰盈科詳見離婁上篇禮記儒行篇云上通而不困注云上通謂仕道達於君也達與通義同故又選顏延年拜陵廟詩云晚達生戒輕李善注云達宦達也故以達爲仕進延琬云按孔本作欲　章指言閎大明者無不照包聖道者成其仁是故賢者志大宜爲君子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注）蹠盜蹠也（疏）注蹠盜蹠也○正義曰音義云盜阮本篇云孔子與柳下季爲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釋文云按左傳展禽是魯僖公時人至孔子生八十餘年若至子路之死百五六十歲不得爲友是寄言也李奇注漢書云跖泰之大盜也　章指言好善從舜好利從蹠明明求之常若不足君子小人各一趣也

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注）楊子楊朱也（疏）注楊子至爲也○正義曰列子有楊朱篇張湛注云或云字子居戰國時人後於墨子楊子與禽滑釐辨論其說在愛己不拔一毛以利天下與墨子相反是篇載楊朱之言云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爲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爲之乎楊子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孟孫陽曰子不達夫子之心吾請言之有侯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爲之乎曰爲之孟孫陽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爲之乎禽子默然有間孟孫

陽曰一毛微於肌膚肌膚微於一節省矣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奈何輕之乎禽子曰吾不能所以答子然則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以吾言問太禹墨翟則吾言當矣呂氏春秋不二篇云陽生貴已高注云輕天下而貴已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注墨子墨翟也兼愛他人摩突其頂下至於踵以利天下已樂爲之也疏注墨子至之也○正義曰史記孟子荀卿列傳後附云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爲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武氏億授堂文鈔跋墨子云漢書藝文志墨子七十一篇注云墨翟宋大夫在孔子後而不著其地惟呂氏春秋愼大覽高誘注墨子名翟魯人也魯卽魯陽春秋時屬楚古人於地名兩字或單舉一字是其例也蓋墨子居於魯陽疑嘗爲文子之臣觀魯問一篇言吾願主君之上者尊天事鬼下者愛利百姓翟之尊文子也外傳楚語惠王以梁與魯陽文子注文子平王之孫司馬子期子魯陽公也惠王十年爲魯哀公十六年孔子方卒則翟實當楚惠王時上接孔子未卒故太史公一云並孔子時自班志專謂在孔子後後人蓋爲推術至如畢氏據本書稱中山諸國亡於燕代胡貊之國以中山之滅在趙惠文王四年當

周赧王二十年則翟實六國時人至周末猶存竊以翟既與楚惠王接時後必不能歷一百九十餘年尚未卽化此固不然也中山諸國之亡蓋墨子之徒續記而竄入其師之說以貽此謬何可依也音義云突丁徒忽切穿突也襄公二十五年左傳宵突陳城注云突穿也此丁公著所本乃城可言穿頂不可言穿莊子說劍篇云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荅子非相篇云突秃加楊倞注云突謂短髮可淺突人者故莊子說趙劍士蓬頭突鬢突秃加楊氏解爲短髮是也趙氏以突明摩謂摩迫其頂髮爲之秃丁氏以突爲穿失趙義矣文選江淹上建平王書注引孟子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利天下爲之劉熙曰致至也又任昉奏彈曹景宗注引孟子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趙岐曰致至也周氏廣業孟子古注攷云據此則趙劉所有之本注並同矣困學紀聞言選注引趙岐作致於踵今本作放踵注無致至也三字孫宜公亦言義放踵下據丁氏云方往切至也是唐宋本已皆作放今攷文選劉峻廣絕交論皆願摩頂至踵注引孟子摩頂放踵趙岐曰放至也同在一書所引互異可見趙氏注本唐世已有其二非至宋始作放踵也又文選洞簫賦注引毛氏詩傳顏叔子納鄰之釐婦使執燭放乎旦事下引趙岐孟子章句曰放至也方往切今惟放乎琅邪注有放至也三字無方往切摩突其頂下至於踵爲致爲放莫可究詳矣翟氏灝攷異云風俗通十反篇墨翟摩頂以放踵

庚申補刊

楊朱一毛而不爲放字與今孟子同江書任彈兩注所引致於踵者疑當時劉注本獨如是任彈下趙岐二字當亦爲劉熙傳寫者遷譌然爾謹按墨子有兼愛三篇無摩頂放踵語莊子天下篇云墨子稱道曰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脾而胈無毛沐甚風櫛疾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跂蹻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以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爲墨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胈胵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孟子推其泛愛兼利生勤死薄之道而擬之爲摩頂放踵即自苦以胈無胈胵無毛之意耳子莫執中〔注〕子莫魯之賢人也其性中和專一者也〔疏〕注子莫至一者也○正義曰子莫未詳或謂莊子有云說音義云陸云言子等無所閡恐即當時子莫執中一家之容舜執中也孟子稱楊執中此異於趙氏非也孔子稱堯莫執中也陸氏穿鑿不足以易趙也執中此句下云執中爲近之何遽戒人和近聖人之道然不權聖人之重權執中而不知權猶執一介之人不得時變也〔疏〕注執中至變也○正義曰白虎通五行篇云中央者中和也說文亻部云

中和也寒往則暑來暑不暑也聖人之道以時爲中趨時則能變通知變通則權也文公十二年公羊傳云惟一介斷斷兮無技注云一介猶一概也不知權宜一概如此所以猶執一也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權所以別輕重也凡此重彼輕千古不易者常也常則顯然其見其千古不易之重輕而重者於是乎輕輕者於是乎重變也變則非智之盡能辨察事情而準不可以知之孟子之闢楊墨也曰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今人讀其書孰知所謂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者安在哉孟子又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子莫執中執中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今人讀其書孰知無權之故舉一而廢百之爲害至鉅哉孟子道性善於告子言以人性爲仁義則曰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今人讀其書又孰知性之不可不明賊賊人以爲仁義之禍何如哉老聃莊周無欲之說及後之釋氏所謂空寂能脫然不以形體之養與有形之生死累其心而獨私其所謂長生久視所謂不生不滅者於人物一視而同用其慈益合楊墨之說以爲說由其自私雖拔一毛可以利天下不爲由其外形骸薄慈愛雖摩頂放踵以利天下爲之宋儒易老莊釋氏之所私者而貴理易彼之外形體者而咎氣質其所謂

理依然如有物焉宅於心於是辨乎理欲之分謂不出於理即出於欲不出於欲則出於理雖視人之飢寒號呼男女哀怨以至垂死冀生無非人之本然存之於心及其應事幸而偶中非曲體事情求如此以安之也不幸而事情未明執其意見方自信天理非人欲而小之一人受其禍徒以不出於欲遂莫之或寤也凡以爲理宅於心不出於欲則出於理者未有不以意見爲理而禍天下者也人之患有私有蔽私出於情欲蔽出於心知無私仁也不蔽智也非絕情欲以爲仁去心知以爲智也是故聖賢之道無私而非無欲老莊釋氏無欲而非無私彼以無私通天下之情遂天下之欲者也凡異說皆主於無欲不求無蔽重行不先重知人見其篤行也無欲也故莫不尊信之聖賢之學由博學審問愼思明辨而後篤行則行者行其人倫日用之不蔽者也非如彼之舍人倫日用以無欲爲能篤行也人倫日用聖人通天下之情遂天下之欲權之而分理不爽是謂理古今不之嚴氣正性疾惡如讎之人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執顯然共見之重輕實不知有時權之而重者於是乎輕輕者於是乎重其是非輕重一誤天下受其禍而不可救豈人欲蔽之也哉自信之理非理也然則孟子言執中無權至後儒又增一執理無權者矣

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注〕所以至道也○正

以惡執一者爲其不知權以一知而廢百道也〔疏〕注所以至義曰易繫傳云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途既殊則慮不可不百不百慮則不執一也執一則不百慮不百慮故廢百矣楊子爲我執一於爲我也墨子兼愛執一於兼愛也孟子所以距楊墨距其執一也故舉一執中之子莫然則凡執一者皆能賊道不必楊墨也楊子惟知爲我而不復慮及兼愛墨子惟知兼愛而不復慮及爲我子莫但知執中而不復慮及有當爲我當兼愛之事楊則冬夏皆裘葛也墨則冬夏皆裼葛也參乎裘葛之中而冬夏皆裘葛也不知趨時者裘葛裕皆藏之於篋各依時而用之即聖人一貫之道也聖人之道善與人同執兩端以用其中故執中而非執一曾子居武城寇至則去寇退則反薪木亦戒其毀傷顏子居陋巷不改其樂而不同於楊子之爲我者不執一也禹治水勞身焦思至於偏枯胼胝藏窾不通而不同於墨子之兼愛者不執一也故曰禹稷顏回同道又曰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惟易地皆然則不執一則爲禹稷顏會孟子學堯舜百慮也執一則爲楊墨不孔子之道知道在變通神化故楊墨之執一不知變通則距之距之者距其悖乎堯舜孔子之道也不然楊朱屏氣虛名齊生死固高曠絕俗之士至墨翟以救世爲心其言曰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喜音

沉湎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辟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陵則語之兼愛非攻讀其書豈不謂之仁人君子非孟子深明乎變通神化之道確有以見其異乎堯舜孔子之權安能反復申明以距之哉學者倘有申墨子之說者不知道者也

章指言楊墨放蕩子莫執一聖人量時不取此術孔子行止惟義所在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

(注)飢渴害其本所以知味之性令人強甘之(疏)注令人強甘之○正義曰飢渴者急欲得飲食以不甘爲甘故爲強甘

害(注)爲利欲所害亦猶飢渴得之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注)人能守正不爲邪利所害雖謂富貴之事不及人猶爲君子不爲善人所憂患也(疏)注人能至患也

○正義曰說文又部云及逮也淮南子脩務訓云堯舜之聖不能及高誘注云及猶加也不及人即不如人趙氏謂人之貧賤者所爲之事不能及富貴之人爲利所動不能守正必爲強奪詐取之事以傷害善人則善人憂患之使不爲利欲所害雖不及富貴之人亦不肯爲禍於善人故善人不爲所憂患強奪詐取猶飢渴而甘其所不甘者也以飢渴而甘其所不甘則因富貴不如人亦將爲其所不可爲此何必貧賤富貴之懸殊者也同一貧賤而彼稍遜則已妬而傷之同一富貴而彼稍加一等已百計排毀而傾軋之皆心害也受其害者必善人也害善人者必小人非君子也故云猶爲君子不爲善人所憂患也

章指言飢不妄食忍情抑欲賤不失道不爲苟求能無心害人所憂何患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注)介大也柳下惠執宏大之志不恥汗君不以三公榮位易其大量也(疏)注介大至量也○正義曰介大也爾雅釋詁文毛詩大雅生民攸介攸止小明介爾景福介傳皆訓大趙氏以惠不羞汗君不辭小官爲大量是也承上

不及人而言之士師之賤不及三公之榮若少存豔羨之心則辭小官而不居矣是其必之淺隘也音義云陸云介謂特立之行文選注引劉熙注云介操也陸氏盖本此

章指言柳下惠不恭用志大也無可無否以賤爲貴也（疏）無可無否○正義曰法言淵騫篇云不柔不惠可否之閒

孟子曰有爲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軔而不及泉猶爲棄井也（注）

有爲爲仁義也軔八尺也雖深而不及泉喻有爲者中道而盡棄前行也（疏）注軔八尺也○正義曰音義云軔丁音刃云義與仞同借用耳先儒以七尺爲仞注云八尺曰軔程氏瑤田通藝錄七尺曰仞說云仞之數小爾雅云四尺謂之仞漢書食貨志注引應劭云五尺六寸此其謬易見也說文云仞人伸臂一尋八尺王肅聖證論趙岐孟子注曹操李筌孫子注郭璞山海經注顏師古司馬相如傳注房元齡管子注鮑彪楚國語注並曰八尺而鄭康成周官儀禮注包咸論語注高誘注呂氏春秋王逸注大招招魂李謐明堂制度論郭璞注司馬彪說則皆以爲七尺莊子步仞之邱陸德明釋文亦曰七尺淮南子原道訓注八尺曰仞而覽冥訓注百仞亦曰七百尺也是書有高誘許慎二人之說證以說文則八尺者當爲許氏所記雜高誘注中者證以呂氏春秋注則七尺者誘之說也近世方密之顧亭林皆篤信八尺之說瑤田以爲仞七尺者是也揚雄方言云度廣以尋杜預左傳仞溝洫注云度深曰仞二書皆言人伸兩手以度物之名而尋爲八尺仞必七尺何也同一伸手度物而廣深用之其勢自不得不異人長八尺伸兩手亦廣八尺用以度廣其勢全伸而不屈故尋爲八尺而用之以度深則必上下其左右手而側其身焉身側則胸與所度之物不能相摩於是兩手不能全伸而成弧之形弧而求其弦以爲仞必不能八尺故七尺曰仞亦其勢然也玉篇云度深曰測說文解測字曰深所至也測之爲言側也余之說仞字以爲伸手度深必側其身焉義與此合矣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程氏甚精仞說可定矣攷工記廣二尋深二尺謂之濬倍其度同八尺何不皆曰二尋如上文廣二尺深二尺之例也謹按仞爲七尺程氏段氏之言定矣管子地員篇云夫管仲之匡天下也其施七尺瀆田悉徙命之曰五施五七三十五尺而至於泉赤壚歷彊肥命之曰四施四七二十八尺而至於泉黃唐命之曰三施三七二十一尺而至於泉斥埴命之曰再施二七十四尺而至於泉黑埴命之曰一施七尺而至於泉墳延者六施六七四十二尺而至於泉陵之芳七施七七四十九尺而至於泉祀陵八施七八五十六

尺而至於泉杜陵九施七九六十三尺而至於泉延陵十施七十尺而至於泉環陵十一施七十七尺而至於泉蔓山十二施八十四尺而至於泉付山十三施九十一尺而至於泉付山白徒十四施九十八尺而至於泉中陵十五施百五尺而至於泉青山十六施百一十二尺而至於泉青龍之所居山十七施百一十九尺而至於泉其下清商不可得泉陞山白壤十八施百二十六尺而至於泉其下駢石不可得泉徙山十九施百三十三尺而至於泉其下有阪壤不可得泉高陵之山二十施百四十尺而至於泉山之上命曰縣泉鑿之二乃至於泉山之上命曰復呂鑿之三尺而至於泉山之上命曰泉英鑿之五尺而至於泉山之材鑿之二七十四尺而至於泉山之側鑿之三七二十一尺而至於泉然則鑿地之度以七尺爲準仞與施其數同也自二尺至八仞言之原不必九仞而已可得泉但水土深淺不齊必極之以二十施則九仞而不及泉明及泉者有不待九仞也猶爲棄井明九仞功方得半也不敢管子未知其指

章指言爲仁由己必在究之九軔而輟無益成功論之一簣義與此同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自然也身之體之行仁視之若身也假之假仁以正諸侯也

注性之至侯也○正義曰荀子正名篇云性之和所生精合感應不事而自然謂之性春秋繁露察名號篇云如其生生自然之資謂之性周髀算經云此天地陰陽之性自然也故以性爲自然好仁也廣雅釋親云體身也大戴禮曾子大孝篇云身者親之遺體也淮南子繆稱訓云身君子之言信也高誘注云身君子之言體行君子之言也以體行解身字與趙氏此注同是身之即體之也行仁謂以德澤及人視之若身謂不異身受之也說文人部云假非眞也儀禮少牢饋食禮假爾大筮有常注云假借也行仁視之若身則實行之矣五霸假借行仁之名以正諸侯非其實能行仁也大戴記曾子立事云太上樂樂善其次安安之其下亦能自彊盧辯注云自彊謂其身不爲太上謂五帝其次謂三王其下謂五霸假身之五霸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能久假仁義譬如假物久而不歸安知其不眞有也

有也○正義曰五霸假借仁義之名旋復不仁不義不能久也假而能久仁亦及人究殊乎不能假而甘爲不仁者也

章指言仁在性體其發假借用而不已實何以易在其勉之也（疏）用而不已實何以易○正義曰呂氏春秋順說篇云以之所歸高誘注云歸終也僖公二十四年左傳婦怨無終注云終猶已也此云用而不已即是假而不歸以已釋歸也實即指湯武身之謂與身之何以易曹風下泉所以思明王賢伯矣攷文古本無已字落之也

公孫丑曰伊尹曰子不狎于不順放大甲於桐民大悅大甲賢又反之民大悅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注）公孫丑怪伊尹賢者而放其君何也（疏）伊尹曰子不狎于不順○正義曰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自是尚書文而不稱書曰　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若伊尹欲宅殷國則可放惡而已（注）人臣秉忠志志若伊尹欲宅殷國則可放惡而不即立君宿留冀改而復之如無伊尹之忠見間乘利篡心乃生何可放也

章指言意國忘家意在出身志在寧君放惡攝政伊周有焉凡人志異則生篡心也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注）詩魏國伐檀之篇也無功而食謂之素餐世之君子有不耕而食何也（疏）注詩魏至素餐○正義曰詩序云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毛傳云素空也空之言虛也無功受祿是虛得此餐也　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悌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注）君子能使人化其道德移其習俗君安國富而保其尊榮子弟孝悌而樂忠信不素餐之功誰大於是何爲不可以食祿

章指言君子正已以立於世世美其道君臣是貴所遇者化何素餐之謂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注）齊王子名墊也問士當何事爲事也（疏）注齊王至事也○正義曰孟子仕齊久此稱王子故知爲齊王之子也顧氏炎武曰知錄云士農工商謂之四民其說始於管子穀梁成公元年傳亦云三代之時民之秀者乃收之鄉序升之司徒而謂之士固千百之中不得一焉大宰以九職任萬民五曰百工化飭八材計亦無多人爾武王作酒誥之書曰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此謂農也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此謂商也又曰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聽朕教則謂之士者大抵皆有職之人矣惡有所謂羣萃而州處四民各自爲鄉之法哉春秋以後游士日多齊語言桓公爲游士八十人奉以車馬衣裘多其資幣使周游四方以號召天下之賢士而戰國之君遂以士爲輕重文者爲儒武者爲俠嗚乎游士興而先王之法壞矣彭更之言王子墊之問其猶近古之意與（疏）注尚上也士當貴上於用志也○正義曰儀禮覲禮云尚左注云古文尚作上釋文序錄引書贊云孔子撰書尊而命之曰尚書尚者上也尊之猶貴之故以上釋尚又以貴釋上程氏瑤田通藝錄論學小記云隱居以求其志求其所達之道也當其求時猶未及行故謂之志行義以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及其行時不止於求故謂之道志與道通一無二故曰士何事曰尚志　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注）孟子言志之所尚仁義而已矣不殺無罪不取非有者爲仁義欲知其所當居者仁爲上所由者義爲貴大人之事備也（疏）注大人之事備矣○正義曰程氏瑤田論學小記云萬物皆備於我我者己也尚志者居仁由義之謂也不殺無罪曰居仁不取非其有曰由義尚志之時雖曰士也然豈待爲大人而後謂之大人哉蓋大人之事天生己時已備之矣

章指言人當尚志志於善也善之所由仁與義也欲使王子無過差也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合簞食豆羹之義也（注）仲子陳仲子處於陵者人以爲廉謂以不義而與

之齊國必不受之孟子以爲仲子之義若上章所道簞食豆羹無禮則不受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也（疏）注仲子至受之也○正義曰仲子不義其兄之祿而處於陵此實事也不義而與之齊國而不受無此事人虛擬之也不義與之齊國而不受猶萬鍾之不受也處於陵猶簞食豆羹之不受也亡親戚君臣上下是不知禮義之大者若能不義與之齊國而不受則宜知親戚君臣上下又何能不義與之齊國而不受也此趙氏義也周氏柄中辨正云史記鄒陽上梁王書稱於陵子仲辭三公爲人灌園皇甫謐高士傳載其事愚謂果有此事自是廉之實蹟匡章何以不稱於孟子之前孟子又何以設言與之齊國而弗受而反不及其辭楚相邪嘗攷韓詩外傳楚莊王使使賫金百斤聘北郭先生先生曰臣有箕帚之使願入計之即謂婦人曰楚欲以我爲相今日相即駟列騎食方丈於前如何婦人曰夫子以織屨爲食食粥甕甑無牀結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徇楚國之憂其可乎於是遂不應聘與婦去之此北郭先生之事而高士傳以爲陳仲子夫鄒陽所云辭三公者特言其不願爲三公耳固不必實有一御聘之事而土安附會其說遂以北郭事移而屬之仲子豈可信乎

且於陵齊地顧野王輿地志齊城有長白山陳仲子夫妻所隱處高士傳稱陳仲子適楚居於陵楚王聞其賢而聘之以齊地爲楚地傳會改易灼然可知而左祖仲子者猶以辭三公爲美談夫亦未之攷耳　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矣可哉（注）人當以禮義爲重而不知仁義親戚上下之叙何可以其小者信其大者乎

止陳仲子避兄離母不知仁義親戚上下之叙何可以其小廉信以爲大哉（疏）注人當至大哉○正義曰經言亡親戚君臣上下趙氏言不知仁義親戚上下之叙一不言君臣者以上下即君臣也避兄離母是不知親戚不義蓋祿是不知君臣親戚屬仁君臣屬義故不知仁義書惇叙九族是親戚有叙也周禮春官小宰以官府之六叙正羣吏注云謂先尊後卑是上下有叙也賈子新書六術篇云人之戚屬以六爲法人有六親六親始曰父父有二子二子爲昆弟昆弟又有子子從父而昆弟故爲從父昆弟又有子子爲族兄弟有子子從祖而昆弟故爲從祖昆弟從祖昆弟又有子子從曾祖而昆弟故爲從曾祖昆弟又有子子爲族兄弟備此六者之謂六親親親之始於一人世世別離分爲六親親親非六則失本末之度六親有次不可相踰相踰則宗族擾亂不能相親然則親戚專指同姓呂氏春秋論人篇云論人者又必有六戚四隱何謂六戚父母兄弟妻子高誘注云

六戚六親也有父則有母有子則有妻與賈子之說互相備也莊公三十二年公羊傳云君親無將注云親父母也父母六親所由始也故專得其稱禮記祭義立愛自親始立敬自長始注云親長父兄也此親專屬父儀禮喪服記親則月算之內周禮秋官掌戮凡殺其親者焚如邦人注云謂在五屬之注云緦服以內也天官大宰一曰親親注云親親若堯親九族也書堯典以親九族馬氏鄭氏注皆云上自高祖下至元孫爲九族凡稱親皆謂父族喪服小記婦祔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注云親者謂舅所生此以舅之生母爲親仍六親中之母也毛詩大雅行葦戚戚兄弟傳云戚戚內相親也箋云王與族人燕兄弟之親無遠無近俱揖而進之孔氏正義云戚戚猶親親禮記大傳云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祖兄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正義云戚親也是戚亦與親同指同族而言爾雅釋親先釋宗族六親之正也次因母而及母黨因妻而及妻黨因千而及昏姻是連類而推及之秋官大司寇一曰議親之辟鄭司農云若今時宗室有罪先請是也而賈氏疏兼以外親有服者言之非其義也孔氏正義謂親言族內戚言族外國語鄭語云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則皆荊蠻戎翟之人也非親則疎韋昭注云親謂支子甥舅昭公二十五年左傳云爲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杜預注云六親相睦蓋自漢以來有何書歐陽夏侯說云九族乃異姓有親屬者父族四母族三妻黨二夫同姓稱宗族母妻稱黨自混黨於族遂亦稱黨爲親漢儒說經尚無以親戚指異姓而韋昭杜預生於漢末其時外戚之盛踰於宗族預又爲司馬懿之女壻其以姻亞爲親宜矣然左傳言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數雖有六原無親名故孔氏正義辨之云老子云六親不和焉有孝慈六親謂父子兄弟夫婦則以杜氏所云六親爲不然也鄭語非親二字承上文支子母弟甥舅故韋昭注云其實親字祇屬支子母弟如小雅頍弁序云而末章連言兄弟甥舅亦同姓親睦九族親戚指母與兄是矣仲子辟兄離母而親其妻是親戚之叙失矣翟氏灝攷異云王氏翼注云此作一句讀言人之罪莫有大於無親戚君臣上下者荀卿不苟篇云盜名不如盜貨田仲不如盜也又非十二子篇云仲蔡刻利政苟以分異人爲高不足以合大眾明大分韓非子外儲說載宋屈穀謂田仲不恃仰人而食亦無益於人之國益堅瓠之類也戰國策趙威后問齊使則言其率民而出於無用何爲至今不殺乎仲子磏廉矯義不惟人不信之且多厭惡之矣倘恃因孟子之大聲一呼而仲遂敗其僞與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焉猶於也人莫大焉無親戚君臣上下言莫大於無親戚君臣上下也

章指言事有輕重行有小大以大包小可也以小信大未之
聞也
桃應問曰舜爲天子皐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注)桃應孟
子弟子皐陶爲士官主執罪人瞽瞍惡暴而殺人則皐陶如
何(疏)注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
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馬氏注云士獄官之長鄭氏注
云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禮記月令孟秋命理瞻傷注云理
治獄官也有虞氏曰士夏曰大理周曰大司寇士爲刑官之長故主執有罪之人孟子曰執之而已
矣(注)孟子曰皐陶執之耳○正義曰皐陶既主執罪人故執殺人者然
則舜不禁與(注)桃應以爲舜爲天子使有司執其父不禁止
之邪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注)夫辭也孟子曰
夫舜惡得禁之夫天下乃受之於堯當爲天理民王法不曲

豈得禁之也(疏)注夫辭至禁之也○正義曰周禮秋官司烜
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鄭司農注云夫發聲
是夫爲語辭也趙氏以舜之天下受之於堯故不得禁皐陶
執殺人之罪人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夫有所受之也惡乎受
之曰受之舜殺人者死天之道也皐陶既受之舜矣而舜復
禁之是自壞其法也自壞其法不可以治一家況天下乎且
受之舜猶受之天受之天者非諄諄然命之也謂其法當乎天理合乎人心而已　然則舜如之何(注)
應問舜爲之將如何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蹝也竊負而逃
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注)孟子曰舜視棄天下
如捐棄敝蹝蹝草履可蹝者也敝喻不惜舜必負父而遠逃
終身訢然忽忘天下之爲貴也(疏)注舜視至不惜○正義曰
云捐棄也捐棄二字轉注故以捐釋棄也文選北山移文注
引劉熙注云蹝草履可履蹝者也手部云棄捐也
說文履部云屨履也履足所依也故可稱草履亦可稱草屨
毛詩大雅生民履帝武敏歆傳云履踐也以其可踐故名履
呂氏春秋長見篇云視釋天下若釋躧高誘注云釋棄也觀
表篇云視舍天下若舍屣高誘注云屣敝履也莊子讓王篇

云原憲華冠縰履杖藜而應門又云曾子曳縰而歌商頌聲滿天地釋文云縰三蒼解詁作躧云躡也聲類或作屣通俗文云履不著跟曰屣李云縰履謂履無跟也王云體之能躡舉而曳之也然則躧屣蹝三字同說文足部云躧舞履也革部云鞮鞻屬鞻革履也周禮春官鞮鞻氏注云鞻讀如屢蹝屢四夷舞者所屝也今時倡踢鼓省行者自有屝史記貨殖傳云躡利屣徐廣云舞屣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躡一作跕跕吐協反地理志跕躡臣瓚曰躡跟爲跕按舞不納履故凡不著跟曳之而行曰躧履如雋不疑傳長門賦皆是也西京賦說舞曰振朱屣赤綦履也謹按說文躧鞮雖分兩字而鞮爲鞻屬躧與鞮原爲一物故呂氏春秋同載僕謂吳起之言一云躧一云屣屣即是鞮爲舞者無跟之履蓋舞履名鞮以其無跟履之微壞者不可以納但爲躡舉而曳之如原憲之縰履會子之曳縰不必爲舞履以其無跟而亦稱縰此高誘所以訓屣爲微履也而皆非草履之名乃劉趙並以草履釋之者劉熙釋名釋衣服云齊人謂草履曰屝左傳屝屨云屝草屨因鞻氏注言舞者所屝屝既爲草履之稱鞻既是蹝故以屣爲草履耳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蹝卿躡蹻之蹻別徐廣曰蹻草履也其實止解履也與史記虞卿傳長門賦皆是也又屝亦草履按屝爲齊人稱草履之名而屣實無此稱釋名又云驕草履也驕蹻也出行著之蹻蹻輕便因以爲名也然則草履名屣閻氏謂其有別是也趙氏云散喻不借者釋名於齊人謂草履曰屝之下又云不借言賤易有宜各自蓄之不假借人也齊人云搏膊搏膊猶把作麤貌也荊州人皆麤絲麻韋草皆同名也古今注云不借者草履也說文糸部云緧一曰不借緧儀禮喪服傳緧屨者繩菲也注云繩菲今時不借也齊民要術雜說第三十引崔寔四民月令云十月可拆麻緝績布縷作白履不借注云草履之賤者曰不借然則不借即不借不借即屝趙氏既以蹝爲草履故以其稱微者爲喻不借也○注舜必至貴也○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云濱水涯也古者海之濱便爲政令所不及故舜竊父處於此伯夷太公辟紂居於此因悟執之而已矣即尚書盡執夠以歸於周之執非指法言音義云訢音忻爾雅釋詁云欣樂也史記趙世家荀欣漢書古今人表作荀訢說文欠部云欣笑喜也言部云訢喜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萬石君傳僮僕訢訢如也晉灼引許慎曰訢古欣字蓋灼所據說文訢在欠部欣字下似與今本不同

章指言奉法承天政不可枉大孝榮父遺棄天下虞舜之道趨將如此孟子之言揆聖意也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嘅然嘆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

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注)范齊邑王庶子所封食也孟子之范見王子之儀聲氣高涼不與人同還至齊謂諸弟子喟然嘆曰居尊則氣高居卑則氣下居之移人氣志使之高涼若供養之移人形身使充盛也大哉居乎者言當慎所居人必居仁也凡人與王子豈非皆是人之子也王子居尊勢故儀聲如是也(疏)注范齊至食也○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云今於康衢貴仕於朝內豈容遠在七八百里之下邑而爲孟子所見其在范者殆猶靖郭君孟嘗君之於薛乎○注孟子至是也○正義曰以經言自范之齊則是在范望見王子至齊乃言故云之范見王子之儀還至齊謂諸弟子說文人部云儀度也賈子新書容經云容貌可觀聲氣可樂又云夫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文此儀郎謂容儀威儀經言望見遙而望之故見其儀儀字從望字推之梁惠王上篇望之不似人君注云望之無儼然之威儀是也劉熙釋名釋天云氣愾也愾然有聲而無形也下云居移氣故云聲氣亦即本容經聲氣可樂之語也阮氏元校勘記云高涼按涼字與亮同古字通用按亮者明也乃聲之高明由於志之高明志之高明由於居之尊貴故既言聲氣又云氣志趙氏以養移體爲比喻之辭故云若供養之移人形身使充盛也說文食部云養供養也蓋下專言居故以養爲喻也夫居尊爲居仁亦爲居以居仁與居尊較則居仁爲大矣故云大哉居乎當慎所居猶云術不可不慎同是居宜擇而居其大者必以居仁爲大也即以居勢言之則居尊者高居下者卑居下者之氣不如居尊者之高而居勢者之小又不如居仁者之大矣同是子而王子異於凡人亦同是人而君子異於小人可相觀而喻矣孟子之言含蓄不盡趙氏注與章指互發明之凡人即凡民謂眾庶詳見前

章指言人性皆同居使之異君子居仁小人處利譬猶王子殊於眾品也

孟子曰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注)言王子宮室乘服皆人之

所用之耳然而王子若彼高涼者居勢位故也況居廣居謂行仁義仁義在身不言而喻也（疏）注仁義在身不言而喻○正義曰詳見前謂仁義根於心其施於四體者威儀容度益有可觀魯君之宋呼於垤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注）垤澤宋城門名也人君之聲相似者以其俱居尊勢故音氣同也以城門不自肯夜開故君自發聲（疏）注垤澤至發聲○正義曰音釋地云垤澤即囊十七年築者謳曰之澤門杜氏注宋東城南門是也或曰得無禹貢盟諸澤名其門乎按盟諸澤在故宋國微子所封之東北此自爲南門耳又云三衢毛氏曰呼噢也凡歎息招呼則平聲小爾雅嗚呼吁嗟醫書一呼一吸爲一息之類也果爾魯君於垤澤之門自應如趙注云以城門不自肯夜開故君自發聲之呼爲平聲不應音去聲爲呼號之呼明矣近講又云有作魯君自呼於門於字是呵護傳呼來於垤澤之門尤非人之聲音關乎貴賤呵護傳呼乃賤者之役聲可習之而能若魯君與宋君聲爲居

高養優所役豈他人能似仍屬倉卒自呼故爲監門者所疑按字義古不以音分呼噢號呼雖有不同而皆爲聲趙氏以發聲解之者文公元年左傳云江芈怒曰呼注云呼發聲也禮記月令云雷乃發聲樂記云其聲發以散注云發猶揚也國語周語云士氣震發鬼谷子摩篇云怒者動也國語周語云怨而不怒韋昭注云怒作氣也益發聲者奮作其氣而揚厲其聲之謂也魯君夜至宋城監門者不肯開納故魯君怒而發聲呼於門外魯君之呼即猶江芈之呼其聲震動故守者聞之發聲二字解怒注義甚明正見威之可畏與王子儀之因其不肯所以發怒注義甚明正見威之可畏與王子儀之可象同一居尊勢所役若謂慮其夜不開城門因而君預自請開顧魯君之來守者豈不知所以不肯開者正以乘夜而來詐非襲我豈魯君自呼以表其非他人而門即啟乎邸揮守上東城門帝至見面於門且召評說文在言部作評號嘷在口部門遂可信而納之乎且召評說文在言部作評號嘷在口部作嘷此呼字說文曰部云外息也呼評嘷三字不同外息謂出其氣出其氣正是震發其氣凡人氣息和則呼吸相均忿而爲怒則呼長而吸小故象其發怒之聲而以爲呼也此呼爾而與之讀嘷爲呼而訓爲咄啐此以嘷爲呼之假借咄啐正呼吸之呼與召評號嘷自別無煩以平去分也趙氏注嘷爲呼正與此相發明矣

章指言輿服器用人用不殊尊貴居之志氣以舒是以居仁

由義盛然內優宵中正者眸子不瞭〔疏〕眸子不瞭○正義
案開元文字音義云瞭丁云
亡角二切目不明貌荀子非十二子云世俗之溝猶瞭儒楊
倞注云瞭閒也閒亦不明也張亡角反玉篇目部云瞭莫遘
音之轉趙氏以瞭與優顓則讀若茂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恭敬者幣
未將者也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注〕人之交接但食之
而不愛若養豕也愛而不敬若人畜禽獸但愛而不能敬也
且恭敬者如有幣帛當以行禮而未以命將行之也恭敬貴
實如其無實何可虛拘致君子之心也〔疏〕注且恭至心也○
正義曰爾雅釋言
云將送也孫炎注云行之送也周禮春官大史及將幣之日
注云將送也賈氏疏云幣謂璧帛之等禮記少儀云聞始見
君子者辭曰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注云將猶奉也孔氏正
義云將命謂傳辭出入通主客之言語者也將之義為送為

奉而將幣將命皆是行禮故將為行趙氏之義蓋謂以幣行
禮必以命行之乃為實若但以幣將未以命將則為無實不
可以虛致君子說文手部云拘止也毛詩大雅抑篇淑慎爾
止魯頌泮水篇魯侯戾止傳並云止至也至即致故以致釋
拘近時通解謂幣帛未將時已有此恭敬之心乃是其實
若幣行時方恭敬即是虛文君子不可以虛文拘留之
章指言取人之道必以恭敬恭敬貴實虛則不應實者謂愛
敬也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注〕形謂君子體貌顏色謂婦人妖麗之容詩曰顏如舜華此皆天假施於人也

〔疏〕注形謂至人也○正義曰禮記樂記在地成形注云形體
也書無逸嚴恭寅畏鄭氏注云恭在貌禮記大傳收族
故宗廟嚴注云嚴猶尊也洪範商書篇名云二五事一曰貌
貌曰恭恭作肅肅即尊嚴也說文色部云色顏氣也一切
經音義引三蒼云妖妍也妖麗謂女子容色妍美引詩鄭風
有女同車篇毛傳云舜木槿也太平御覽引傳子云舜華麗
木也謂之曰洽或謂之洽容或謂之愛老沖舜為麗木故以
比顏色之美好趙氏謂體貌尊嚴與顏色妖麗皆天之所生

故爲天性阮氏元校勘記云十行本舜字模糊閩監毛三本如此廖本孔本韓本攷文古本作蒓按音義出蒓字依說文則舜古字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注踐履居之也易曰黃中蒓俗字也

通理聖人內外文明然後能以正道履居此美形不言居色之明之禮記明堂位言周公踐天子之位即居天子之位也引易者坤六五文言傳文云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以踐形爲居體也春秋繁露有陽尊陰卑篇云三王之正隨陽而更起以此見之貴陽而賤陰也故數日者據晝而不據夜數歲者據陽而不據陰是故春秋之於昏禮也達宋公而不達紀侯之母丈夫雖賤皆爲陽婦人雖貴皆爲陰趙氏以男子生有美形宜以正道居之女子生有美色亦宜以正道居之乃上並稱形色下單言踐形不言踐色是尊陽抑陰猶數晝不數夜達宋公不達紀侯之母也踐形者之稱然則居色者之主名其聖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別注云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別注云異姓謂來嫁者也立於母與婦之名耳趙氏以居色者爲婦女故假借此二字也按此章乃孟子言人性之善異乎禽獸也形色即是天性禽獸之形色不同乎人故禽獸之性不

乎人惟其爲人之形人之色所以爲人之性聖人盡人之性正所以踐人之形苟拂乎人性之善則以人之形而入於禽獸矣不踐形矣孟子此章言性至精至明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人物成性不同故形色各殊人之形官器利用大遠於物而於人之道不能無失是不踐此形也猶言之而行不逮是不踐此言也又原善云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血氣心知之得於天形色其表也由天道以有人物五行陰陽生殺異用情變殊致是以人物生生本五行陰陽徵爲形色其偏全厚薄勝負雜糅能否精粗清濁昏明煩煩員員氣衍類滋廣博龔倚閼鉅瑣微形以是形色以是色咸分於道以順則暢以逆則毒性至不同各呈乎才人之才得天地之全能通天地之全德從生而官器利用以馭橫生去其畏不暴其使知舟木之性良農以蒔刈知舟木之性良農以蒔刈故治天下之民民莫不育於仁莫不條貫於禮與義章指言體德正容大人所履有表無裏謂之柚樸是以聖人乃堪踐形也疏丁云上以有表無裏謂之柚樸○正義曰音義云柚樸亦作棷樸倒乘而小引此孟子章指攷證云案樸字宋本及韻會榛字注引此文並同究切似橙而酢下音瘣從木莘字

攷說文棗果實如栗榛木也其字從朿從木廣雅作辛栗脫木字陸璣詩疏木草圖經作荎謂是栗之一種則改從荎今此作梓木與草兩岐恐亦譌體古本作梓尤非柚皮厚味甘實酢不中啖榛肉作胡桃味而實肥者少故江南諺云十榛九空趙氏以喻有表無裏殆以此邪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爲朞之喪猶愈於已乎〔注〕齊宣王以三年之喪爲太長久欲減而短之因公孫丑使自以其意問孟子既不能三年喪以朞年差愈於止而不行喪者孟子曰是猶或紾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悌而已矣〔注〕紾戾也孟子言有人戾其兄之臂爲不順也而子謂之曰且徐徐云爾是豈以徐之爲差者乎不若教之以孝悌勿復戾其兄之臂也今欲行其朞喪亦猶曰徐徐之類也〔疏〕注徐徐云爾○正義曰孟子時周南卷耳我姑酌彼金罍傳云姑且也趙氏佑溫故錄云齊宣王欲短喪意在變今非變古益當時久不行三年之喪直已而已矣齊王始聞孟子之教知已之不可而又以三年爲遏故欲酌易而從朞不知天下無得半之理既知其非不求其是而小變之以爲安終身無望於是矣故孟子於戴盈之請輕稅則喻之攘雞而公孫丑問短喪則喻之紾兄

曰若此者何如也〔注〕丑曰王之庶夫人死者其傳爲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行其喪親之數其傳爲請之於君欲使得行數月喪如之何

〔疏〕注王之庶至之何○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以經厭於父在本無服權爲制練冠麻衣縓緣旣葬而除之服鄭康成曰不奪其恩也無厭於嫡母之說厭嫡母誤自趙岐沿於孔疏明初大明令載庶子爲其所生母齊衰期注曰謂嫡母在室者後孝慈錄成益定制讀自製序文眞有冠履倒置之歎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問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傳爲之請數月之喪陳氏暘謂王子所生之母死厭於嫡母而不敢終喪古人之於嫡庶若是其嚴乎曰陳氏之說本於趙邠卿謂王之庶夫人死迫於嫡夫人不得行喪親之數其實不然也禮家無二尊故有厭降之義父卒爲母齊衰三年而父在則期厭於父也禮尊君而卑臣亦有厭降之義天子諸

侯絕旁期大夫降故士之庶子父在爲其母大功公子父在爲其母無服厭於尊也儀禮喪服記公子爲其母練冠麻麻衣縓緣既葬除之傳曰何以不在五服之中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大功章公之庶昆弟爲其母傳謂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伸母之服不言厭於父之餘尊不得過大功蓋公之庶子雖父已先卒猶厭於父尊不得伸母之服不言厭於嫡母也公羊傳母以子貴故春秋於成風敬嬴定姒齊歸之薨葬曰夫人曰小君成其爲君母也惟嫡母在則不得伸其母然則天子諸侯爲其生母謂厭於嫡母不可也　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不爲者也注孟子曰如是王子欲終服其子禮而不能者也加益一日則愈於止況數月乎所謂不當者謂無禁自欲短之故譏之疏注王子至譏之○正義曰喪服傳云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期者父在爲母此子之禮也今公子厭於父爲其母練冠麻麻衣縓緣既葬除之注云諸侯之妾貴者視卿賤者視大夫皆三月而葬然則僤喪三月視期少九月是不能終子禮也其傳請數月之喪蓋卽此三月既葬而除之喪數月者三月也公子厭於父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則君於庶夫人無一日之喪者也則公子亦宜不敢有一日之喪然制禮者權情度義不奪其母子之恩故爲制此三月之服乃雖有此制必請之於君僤喪卽此君出此僤所以爲之請也請之蓋舊例如此若本無數月之喪之制安容妄請乎若依君所不服子不敢服之例則當已而得有此推恩三月之禮是加於已故云雖加一日愈於已若無此制孟子豈如是言乎夫以當已之喪而尚加三月以伸母子之恩而三年之喪降而爲期何以伸孝子之志同一愈於此爲有所禁而加彼爲無所禁而短或得或失不待智者知之矣

章指言禮斷三年孝者欲益富貴怠厭思滅其日君子正言不可阿情丑欲慕之故譬以紾兄徐徐也疏禮斷三年○正義曰禮記三年問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注教民之道有五品有如時雨化之者注教之漸漬而沾洽也有成德者有達財者有答問者有私淑艾者注私獨淑善艾治也君子獨善其身人法其仁

此亦與敎法之道無差也（疏）注私獨至差也○正義曰呂氏春秋孝行篇身者非其私有也高誘注云私猶獨也書堯典烝烝乂史記五帝本紀作烝烝治是乂即治也洪範茶作肅從作乂詩小雅小旻篇云或肅或艾是艾即乂也君子獨善其身原未施敎於人但人以其仁爲法即不異親受其敎趙氏以獨善解私淑則私淑指獨善其身之人艾字指人之法其仁以自治接離婁下篇云子未得爲孔子徒也子私淑諸人也趙氏以爲我私善之於賢人則私淑屬法其仁之人與此注義異然私淑艾三字殊不易達國策秦策賞不私親近注云私猶曲也楚辭離騷皇天無阿私兮王逸注云竊愛爲私曲竊皆不直之義也說文又部云叔拾也從又赤聲次南人名收芣爲叔又手也叔从又故爲拾取之正訓毛詩幽風七月九月叔苴傳云叔拾也是也叔與叔通詩陳風彼美叔姬釋文云本亦作淑詩周南葛覃是刈是濩釋文云刈本又作艾韓詩云刈取也禮記祭統草艾則墨注云草艾謂艾取草也是艾之義爲取與叔之義爲拾同蓋私淑諸人即私拾諸人也淑艾二字義相曼私淑艾者即私拾取也親爲門徒面相授受直也未得爲孔子之徒而拾取於相傳之人故爲私私淑猶云竊取也彼言私淑諸人不必又曼艾字其義自足此曼艾字以足其句其實私淑艾猶私淑也德恐其惑而不定故成之財才也才恐其滯而不通故達之義易明故趙氏不注音義云陸云達財周

恤之一本說云以有善才就開其性理也開其善才此正義也轉附諸後而取陸之說陸直以財爲貨財全不知古人六書通借之學鄙不足議況淑之爲叔拾乎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敎也（注）申言之孟子貴重此敎之道

章指言敎人之術莫善五者養育英才君子所珍聖所不倦其惟誨人乎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日孳孳也（注）丑以爲聖人之道大高遠將若登天人不能及也何不少近人情令彼凡人可庶幾使日孳孳自勉也（疏）注可庶幾使日孳孳自勉也○正義曰說文子部云孳孳汲汲也又支部云孜孜汲汲也周書曰孜孜無怠孜孳二字古多通用前孳孳爲善者音義引張云與孜孜同古字通用下文即指此章也自勉與無怠義亦相近僞孔尚書傳云孳孳勸勉不怠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問顏子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

在後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日孳孳也今謂人倫日用舉凡出於身者謂之道但就此求之得其不易之則可矣何以茫然無據又若是哉曰若孟子言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謂人人由之如爲君而行君之事爲臣而行臣之事爲父爲子而行父之事行子之事皆所謂道也君不止於仁臣不止於敬則父道失子不止於孝則子道失然則盡君道臣道父道子道非智仁勇不能也質言之曰達道曰達德精言之則全乎智仁勇者其盡君道臣道父道子道舉其事而亦不過謂之道故中庸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極言乎道之大如是豈出人倫日用之外哉以至道歸之至德之人豈下學所易窺測哉今以學於聖人者視聖人之語言行事循學奕於奕秋者莫能測奕秋之巧也莫能盡幾及之也顏子之言又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中庸詳舉其目曰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而終之曰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强蓋循此道以至乎聖人之道實循此道矣雖日增其智日增其仁日增其勇也將使智仁勇齊乎聖人其日增也有難有易譬之學一技一能其始日異而月不同久之人不見其進矣又久之已亦覺不復能進矣人雖以國工許之而自知未至也顏子所以言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此

顏子之所至也李氏光地榕村藏稿云丑非欲孟子貶其高美欲孟子使已幾及其高美耳又非以其立教之高而謂如天不可幾及至之無期如天之不可幾及耳故孟子告之云云　孟子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彀率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注大匠不爲新學拙射者變其彀率故爲之改鑿廢繩墨之正也羿不爲新學拙工改廢繩墨之法也彀弩張嚮表率之正體望之極思用巧之時不可變也君子謂於射則引弓彀弩而不發以待彀偶也於道則中道德之中不以學者不能故卑下其道將以須於能者往取之也疏注彀弩至取之也○正義曰告子上篇必志於彀注云彀張也張弩向的準率之正體以張弩向的者用思專時也此云弩張向表體謂正鵠之體表即標也周禮夏官射人注云考工梓人職曰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五采之侯即五正之侯正之言正也射者內志正則能中焉畫五正之侯中朱次白次蒼次黃

須天作高山箋云卓爾與天合其德丁氏之說擬不於倫趙氏以君子於射喻君子於道引而不發以待其偶中道而立以待其從雖以彀弩釋引弓與上變彀率意不同也

章指言曲高和寡道大難追然而履正者不枉執德者不回

故曰人能宏道丑欲下之非也疏曲高和寡○正義曰新序宋玉對楚威王曰其曲彌高其和彌寡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注殉從也疏○注殉從○正義曰文選通幽賦豈余身之足殉兮注引項岱云殉從也史記屈原賈生傳貪夫殉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勢利者亡身從物謂之殉莊子駢拇云小人則以身殉利釋文引崔注云殺身從之曰殉

章指言窮達卷舒屈伸異變變流從顧守者所慎故曰金石

天下無道道不得行以身從道守道而隱不聞以正道從俗

天下有道得行王政道從身施功實也

平人者也注殉從也疏○注殉從○正義曰文選通幽賦豈余身之足殉兮注引項岱云殉從也史記屈原賈生傳貪夫殉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勢利者亡身從物謂之殉莊子駢拇云小人則以身殉利釋文引崔注云殺身從之曰殉

章指言窮達卷舒屈伸異變變流從顧守者所慎故曰金石

元居外三正損元黃二正去白蒼而畫以朱緣畫此五采以爲標識即以爲法率故趙氏以表釋率而以爲正體也小雅賓之初筵發彼有的毛傳以質釋的禮記射義注以所射之識釋的所射之識猶云標也望之極思用巧之時即所謂用思專時也按禮記緇衣引太甲曰若虞機張往省括於厥度則釋注云機弩牙也度謂所擬射也虞人之射禽弩已張於機間視括與所射參相得乃後釋弦發矢機張即孟子所謂彀也淮南子覽冥訓云以治日月之行律高誘注云律度也律與率同行度可云行率則孟子所云率正即省括於度之度也繩墨兩事彀謂張弩率謂省括於度趙氏言極思用巧即是省而率則不必專指正之體耳音義云丁云率循也謂彀張其弩又當循其射道令必中於表陸云率法也躍如心願中也能者從之當勤求也則讀爲律丁訓爲律訓法近是矣說文弓部云引闓弓而射高誘注云引張弓也引爲張弓引弓不發即猶張弩不發故云引弓以待彀之偶爾雅釋詁云偶合也故趙氏即以彀弩釋引弓也淮南子說林訓引弓而射參相得也淮南子覽冥訓云躍如猶如卓爾陸云躍如心願發以待彀之偶爾雅釋詁云偶合也謂所張之彀合乎所擬之率則釋之乃必中也待其合而後發故不遽發者必願中也躍如猶云躍躍爾雅釋訓躍躍迅也釋詁云迅疾也言手雖不發心則躍躍疾去也論語子罕篇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鄭氏注云卓爾絕望之辭詩周

獨止不殉人也（疏）金石獨止○正義曰說苑說叢篇云水浮萬物玉石留止

公都子曰滕吏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注）滕更滕君之弟來學於孟子者也言國君之弟而樂在門人中宜答見

禮而夫子不答何也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勳勞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注）挾挾也接已之貴勢接已之有賢才接已長老接已嘗有功勞之

恩接已與師有故舊之好凡恃此五者而以學問望師之待以異意而敎之皆所不當答滕更有二焉接貴接賢故不答矣（疏）注挾接也○正義曰說文手部云挾俾持也楚辭天問何馮弓挾矢王逸注云挾持也廣雅釋詁云接持也是挾與接義同也儀禮鄉射禮兼挾乘矢大射儀挾乘矢注並云方持弦矢曰挾古文挾皆作接是挾與接字通也挾爲俾持接爲方持義有不同而年左傳以持其世而已釋文云持本作恃莊子徐無鬼恃源而往者也釋文云恃本亦作持持恃同聲義通挾之爲持即爲恃故趙氏既以接釋挾又云恃此五者挾貴挾賢挾長挾有勳勞挾故即恃貴恃賢恃長恃有勳勞恃故亦即恃貴恃賢恃長恃有勳勞恃故也

章指言學尚虛已師誨貴平是以滕更恃二孟子弗應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其進銳者其退速（注）已棄也於義所不當棄而棄之則不可所以不可而棄之使無罪者咸恐懼也於義當厚而反薄之何不薄也不憂見薄者亦皆不自安矣不審察人而過進不肖越其倫悔而退之必速矣當翔而後集慎矣如之何（疏）注已棄至恐懼○正義曰論語公冶長篇三已之對上三仕則已爲罷黜昭公二十九年左傳水官棄矣杜預注云棄廢也是已即棄也趙氏以無罪而黜則凡仕者皆自危故云使無罪者咸恐懼也○注於義當厚至安矣○正義曰何不薄猶云何人不爲所薄素與親厚者本不憂其薄今見其自薄於所當厚則人人不安而親厚不可恃也○注不審至之何○正義曰

莊子天下篇云銳則挫矣郭象注云進躁無崖爲銳進之太過故以過進解其進銳也越其倫即卑踰尊疏踰戚故引翔而後集與梁惠王下篇故國章章指同論衡狀留篇云呂望之徒白首乃顯百里奚之知明於黃髮深爲國謀因爲王輔皆夫沉重難進之人也輕躁早成禍害暴疾故曰其進銳者退速後漢書李固傳陽嘉二年固對策云先帝寵遇閻氏位號太疾故其受禍曾不旋時老子曰其進銳其退速也李賢注云案孟子有此文謝承書亦云孟子而續漢書復云老子按李固自是引孟子宜以謝承書爲是范蔚宗本司馬彪之誤爲老子耳老子無此文也趙氏注義與王充李固同然則漢時解孟子此文皆以刑用人言趙氏蓋有所自也

章指言賞僭及淫刑濫傷善不僭不濫詩人所紀是以季文

三思何後之有〔疏〕賞僭至所紀○正義曰襄公二十六年蔡聲子謂楚子木曰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說苑善說篇云晉詠羊舌虎叔向爲之奴祁奚見范宣子曰善爲國者云云文與此同荀子君臣篇作賞僭則利及淫人刑濫則害及君子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注〕物謂凡物可以養人者

也當愛育之而不如人仁若犧牲不得不殺也〔疏〕注物謂至殺也○正義曰周禮天官宰夫凡失財用物辟名也注云物畜獸也說文牛部云物萬物也牛爲大物故從牛勿聲下言犧牲則物可以養人謂六畜牛羊之類也禮記樂記云仁以愛之荀子大略篇云仁愛也故親親韓詩外傳云愛由情出謂之仁說苑說叢云愛施者仁之端也是愛與仁義亦通故廣雅釋詁云愛仁也此云愛之而弗仁是仁與愛別蓋有愛物之愛有愛人之愛愛人之愛則謂之仁春秋繁露仁義法云愛在人謂之仁愛在人乃謂之仁然則愛在物不謂之仁矣愛物者第養育之不同於愛人之爲仁故云當愛育之不如人仁禮記祭義云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犧牲祭牲必於是取之天官庖人辨六畜之名物注云六畜六牲也始養之曰畜將用之曰牲是犧牲先養育之而後殺也

仁之而弗親注臨民以非己族類故不得與親同也〔疏〕注臨民至同也○正義曰說文人部云仁親也親也親即是仁而仁不盡於親仁之在族類者爲親其普施於民者通謂之仁而已仁之言人也稱仁以別於物親親之言親也稱親以別於疏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注〕先親

其親戚然後仁民仁民然後愛物用恩之次也疏親親至愛物○正義曰程氏瑤田通藝錄論學小記云人有恆言輒曰一公無私此非過公之言不及公之義也此一視同仁愛無差等之教也其端生於意必固我而其弊極於父讓子證其心則陷於欲博大公之名天下之人皆枉己以行其私矣而此一人也獨能一公而無私果且無私乎聖人之所難若人之所易果且易人之所難乎果且得謂之公乎公也者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有自然之施爲自然之界限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時而子私其父時而弟私其兄自人視之若無不行其私者事事生分別也人人生分別也無他愛之必不能無差等而仁之必不能一視也此之謂公也非一公無私之謂也儀禮喪服傳之言昆弟也曰昆弟之道無分然而有分者則辟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其子孔子之言直躬也曰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皆言以私行其公是天理人情之至自然之施爲等級界限無意必因我於其中者也如其不私則所謂公者必不出於其心之誠然不誠則私焉而已矣或問第五倫曰公有私乎曰吾兄子嘗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夜不眠豈可謂無私乎嗚乎是乃所謂公也是父子相隱者之爲吾黨直躬也不博大公之名宏有營私之舉天不容僞故愚人于慮必有得焉誠而已矣

章指言君子布德各有所施事得其宜故謂之義也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爲務注知者知所務善也仁者務愛賢也疏注知者至賢也○正義曰說文力部云務趣也知所務知所當趣向也務愛賢以愛釋親宜急趣於愛賢也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注物事也堯舜不徧知百工之事不徧愛衆人先愛賢使治民不二三自往親加恩惠疏注物事至恩惠○正義曰物之爲事詳見前百工百官也急親賢爲務則知所當務即知急親賢也知急親賢因即以親賢爲務所以不必徧知百官之事不必自往加惠於民閭監毛三本二三自往作一一自往按二三猶云再三儀禮鄉射禮主人西面三拜衆賓注云三拜示徧也少牢饋食禮主人西面三拜蓩者注云三拜旅之示徧也二三自往不能二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注尚不能行三年之喪而復察緦麻

小功之禮放飯大飯也流歠長歠也齒決斷肉置其餘也於尊者前賜飯大飯長歠不敬之大者齒決小過耳言世之先務舍大譏小若此之類也疏注放飯至過耳○正義曰禮記曲禮毋放飯毋流歠又云濡肉齒決注云去手餘飯於器中人所穢大歠嫌欲疾決猶斷也乾肉堅宜用手孔氏正義云放飯者手就器中取飯飯若黏著手不得拂放本器中者去手餘飯於器中人所穢也當棄餘於簋無簋棄餘於會會謂簋蓋也毋流歠者謂開口大歠汁入口如水流則欲多而速是傷廉也濡肉齒決者濡溼也溼軟不可用手擘故用齒斷決而食之乾肉脯屬也堅朋不可齒決斷之故須用手擘而食之按趙氏以流歠為長歠與鄭同而以放飯為大飯與鄭異大飯猶長歠也呂氏春秋審分篇無使放陸高誘注云放縱也又適威篇故流於統注云流放也是放飯猶流歠也流歠也蓋歠歠之也則飯飯之也流歠禽注引張揖云流離放散也謂流離而歠之放飯謂放縱而飯之以孟子證曲禮則飯讀飯黍飯殽飯疏食之飯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飯食也食也者謂食之也此飯之本義也引申之所食為飯今人於本義讀上聲於引申之義讀去聲古無是分別也然則鄭云去手餘飯則以飯為所食之飯即指饋餽之拉與歠為不類而訓放為去去手之餘飯何以見其必為反本器設去之反於簋豆於會亦可云放飯也放不得專為反本器之稱則不如趙氏之義為的矣問無齒決者益食濡肉而以手決之責問其何以不齒決也

章指言振裘持領正羅維綱君子百行先務其崇是以堯舜親賢大化以隆道為要也疏振裘持領正羅維綱○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證云意林載桓譚新論云舉綱以綱千目皆張振裘持領萬毛自整趙氏正用其語

皇清經解　卷一千一百四十三終

嘉應李恒春舊校
番禺黎永椿新校

元庚申補刊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四十四　學海堂

孟子正義　江都焦孝廉循著

孟子卷第十四

盡心章句下　凡三十八章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注）梁魏都也以用也仁者用恩於所愛之臣民王政不偏普施德教所不親愛者并蒙其恩澤也用不仁之政加於所不親愛則有災傷加所愛之臣民亦并被其害惠王好戰殺人故孟子曰不仁哉（疏）注梁魏都也以用也○正義曰漢書地理志陳留郡浚儀故大梁魏惠王自安邑徙此應劭曰魏惠王自安邑徙此號曰梁按大梁爲魏都自惠王三十一年始自是惠王遂稱梁王焉說文已部云已用也已即以字公孫丑問曰何謂也（注）丑問

及所愛之狀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注〕孟子言惠王貪利鄰國之土地而戰其民死亡於野骨肉糜爛而不收兵大敗而欲復戰恐士卒少不能用勝故復驅其所愛近臣及子弟而以殉之殉從也所愛從其所不愛而往趨死亡故曰及其所愛也東敗於齊長子死焉〔疏〕○正義曰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糜爛也孟子盡心篇糜爛其民而戰之越語靡王躬身韋昭注云靡損也靡並通楚辭招魂麋散而不可止些王逸注云麋碎也九歎名靡散而不彰注云靡散消滅也並與麋散同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石部云碎糜也米部曰糜碎也二篆爲轉注糜各書假靡爲之孟子假糜爲之碎者破也糜者破之甚也王逸注離騷瓊靡云糜屑也糜即糜字廣雅糜糜爛也即說文之糜碎也凡言粉碎之義當作糜又云糜爛也古多假糜爲之糜訓糜爛義各有當矣孟子糜爛其民而戰之文選答客難至別糜耳皆用假借字耳李善注淮南子說山訓爛灰生蠅高誘注云爛灰米使糜爛也糜即粉此飯爲爛故糜即爛義與糜通也

章指言發政施仁一國被恩好戰輕民災及所親著此魏王以戒人君也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注〕春秋所載戰伐之事無應王義者也彼此相覺有善惡耳孔子舉豪毛之善貶纖介之惡故皆錄之於春秋也上伐下謂之征諸侯敵國不得相征五霸之世諸侯相征於三王之法不得其正者也〔疏〕春秋至有之矣○正義曰春秋繁露竹林篇云春秋之法凶年不脩舊意在無苦民爾苦民尚惡之況傷民乎傷民尚痛之況役民乎凶年脩舊則譏造邑則譏是害民之小者惡之小也害民之大也今戰伐之於民其爲害幾何考意而觀指則春秋之所惡者不任德而任力驅民而殘賊

之其所好者設而勿用仁義以服之也詩云弛其文德洽此四國此春秋之所甚善也夫德不足以親近而文不足以來遠而斷斷以戰伐爲之者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義也又云春秋愛人而戰者殺人君子奚說善殺其所愛哉故春秋之於偏戰也比之詐戰則謂之義比之不戰則謂之不義義之中有義義之中有不義辭不能及皆在於指非精心達思者其孰能知之此即發明孟子無義戰之義也萬氏斯大學春秋隨筆云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皆御世之權其足以取威制勝使人懾服而屈從之尤莫如征伐故欲知春秋大勢若當於諸國之侵伐觀之據公羊傳例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衆稱師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衆稱師師書其重者以是攷之經傳終春秋惟魯君將稱公諱之或稱師稱及大夫將稱氏名微者不言將列國之師自隱至文君將也稱曾咯之或稱師稱人大夫將悉稱師稱人無有書氏名者大夫將書氏名自文三年晉陽處父伐楚救江始竊疑公羊例未合王氏氏沿曰處父書氏名者政在諸侯則大夫皆稱人政在大夫故稱氏名以罪之甚者也故始之也陳君舉亦董易軍班今救江而伐楚專之甚者也故始之也陳君舉亦曰大夫帥師於是始大夫始强也趙子常因二說而通之曰公羊之例當時史法也夫子脩春秋征伐自諸侯出則君將稱君大夫將稱人治在諸侯也征伐在大夫則大夫將稱大夫治在大夫也惟內大夫悉從其恆稱以見實也於乎可謂

盡發不傳之秘矣益史官有一定之法夫子有筆削之權史法以徵事實筆削則顯世變執事以讀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天下大勢瞭然於心目間矣內大夫何以悉稱氏名春秋魯史也春秋無義戰敵國不相征凡書侵伐皆罪也滅人遷取罪之尤者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古者王巡守大司馬起師合軍以從於是救無辜伐有辠所以威天下而行其禁令焉環人掌四方之故揚軍旅降圍邑而九伐之法賊賢害民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是故伐也侵也圍也救也皆王者之師不虐五教不伐樹木不焚室屋不取六畜兵之來也除民之讐順天之道而已公羊曰精者曰伐粗者曰侵輕者襲鐘鼓曰伐無者曰侵輕者襲鐘鼓言其器也精粗言其情也獨穀梁曰苞人民殿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不義孰甚焉此春秋之侵伐豈王者之師哉要而論之大曰伐小曰侵侵之輕且密者曰襲遲曰圍急曰救故伐者伐其君侵者侵其地襲則撟之圍則合之救則分之行師之道備矣周室既卑征伐不出乎天子皆出自諸侯及其大夫故春秋無義戰莫如莊六年王人救衞爲尤甚先是宋公不王諸侯以王命討之故公會齊侯於防而謀伐宋其不會王命者蔡人衞人陳人從王伐鄭則諸侯人臣人而已及鄭伯不朝蔡人衞人陳人從王伐鄭則諸侯猶知有王命也陳蔡鄰於楚楚之屬國是時楚方平漢陽未暇謀中夏故陳蔡猶得從王君子以爲近正及桓十六年衞侯朔出奔齊公羊以爲得罪於天子故稱名以絕之則似未

得其實盖宣公殺急子壽子皆朔構而殺之故國人怨朔而
悲二子遂出朔而立公子黔牟者衛之左右二公子也未聞有天王之
命如其然則五國共伐衛而納朔王人何爲獨救黔牟明黔
牟乃王命立之五國逆王命而王人救衛則王人夷於齊人而中國皆
邪義也諸侯伐衛而王人救無君故一出一入皆稱名一伐一救
戎翟矣君子傷諸夏之無君子哭者微之此天子之使也曷爲
皆稱人人諸侯者皐之人子之傳知之傳曰衛侯入放公子黔牟
微之以天王之使而不能救黔牟明黔牟乃王命立之五國逆王命
何以知王命立黔牟以左傳
於周不殺之而放之且放之
者周也故放之於周若曰以
十六年放於莊六年前後八
衛之叔武及公孫剽皆嘗在
曷爲獨闕黔牟諱之也諱有
三曰爲中國諱王人救衛未聞中國有一人
從王者君子恥之故春秋不
莊終於僖晉之霸始於僖終
戴維持皆齊桓晉文之力春秋實以二霸爲始終焉隱桓之
時互相侵伐者惟東諸侯而
二年蔡鄭會於鄧始懼楚楚
侯於沈鹿黃隨不會使人讓黃而伐隨始開百濮之地由是

南諸侯皆服於楚其子熊貲是爲文王當魯莊之十年始敗
蔡師於莘蔡本東諸侯至是始屬楚而楚遂有虎視中原之
志十五年齊始霸十六年同盟於幽始與鄭成而荊伐鄭益
楚與中原爭鄭自此始楚成王時令尹子文當國楚益盛僖
元年荊始改號爲楚楚自元年至四年楚人再伐鄭一侵鄭鄭
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則齊桓實能以德
綏之也自荊敗蔡師於莘惟十三年蔡人與於北杏之會自
是會盟征伐蔡皆不與焉益役屬於楚負楚之固而不服於
齊故僖四年齊桓會七國之師侵蔡所謂負固不服則侵之
也說者謂潛師掠境曰侵失之矣會而侵則非潛師矣侵而
潰則非掠境也欲伐乃侵先潰蔡既侵遂伐卒帖荊自此至
十五年楚人一滅弦一圍許一伐黃一伐徐一敗徐其氣未
息烏在其能帖荊哉帖荊者以其不復能爭鄭也且齊桓之
於楚以文服以力服召陵之役雖以兵車而不傷一卒不折
一矢無異衣裳之會故春秋善之莊三十年齊人伐山戎是
時戎翟並興中國不絕若綫齊方救邢成衛奔命不遑山戎
病燕猶邢衛也邢衛近而燕遠豈以其遠而棄之桓公內無
因國外無從諸侯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危之乎抑貶之乎
曰否善之也善之則曷爲稱人稱人者以桓公能急人之急
病人之病故輕千里而不愛一身齊侯來獻戎捷禮與曰禮
也左氏曷爲謂之非禮左氏言當獻於王不當獻於魯獻於
王不書獻於魯則書曰來獻尊宗國也穀梁子曰軍得曰捷

戎掟者戎菽也周書王會有山戎出冬蔥與戎菽布之天下桓公以此遺魯而尊之曰獻猶曲禮曰獻粟獻米云爾齊桓翌而楚氏益熾敗宋伐陳而魯衛亦靡然從之僖二十七年遂合陳蔡鄭許以圍宋而晉文勃興釋宋圍而敗楚師於城濮由是楚氣息矣君子謂晉文之功大於齊桓然齊桓以德諸侯愛之晉文以力諸侯畏之自是楚不敢復爭鄭者十有五年秦晉搆兵始於殽之戰其後兵連不息報復無常而秦遂合於狄秦而微晉交譏之與晉爭申原者楚也秦晉甥舅之國城濮之戰秦有功焉合秦以敵楚文公之善謀也且晉不敗秦何害於霸而汲汲焉背殯而要秦於險君子是以貶晉襄公春秋諸儒以秦誓編於書故盛稱穆公之德而春秋獨於秦穆無善辭學者疑之秦用孟明所謂仡仡勇夫也既喪師於殽匹馬隻輪無反仍不悔過甫及三年復以憤兵而敗於彭衙秦穆誠能詢茲黃髮焉用此仡仡勇夫而大辱國哉故君子有取於秦誓所謂不以人廢言而春秋以其言行不相顧安見其尊秦也令狐之役曲在晉厲公以秦為狄矣益自殽之戰秦穆之將春秋不書爵不稱人直以秦晉者惟楚於是遏楚囚鬬克歸楚毒晉尤深思天下可以敵晉旋遣楚囚誠所謂令之謀人姑將求成共謀伐晉始作秦誓旋遣楚囚誠所謂令之謀人姑將以為親者其心忌克惟圖報復而已秦楚合而晉霸少衰矣

及晉厲公立合諸侯伐秦且先使呂相絕秦是時秦桓與晉厲既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故聲其舅以討之於是諸侯朝王仍自京師從劉康公成肅公伐秦君子謂是師也名之正辭之順春秋書之特詳明與厲公以復霸也故吾謂厲公非無道之主以此其後悼公三駕伐鄭而楚不能復救鄭遂屬晉襄十四年晉悼伐秦械林之役遷延而退為諸侯笑遠不如晉厲隧之師諸侯皆睦於晉春秋諸儒褒悼而貶厲非公論也○注孔子至秋也○正義曰春秋繁露王道篇云春秋紀纖芥之失反之王道說苑至公篇云夫子行說七十諸侯無定處意欲使天下之民各得其所而道不行退而脩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人事挾王道備精和聖制上通於天而麟至

章指言春秋撥亂時多爭戰事實違禮以文反正征伐誅討不自王命故曰無義戰也

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至反正○正義曰哀公十四年公羊傳云君子曷為為春秋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

之
法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注書尚書經有所美言事或過若康誥曰冒聞於上帝甫刑曰帝清問下民梓材曰欲至于萬年又曰子子孫孫永保民人不能聞天天不能問民萬年永保皆不可得爲書豈可案文而皆信之哉武成逸書之篇名言武王誅紂戰鬬殺人血流舂杵孟子言武王以至仁伐至不仁殷人簞食壺漿而迎其師何乃至於血流漂杵乎故吾取武成兩三簡策可用者耳其過辭則不取也〔疏〕注書尚至信之哉○正義曰書者文字之名也周禮地官大司徒六藝禮樂射御書數此書即保氏六書於是凡典籍統謂之書論衡正說篇云五經總名爲書是也禮記經解以詩教書教樂教禮教春秋教並稱此書專指尚書趙氏以上言書下言武成故知書尚書也尚書在孟子時有百篇舉武成以爲例所言盡信書則不如無書非專指武成而言故趙氏廣而推之康誥甫刑梓材諸篇也康誥云惟時怙冒聞於上帝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冒聞於上帝爲句古讀也趙氏注孟子吾於武成簡引此君奭篇亦有此句則知古有此語矣冒有上進意故云冒聞也春官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鄭司農云上帝元天也聞於上帝即是聞於天故云人不能聞天甫刑即呂刑呂之稱甫猶唐之稱晉也呂刑云皇帝清問下民鄭氏注云皇帝清問以下乃說堯事惠氏棟九經古義云王伯厚曰皇帝始見於呂刑趙岐注孟引甫刑曰帝清問下民棟按孔傳云君帝堯也是孔氏本作君帝謹按孔傳以君天也趙氏所見呂刑無皇字固矣益趙氏讀帝清二字相連帝爲王天下之名而古亦稱天爲帝文選吳都賦迴曜靈於太清劉逵注云太清謂天也嘯賦亦云飄遊雲於太清益趙氏以帝清猶太清單稱帝不必是天稱帝清則必非天子故以帝清問下民爲天問民也閻氏若璩云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無皇字按無者是因學紀聞所引正同按閩監毛三本增皇字因又增云天子不能問於民而諸本亦無子字且天子問民何不能也梓材云欲至於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

保民○注武成至取也○正義曰書序云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鄭氏注云著武道至此而成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孔壁所得眞古文本有武成因其不列學官藏在秘府故謂之逸書建武是光武帝紀年武成至此時又亡其逸文殘缺者僅存八十二字見漢書律麻志又後辨云梅賾謂趙岐孟子盡信書一章注云云平正無碍甚得孟子口氣而晚出武成則言前徒倒戈攻於後以北血流漂杵是紂衆自殺之血非武王殺之血其言可謂巧矣然孟子非不通文義之人何至讀書誤認紂衆自殺以爲武王虐殺哉竊設梅賾見荀子儒效篇成相篇史記殷本紀淮南子泰族訓劉向列女傳嬖嬖傳常璩華陽國志巴志篇非盡出妄造孟子在魏晉間不甚重不過諸子中之一耳縱錯會經文亦何損而武王之爲仁人爲王者師甚著豈不可力爲回護去其虐殺以全吾經此則作僞者之微意耳但孟子親見百篇尚書必不誤認王充論衡語增篇云察武成之篇牧野之戰血流浮杵武成亡於建武之際仲任猶及見之詳其意彼眞本武成必不以倒戈事與流杵事爲一益此語自是兩敵相爭描摹至此若徒黨自相翦屠何必加以此語故駁出武成雖駁與孟子違而猶陰爲孟子地孔傳云血流漂舂杵其之言非含不可盡信之意乎賈誼過秦論云秦追亡逐北流血漂鹵戰國策言武安君與韓魏戰伊闕流血漂鹵此等爲殺人多之恒辭故孟子特爲武王辨按論衡藝增篇云夫武成之篇言武王伐紂血流浮杵助戰者多故至血流如此皆欲紂之亡也土崩瓦解安肯戰乎武成言血流浮杵亦太過焉死者血流安能浮杵按武王伐紂於牧之野河北地高壤靡不乾燥兵頓血流輒燥入土安得杵而浮且周殷士卒皆賓盛糧或作乾糧無杵臼之事安得杵而浮之言血流杵欲言誅紂惟兵頓士傷故至浮杵是杵爲杵臼之杵故趙氏言血流舂杵說文木部云杵舂杵也

章指言文之有美過實聖人不改錄其意也非獨書云詩亦有言嵩高極天則百斯男亦已過矣(疏)嵩高極天則百斯男○正義曰莊公四年公羊傳云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百世可也何休注云百世大言之耳猶詩云嵩高維嶽峻極于天君子萬年毛詩大雅思齊篇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傳云太姒十子衆妾則宜百子也然則文王宜有百子故周南麟趾亦美后妃不妒忌而子孫衆多此與百世不同李樗詩經講義云詩中言多則曰則百斯男言少則曰庶有子遺言廣則曰曰辟國百里言狹則曰一葦杭之皆甚辭也是又因趙氏章指推言之耳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罪也國君好仁天下無

敵焉南面而征北夷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爲後我（注）此
人欲勸諸侯以攻戰也故謂之有罪好仁無敵四夷怨望遲
願見征何爲後我已說於上篇（疏）北夷○正義曰宋本孔本
狄石經此字漫漶案爲韓本同閩監毛三本夷作
疏引作北夷是也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
千人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爲
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注）革車兵車也虎賁武士爲小
臣者也書云虎賁贅衣趣馬小尹三百兩三百乘也武王令
殷人曰無驚畏我來安止爾也百姓歸周若崩厥角額角犀
厥地稽首拜命亦以首至地也各欲令武王來征己之國安
用善戰陳者（疏）注革車至乘也○正義曰禮記明堂位革車
路以即戎是也夏官有虎賁氏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
虎士八百人注云虎士徒之選有勇力者趙氏謂武士爲小

臣引書立政證之益立政言亦越文王武王則此虎賁爲文
武時官於武王伐殷時較切周禮則爲天子後所制矣周氏
用錫尚書證義云顧命狄設綴衣正義云綴衣是繡屏之類
以周禮考之即幕人掌帷幄虎賁司宿衛皆左右親
近者也以勇力爲左右近臣故云武士爲小臣者也贅衣立
政作綴衣綴贅古字通也毛詩召南鵲巢百兩御之傳云百
兩百乘也孔氏正義云謂之兩者風俗通以爲車有兩輪馬
有四匹故車稱兩馬稱匹書序云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
百人與受戰於牧野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虎賁言猛怒
如虎之奔赴也三百人當爲三千人孟子曰武王之伐殷也
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司馬法曰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
十人樂記曰虎賁之士說劒然則虎賁士也一乘十人三百
兩則三千人矣翟氏灝考異云書牧誓序武王戎車三百兩
虎賁三百人風俗通義皇霸篇引書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
八百人墨子明鬼篇武王以擇車百兩虎賁之卒四百人周
書克殷解周車三百五十乘陳於牧野既以虎賁戎車馳商
師商師大敗孔晁注云戎車三百五十乘則有虎賁三千五
百人按每車一兩當有虎賁十人孟子言自無誤諸書未可
信也戰國策蘇秦說魏曰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斬紂
於牧又說趙曰武王之卒不過三千人車不過三百乘而爲
天子呂氏春秋仲秋紀武王虎賁三千人簡車三百乘以要
甲子之戰言皆與孟子合周氏柄中辨正云有兩司馬法一

云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一云成出一乘甲士十人步卒二十人孔仲達成元年邱甲正義云一士二徒者鄉遂之兵一士二十四徒者都鄙之兵古者天子用兵先用六鄉六鄉不足取都鄙及諸侯若諸侯出兵先盡三鄉三鄉不足然後總徵境內由此推之武王所用正是鄉遂之兵呂氏春秋云武王革車三百甲卒三千征敵破衆韓非子云武王將素甲三千領與紂戰虎賁安知不指戰士言或謂據周禮虎賁非甲士必以虎賁配一車則書序是孟子非矣愚謂周禮虎賁不離王之先後又豈以一人配一車而戰者邪○注武王至地也○正義曰武王之言必由傳命宣喻之故云令也廣雅釋詁云畏懼也易震象傳云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驚即恐懼也故以無畏爲無驚也毛詩周南葛覃歸寧父母傳云寧安也爾雅釋詁云安止也故以寧爾爲安止爾也漢書諸侯王表漢諸侯王厥角稽首應劭曰厥者頓也角者額角也稽首至地也邱遲與陳伯之書云朝鮮昌海蹶角受化李善注引孟子此文趙岐注云厥角叩頭以額角犀厥地也於此注增以也二字義尤明暢文選羽獵賦蹶浮麋應劭亦云蹶頓也是厥蹶古字通故李善直以厥角注蹶角然則厥角猶頓首故云厥地也釋名釋形體云角者生於額角也國語鄭語云惡角犀豐盈章昭注云角犀謂顏角有伏犀趙氏以額釋角又以犀申言之額犀二字皆釋角字也厥角是以角蹶地若崩者狀其厥之多而迅也白虎通云崩之言壞也山壞則自高僵伏於地毛詩小雅無羊云不騫不崩傳云崩羣疾也蓋一羣之羊全病僵伏不起詩人以山之壞狀之此殷民歸周以額角犀蹶地其狀若僵伏而加若崩二字極狀其人之衆多如山之下隆如羊之羣疾而僵伏方閒安爾之令俾然厥地其聲其狀可於若崩二字見之厥本又作屈屈其額角犀於地猝然下伏也既伏地又稽首拜命故云亦以首至地也音義云丁云額卽額字犀音西義與棲遲同息也久也字從尸下辛或作犀牛字誤也阮氏元校勘記云宋本孔本韓本犀作犀段玉裁云丁說殊誤字當作犀從牛圜語云角犀豐盈國策曰眉目準額犀角權衡偃月今人謂之天庭古謂之犀角相書云伏犀貫頂卽其理也按說文尸部犀犀遲也從尸辛聲爾雅釋詁云棲遲息也此丁氏所本然棲遲義爲遊息於此不切丁氏益不知厥卽蹶而以厥地爲其地故改犀爲犀而以爲止息其地也不知上云若崩下云稽首則一時衆聲之轟然而首之上下不已何止息之有丁氏之誤誠誤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厥發石也引申之凡有撅發皆曰厥山海經曰相柳之所抵厥郭云抵觸厥掘也孟子若嶢厥角稽首晉灼注漢書曰厥猶豎也卽頭則額角豎按厥角者謂額角如有所發角豎是也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應劭云厥者頓也晉灼云厥猶豎也二義小有不同應說近之○注各欲至之國○正

義曰廷虡云
毛本無各字

章指言民思明君若旱望雨以仁伐暴誰不欣喜是以殷民

厥角周師歌舞焉用善戰故云罪也〔疏〕周師歌舞○正義曰
考證云樂稽耀嘉曰武王興師誅商萬國咸喜軍渡孟津前
歌後舞克商之後民乃大安家給人足酌酒鬱鬯見藝文類
聚又蜀志先主謂龐德曰武王伐紂前歌後舞非仁者邪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注〕梓匠輪輿之功
能以規矩與人人之巧在心拙者雖得規矩不以成器也

章指言規矩之法喻若典禮人不志仁雖誦憲籍不能以善
善人脩道公輸守繩政成器美惟度是應得其理也〔疏〕雖誦
繩○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攷證云文子道德篇云守
其法籍行其憲令荀子儒效篇云守法數之有司大儒也
頌云離婁督
繩公輸剞鑿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爲天子也被袗衣
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注〕糗飯乾糒也袗畫也果侍也舜耕
陶之時飯糗茹草若將終身如是及爲天子被畫衣鼓琴二女
繡也鼓琴以協音律也以堯二女自侍亦不佚豫如固自當
有之也〔疏〕飯糗○正義曰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米部云
糗熬大豆與米也粉豆屑也周禮羞邊之實糗餌粉餈鄭司農云
之黏著以扮之耳按先鄭云熬大豆及米後鄭但云熬大豆
注內則又云擣熬穀不同者黍粱未麥皆可爲糗故或言大
豆以包米或言穀以包之耳按先鄭云熬米麥又非不可熬大
豆也熬者乾煎也乾煎者鬻也鬻米豆舂爲粉以扮餌餈之
上故曰糗餌粉餈鄭云擣粉之許但云熬不云擣粉者鄭釋
經故釋粉字之義許解字則糗但爲熬米麥必待臬之而後
成粉也粢謂時乃糗糧某氏云糗糒之糧孟子曰舜之飯糗
茹草趙云糗飯乾糒也左傳爲稻醴粱糗腐韜曰糗乾飯屑
也此皆謂熬穀米粉者也糒乾飯也釋名曰干飯飯而暴乾
之也周禮廩人注曰行道曰糧謂糒也止居曰食謂米也干
飯今多爲之者謹按說文鬲部云鬻熬也鬻尺沼切一切經

音義云炒古文鼜書燄取爇四形崔寔四民月令作炒然則爇
米麥即是炒豆炒米麥今農家米麥豆皆炒食米即謂之炒米豆
即謂之炒豆炒米可以沸水漬之當飯大麥小麥炒之又必
磨之爲屑用沸水和食謂之焦麪所謂糗也糒乃今之飯乾
與此不同而皆可爲行糧惟農食樸儉省蒸煮之費往往炒
米麥爲飯是則舜之飯糗耳○茄草○正義曰王氏念孫廣
雅疏證云方言茄食也吳越之間凡食飲食者謂之茄郭璞
注云今俗呼能麤食者爲茄按大雅烝民篇云柔則茄之剛
則吐之是食謂之茄也禮運云飲其血茄其毛孟子盡心篇
云飯糗茹草是食麤食者謂之茄也麤與疏義相近食麤食
之茄故食菜謂之茄食菜謂之茄故所食之菜亦謂
之茄莊子人間世篇不茄軍漢書董仲舒傳云食於合而茄
葵是食菜謂之茄也食貨志云菜茹有畦七發云秋黃之蘇
白露之茄是所食之菜亦謂之茄也茄草二字趙氏皆無訓
草者史記陳丞相世家云更以惡草具進楚使漢書音義云
草粗也索隱云戰國策云食馮諼以草具如淳云蔞草麤惡
之具也范睢列傳云使舍人下客之具草具謂麤食草菜之饌具也然則茄草猶云茹麤
矣○被袗衣鼓琴○正義曰任氏大椿深衣稱側云孟子被
袗衣鼓琴趙岐注袗畫也黼黻絺繡也夫鼓琴宴居時也舜
於養老朝燕僅服白布深衣而燕居則服黼黻絺繡非所以
明質故袗衣當非畫衣也史記堯乃賜舜絺衣與琴與舜被

袗衣鼓琴事適相會然則袗衣或即絺衣與賜予止用絺葛
布衣可知當時之質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袗非畫也義如
袗絺絡之袗史記本紀堯賜舜絺衣與琴是也孔氏任氏引
堯賜絺也得鼓琴者以堯賜琴舜賜絺衣故孟子謂之袗衣得被袗衣者以
女也以耕夫一旦膺天子之知賜賞若此明其榮顯也若徒
袗絺絡而鼓琴則不過習爲山人耳趙氏以袗衣黼黻絺繡
本尚書皋陶謨乃鄭氏讀絺爲黹此以絺繡爲袗絺絡之絺
與鄭氏異以袗訓畫則以繪與繡互見非袗有畫義也段氏
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衣部袗禪衣也一曰盛服袗或從辰
今本訓稠髮凡今聲字多爲濃重上林賦磐石袗崖孟康曰
袗衣也是袗與參稹字義同孟子被袗衣袗衣亦當謂盛服趙云畫衣者不得其說姑依皋陶謨作
繪言之耳錢氏大昕養新錄云錢塘梁侍講同書嘗告予云
古書袗訓單又訓同皆無盛服之意三國志魏文帝紀注有
云舜承堯禪被珍袨妻二女若固有之此必用孟子之文袗
衣當是珍袨也○二女果○正義曰臧氏琳經義雜記云說
文女部嫏姬也一曰女侍曰嫏讀若騶一曰若委從女果聲
孟軻曰舜爲天子二女嫏據此知孟子本作二女
嫏今作果者是嫏之省趙氏訓爲侍與說文合
章指言阨窮不憫貴而思降凡人所難虞舜所隆聖德所以

殊也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間耳(注)父仇不同天兄仇不同國以惡加人人必加之知其重也一間者我往

彼來間一人耳與自殺其親何異哉(疏)注父仇不同天兄仇不同國○正義曰大戴記曾子制言上云父母之讎不與同生兄弟之讎不與聚國禮記檀弓云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苫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鬬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鬬阮氏元曾子注釋云居仇之說檀弓曲禮周官地官調人及此曾子所言互有異同然周禮孔子曾子之言三者同義惟曲禮錯出不可從周禮調人云凡過而殺傷人以民成之凡和難父之仇辟諸海外兄弟之仇辟諸千里之外此專言過殺非本意殺故調人得以使之遠避平成之與孔曾所言有意辱殺之讎不同又調人曰凡殺人有反殺者使邦國交仇之者此言謀殺一人恐此人子弟報仇因復殺其子弟也又調人曰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勿仇仇之則死者

此謂殺其謀殺君父之人為義其殺人君父之人之父兄子弟不得再以此人為仇仇之則罪當死也故周禮與孔曾合以為不令者誤解之耳若曲禮言兄弟之仇不反兵交遊之仇不同國及公羊復百世之仇則太過不合聖賢之道矣趙氏言此者不同天不同國可知其必報故云以惡加人人必加之其情重大非可平成之者也剋子天瑞篇釋文云間隔也間一人猶云隔一人也翟氏灝考異云墨子兼愛篇我先從事乎惡人之親人能報我以愛利吾親乎必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也此言略與孟子言似之言大要在有無差等之別

章指言恕以行仁遠禍之端暴以殘民招咎之患是以君子好生惡殺反諸身也

孟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注)古之為關將以禦暴亂譏閉非常也今之為關反以征稅出入之人將以為暴虐之道也(疏)注譏閉非常也○正義曰周禮地官司關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

幾注云謂無租稅猶苛察不得令姦人出入幾即譏也易復象傳云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章指言脩理關梁譏而不征如以稅斂非其式程懼將爲暴故載之也〔疏〕脩理關梁○正義曰禮記月令季冬之月謹關殷則關但譏而不征雖不賦猶爲之禁不得非時取之也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注〕梁玉藻云年不順成關梁不租注云此周禮也

身不自履行道德而欲使人行道德雖妻子不肯行之言無所則效也使人不順其道理不能使妻子順之而況他人乎章指言率人之道躬行爲首論語曰其身不正雖令不從〔疏〕論語至不從○正義曰引論語在子路第十三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注〕周達於利營苟得之利而趨生雖凶年不能殺之周達於德身欲行之雖遭邪世不能亂其志也〔疏〕注周達○正義曰周有達言周流也易繫辭傳云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舟取義於周是周有達義也趙氏謂達義者劉熙釋名釋船云舟雖凶荒之年有心計足以趨生故不死不達於德則不能行達而行之則志定不爲邪世所亂近時通解周爲徧而謂積蓄無少置也積於利故不困於凶年積於德故不染於邪世

章指言務利蹈姦務德蹈仁舍生取義其道不均也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注〕好不朽之名者輕讓千乘子臧季札之儔是也誠非好名者爭簞食豆羹變色訟之致禍鄭子公染指甿羹之類是也〔疏〕注好不至儔是也○正義曰襄公二十四年左傳云范宣子曰古人有言死有不朽何謂也叔孫穆叔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陸賈新語輔政篇云功垂於無窮名傳於不朽故以好名爲好不朽之名諸本作伯夷季札之儔宋本作子臧季札之儔周氏廣業孟子古注攷云伯夷聖之清者豈好名之人晉孫盛泰伯孝廉孟子正義

三讓論云三以天下讓言非常讓若臧札之倫者也潘岳西征賦云臧札飄其高厲委曹吳而成節蓋季札自言願附子臧故後人每並稱之今依宋本史記吳世家云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餘昧次曰季札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於是乃立長子諸樊諸樊元年諸樊已除喪讓位季札季札謝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誰敢干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材願附於子臧之義吳人固立季札季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此子臧季札輕讓干乘之事也宜公四年左傳云楚人獻鼈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鼈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鼈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牛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譖子家懼而從之夏弒靈公是因飲食致禍也阮氏元校勘記云染指鼈羹之類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攷文古本鼈作魚音義出魚羹云左傳作鼈此則注文本用魚字改爲鼈非也錢氏大昕養新錄云孔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孟子亦惡人之不好名名謂不朽之名也不好名亦專於好利雖簞食豆羹且不能讓況千乘乎按明人陳子龍已云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非其人者謂非好名之人也如此解爲當

章指言廉貪相殊名亦卓異故聞伯夷之風懦夫有立志也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注不親信仁賢仁賢去之國無賢人則空虛也無禮義以正尊卑則上下之敘泯亂無善政以教人農時貢賦則不入故財用不足疏注不親信仁賢○正義曰不信則疑之不親信仁賢則疏之信遠言之○注則上下之敘泯亂○正義曰書呂刑云民興胥漸泯泯棼棼周書祭公解云汝無泯泯棼棼孔晁注云泯泯棼棼亂也泯亦訓滅毛詩大雅桑柔篇靡國不泯傳云泯滅也是也泯亂亦滅亂也爾雅釋詁云滅絕也釋水云正絕流曰亂是亂有絕義與滅同泯爲滅亦爲亂矣○注無善至不入○正義曰賦出於農不教人農時則田野荒蕪水旱無備故貢賦不入也

章指言親賢正禮明其五教爲政之源聖人以三者爲急也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注不

仁得國者若象封有庳叔鮮叔度封於管蔡以親親之恩而
得國也雖有誅亡其世有土丹朱商均天子元子以其不仁
天下不與故不得有天下也

章指言王者當天然後處之桀紂幽厲雖得猶失不以善終
不能世祀不爲得也〔疏〕王者當天○正義曰賈誼新書數寧
起自湯已下五百餘年〔疏〕篇云臣聞之自禹已下五百歲而湯
聖王不起何怪矣及秦始皇帝似是而卒非也終於無狀及
今天下集於陛下臣觀寬大知通竊曰是以掺亂業握危勢
若今之賢也明通以足天紀又當天接趙氏於不仁得天下
前舉丹朱商均此舉桀紂幽厲皆非得天下之人似乎所引
未切矣觀此云雖得猶失不以善終云云雖承桀紂幽厲實
指后羿新莽一流益是時曹操儼然無人臣之節趙氏屬意
荊州此數語實指操而言於不仁得國取象及管蔡皆宗室
同姓之得國者益當時如袁紹公孫瓚皆不仁得國者也故
有所忌諱不言異姓也玩其取賈子當天二字圈以此似是
而非者終於無狀而謬托丹朱商均桀紂幽厲實以秦皇
斥操耳而亦有所忌諱不明言之也知人論世表而出之

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爲天子〔注〕
君輕於社稷社稷輕於民邱十六井也天下邱民皆樂其政
則爲天子殷湯周文是也〔疏〕注邱十六井也○正義曰周禮
邑四邑爲邱一邑四井四井四邑故爲十六井然則邱民猶言邑
民鄉民國民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邱衆也孟子盡心篇
得乎邱民而爲天子莊子則陽篇云邱里者合十姓百名云四邑爲邱邱聚也皆衆之義也得乎
天子爲諸侯〔注〕得天子之心封以爲諸侯得乎諸侯爲大夫
得諸侯之心封以爲大夫諸侯危社稷則變置〔注〕諸
侯爲危社稷之行則變更立賢諸侯也〔疏〕注諸侯至侯也○
正義曰孝經諸侯
章云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
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
能保其社稷反是則爲危社稷之行矣說文支部云變更也
呂氏春秋當務篇云而不可置妾之子高誘注云置立也則
變置即更立也犧牲既成粢盛既絜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

置社稷注犧牲已成肥腯稻粱已成絜精祭祀社稷常以春
秋之時然而其國有旱乾水溢之災則毀社稷而更置也疏
注犧牲至置也○正義曰犧牲貴肥腯故以肥腯爲成國語
周語祓除其心精也韋昭注云精潔也又楚語王帛爲二精
注云明潔爲精故以絜釋精禮記月令季冬之月命太史次
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寢廟之祀此社稷
用犧牲也郊特牲云唯社稷用絜盛所以報本反始也此
社稷用絜盛也白虎通社稷篇云祭社稷用三牲何重功故
也尚書曰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王制曰天子社稷皆
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何宗廟太牢所以廣孝道也社稷爲
報功諸侯一國所報者少故也又云歲再祭之何春求秋報
之義也故月令仲春之月擇元日命民社仲秋之月擇元日
命民社盧氏文弨校云今月令無仲秋之月擇元日命民社
之文而御覽五百三十二引禮記月令仲春仲秋皆有之並
注云賽秋成也元日秋分前後戊日陳祥道禮書云先王之
祭社稷春有祈秋有報孟冬大割祠春祈而歌載芟秋報而
歌良耜此祭之常者也上變置爲更立賢諸侯此變置社稷
亦是更立社稷以諸侯例之自是更立社稷之主故舊疏云
自顓頊以來用句龍爲社柱爲稷及湯之旱以棄易柱毛氏
奇齡四書賸言云自顓頊至周水旱不一而易祀者止一柱

似亦未可爲據者全氏祖望經史問答云當以疏說爲是蓋
古人之加罰於社稷者有三等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乃暫停
其祭是罰之輕者又甚則遷其壇壝之地罰稍重矣又甚則
更其配食之神罰最重然亦未嘗輕舉此禮蓋變置至神元
所關重大故自湯而後罕有行者嘗謂國家之有水旱原恃
乎我之所以格天者而未嘗以人聽於神陰陽不和五行失
序於是有恆雨恆暘之咎不應於社稷之神是咎且亦安知
社稷之神不將大有所懲創於國君而震動之使有以知命
之不常天之難諶而吾乃荒然於其警戒之所在反以人跋
扈之氣責報於天文過於已是取滅亡之道也乃若聖王則
有之聖王之於天地其德相參其道相配而其自反者已極
盡而無憾故湯之易稷是也夫天人一氣也在我非尸位則
在神爲溺職雖黜之非過矣但是可爲賢主道而不可爲慢
神之主道也魯穆公暴巫焚尪縣子尚以爲不可況其進於
此者疏說變置是也而未可輕言之也北夢瑣言載潭州馬
希聲以旱閉南嶽廟事可爲慢神之戒李陽冰令縮雲大旱
告於城隍之神五日不雨焚其廟此乃行古禮也及期雨合
霈足陽冰乃與耆老吏民自西谷遷廟於山巔以答神休此
蓋因前此焚廟之譏嫌其得罪於神而更新之不爲罰而爲
報是亦變通古禮而得之者左氏昭公十有七年鄭大旱使
屠擊等有事於桑山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事於山蕘山林
也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夫斬木是古禮亦變置之

意也子產以爲非者即未可輕言之意也雲漢之詩曰靡神不舉正與八蜡不通之說並行不悖未有毅然以廢絕明神自任者周氏柄中辨正云趙氏謂毀其社稷而更置之不言如何更置陳無已謂遷社稷壇壝於他處如句容有盜改置社稷穆而盜止下邳多盜遷社稷於南山之上盜亦衰息萬充宗則謂水旱之方就此方之社稷變其常祭以示滅殺如郊特牲所云年不順成八蜡不通穀梁所謂大祲之歲鬼神有禱無祀之意如陳說則古者立社必在庫門內夏左殷右周復左此一朝定制未聞有遷之他處者如萬說則與變置之字義又不合此變置與上節變置同義則當爲更立之意不但殺其祭禮而已也任鈞臺曰變置必是毀其壇壝以致責罰之意明春復立耳此說得之

章指言得民爲君得君爲臣民爲貴也先黜諸侯後毀社稷君爲輕也重民敬祀治之所先故列其次而言之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注）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聖人之一概也（疏）注聖人之一概也○正義曰毛詩進取一概之義孔氏正義云一概者一端不曉衛風載馳傳云是乃衆幼稚且狂變通然則聖人之一概猶云聖人之一端也　故聞伯夷之

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注）頑貪懦弱鄙狹也百世言其遠也興起志意興起也非聖人之行何能感人若是諭聞何然況於親見動炙者乎（疏）奮乎至起也○正義曰毛氏奇齡四書賸言云孟子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一氣不斷古文排句辭例如此言興乎前以及乎後也若以百世之上行乎百世之下連下讀則失辭例矣漢王吉傳云孟子云奮乎百世之下聞之者莫不興起非聖而若是乎而況親炙之乎百世之下莫不興起按論衡知實篇引云同時之人矣毛說非也○注諭聞至炙者也○正義曰說文耳部云聞知聞也廣雅釋言云諭曉也曉聞猶知聞也毛詩大雅雲漢憂心如熏傳云熏灼也孔氏正義云熏灼俱焚之義阮氏元校勘記云毛本作熏孔本作薰韓本作熏同則作薰薰並非古本

章指言伯夷柳下變貪厲薄千載聞之猶有感激謂之聖人

美其德也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注）能行仁恩者人也人與仁合而言之可以謂之有道也（疏）仁也至道也○正義曰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仁親也從人二中庸曰仁者人也注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大射儀揖以耦注言以者耦之事成於此意相人耦也聘禮每曲揖注以相人耦為敬也公食大夫禮賓入三揖注相人耦詩匪風箋云人偶者正義曰人偶能烹魚者人偶能輔周道治民者正義曰人偶者謂以人意尊偶之也論語注人偶同位人偶之辭禮注云人偶相與為禮儀皆同也按人耦猶言爾我親密之詞獨則無耦耦則相親故其字從人二孟子曰仁也者人也謂能行仁恩者人也又曰人心也謂仁乃是人之所以為心也與中庸語意皆不同

章指言仁恩須人人能宏道也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者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注）遲遲接淅注義見萬章下首章（疏）

去他國之道也○正義曰萬章下篇無此句

章指言孔子周流不遇則之他國遠逝惟魯斯戀篤父母國之義也

孟子曰君子之戹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注）君子孔子也論語曰君子之道三我無能焉孔子乃尚謙不敢當君子之道故可謂孔子為君子也孔子所以戹於陳蔡之間者其國君臣皆惡上下無所交接故戹也（疏）注孔子至戹也○正義曰音義云戹或作厄同一切經音義引蒼頡篇云戹困也呂氏春秋知士篇云靜郭君之交高誘注云交接也訓云援豐條高誘注云援持也趙氏以上指君下指臣上無賢君下無賢臣皆不與孔子合故無援以至於困戹故既以接釋交章指又以援釋交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此孔子戹於陳蔡之事也說文食部云飢餓也從食戹聲戹於陳蔡之間謂絕糧戹當讀餓

謂衛於陳蔡之間也荀子宥坐篇云孔子南適楚厄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糂弟子皆有飢色下數句正申解厄字上下無交即指大夫相謀

章指言君子固窮窮不變道上下無交無賢援也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注）貉姓稽名仕者也爲衆口所訕理賴也謂孟子曰稽大不賴人之口如之何（疏）注貉姓至賴也○正義曰音義云丁云貊鶴二音既是人姓當音鶴纂文曰俗人姓也張亡百切說文云北方人豸種也按下自稱稽則稽自是名貉當是姓矣御覽引風俗通氏姓篇序云姓有九或氏於號或氏於謚或氏於爵或氏於官或氏於字或氏於居或氏於事或氏於職此貉非號謚官爵故以爲俗人姓也張以爲貉人名稽則不以爲姓與趙氏異以爲衆所訕知是仕者說文人部云俚聊也國策秦策云百姓不聊生注云聊賴也廣雅釋言云俚聊也俚賴也理俚聲同字通國語晉語君得其賴韋昭注云賴利也不理於口猶云不利於人口也隱公四年公羊傳云吾爲子口隱矣言出於口故以人言爲人口

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注）審已之德口無傷也離於凡人而爲士者益多口（疏）注離於至多口○正義曰趙氏以憎爲增之假借故以益釋之爾雅釋言云增益也是也荀子大略篇云君子聽律習容而後士賈子新書道術篇云守道者謂之士是士離於凡人觀韋指凡人即凡品士即指孔子交王也憎方言訓憚說文訓惡廣雅訓苦潛夫論交際篇云孔子憪憪似不能言者又稱閭閻言惟謹也士貴有辭亦憎多口此爲憎惡與趙氏義不同翟氏灝攷異云理兼條分脩治之義離騷令蹇脩以爲理五臣注云令之以通辭理稽曰不理益自病其言之無文故纂文有脩人之稱潛夫論有士貴有辭之說也孟子云憎多口即論語鄙人口給屢憎於人之意謂徒理於口亦爲士君子所憎惡惟能以文王孔子之道理其身心即有憎其口之不理者特羣小輩耳於己之聲聞無隕越也引詩斷章取兩愠字申達憎義趙氏佑温故錄云憎如字讀自明上理字乃分辨之意不必依舊訓賴求理於口徒茲多口有道之士所不取也此讀茲爲滋謂士憎惡以辨謗故益滋多口也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肆不珍厥慍亦不殞厥問文王也

（注）詩邶風柏舟之篇曰憂心悄悄慍在心也慍于羣小怨小人聚而非議賢者也孔子論此詩孔子亦有武叔之口故曰

孔子之所苦也大雅縣之篇曰肆不殄厥慍殄絕慍怒也亦不殞厥問殞失也言文王不殄絕畎夷之慍怒亦不能殞失文王之善聲問也疏注詩至苦也○正義曰序云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毛氏傳云慍怒也悄悄憂貌箋云羣小衆小人不遇君側者孔氏正義云言仁人憂心悄悄然而怒此羣小人在於君側者也詩非爲孔子作孟子引以況孔子當日爲羣小非議有如此詩論與倫也孔子倫此詩謂孔子比擬此詩則如叔孫武叔之毀見論語子張篇是羣小之口亦孔子之所苦也○注大雅至問也○正義曰毛詩大雅縣傳云肆故今也慍恚隕墜也箋云小聘曰問文王見太王立冢土有用大衆之義故不絕去其恚恚惡人之心亦不廢其聘問鄰國之禮恚猶怒也箋以絕釋殄廢墜與失義亦相近惟鄭氏以問爲聘問趙氏讀問爲令聞之聞以爲善聲聞則不合趙氏說詩每殊於鄭毛氏但訓隕爲墜鄭箋原不必同毛趙氏未詳所受耳下云混夷駾矣混夷即畎夷故云不殄慍慍在文王趙以慍在畎夷孟子引此以證多口則畎夷之慍畎夷之多口也而文王不必殄絕之亦不因其慍而失令聞在孟子亦當是爲羣小所慍即羣小之多口也而文王不必殄絕之亦不因其慍而失令聞在孟子章指言以明招闇闇者以開以闇責明闇者愈迷賢者可遵識今之非也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注賢者至得也○正義曰楚辭雲中君爛昭昭兮未央王逸注云昭昭明也故云毛詩大雅召旻篇無不潰止傳云潰亂也故以昏昏爲潰亂也之政呂氏春秋有度篇云昏於小利高誘注云昏迷也故章指以闇迷釋昏昏

多口也顧氏鎮虞東學詩云惟是憂心之悄悄常懼禍至之無日而羣小之申申者方慍怒之不殄詩意宜如是也

章指言正已信心不患衆口衆口諠譁大聖所有況於凡品之所能禦故答貉稽曰無傷也

者治國法度昭昭明於道德是躬化之道可也今之治國法度昏亂潰之政也身不能治而欲使他人昭明不可得也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爲間不用則茅
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注）高子齊人也嘗學於孟子鄉道
而未明去而學於他術孟子謂之曰山徑山之頃有微蹊介
然人遂用之不止則蹊成爲路爲間有間也謂廢而不用則
茅草生而塞之不復爲路以喻高子學於仁義之道當遂行
之而反中止比若山路故曰茅塞子之心也（疏）注山徑至心
也○正義曰
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釋邱頃陘阪也陘之言徑也孟子盡
心篇山徑之蹊不可勝由矣馬融長笛賦云麾隃陁腹陘阻並
云山崛之蹊間介然趙岐注云山徑山之頃法言吾子篇
字異而義同嶺通作頃列子湯問篇云終北國
中有山名曰壺頃程氏瑤田通藝錄溝洫疆理小記云孟子
山徑之蹊間蹊字之義一見於月令孟冬寒蹊徑鄭氏注侯
徑鳥獸之道也呂氏春秋淮南子並作蹊徑一見於鄭氏注
周易徑路爲山間鹿兔之蹊又左傳牽牛以蹊人之田漢書
貨殖傳鷹隼未擊矰弋不施於蹊隧然則蹊者獸蹄之所經
無垠堮非有一定之跡可睹指者也今乃介然用之而成路

是路之成成於蹊間也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趙注以介然
屬上句愚讀長笛賦間介無蹊似右讀有以間介絕句者間
介蓋隔絕之意徑路也蹊足跡也言雖有足跡隔絕之處然
人苟由之皆可以成路云爾趙氏佑溫故錄云介亦分別意
如字讀舊惟以介然屬上句非耳山徑之蹊間謂小道叢雜
處介然用之謂人力闢除之謹按荀子脩身篇云善在身介
然必以自好也楊倞注云介然堅固貌易曰介如石焉漢書
律厤志上云介然有常注云介然特異之意說文八部云介
畫也蹊無一定之跡則不可以成路蓋山頃廣闊原可散亂
而行縱橫旁午不相沿踐今介然專行一路特而不散自畫
而不亂此蹊間所以能成路蹊間之成路全在特行而不旁
踰此介然二字定屬下路所以有常而堅固也方言云用行也介然用之即是介然
行之爲間不行下云當遂行之趙氏以行釋
用也趙氏注縣文公上篇夷子憮然爲間云爲間有頃之間
也此云爲間有間也按有間之義數端各不同呂氏春秋去
私篇居有間高誘注云間頃也此言須臾之時所謂有頃之
間也以時言也昭公七年左傳晉侯有間杜預注云間差也
此有間謂病愈方言云南楚病愈者或謂之間是也淮南子
俶眞訓云則醜美有間矣高誘注云間遠也謂醜與美相隔
之遠也國語晉語使無有間隙韋昭注云間隙瑕釁也昭公
十三年左傳云諸侯有間者注云間隙也大抵間爲隔別之

義所隔者少則爲遠無病與有病別則間爲愈相怨與相好別則間爲隙故史記黥布傳以行他道爲間道此爲間不用謂別行他路遂與此路隔別而不行趙氏謂高子去而學於他道正此爲間之喻也若有頃之間何遽遂爲茅塞蓋廢此不行以別有行處爲他歧之惑也

章指言聖人之道學而時習仁義在身常常被服舍而不脩猶茅是塞明爲善之不可倦也（疏）常常被服○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宋本孔本韓木足利木作當常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孟子曰何以言之（注）高子以爲禹之尚貴聲樂過於文王○正義曰以貴釋尚以樂釋聲俱詳見前倪氏思寬二初齋讀書記云禹之聲尚文王之聲此聲字卽鳧氏爲聲之聲也攷工記前言鳧氏爲鍾可知聲卽是鍾蓋聲以鍾爲主故卽以鍾爲聲後言鳧氏爲鍾鎛于之屬是也姚氏文田求是齋自訂稿云此解尚字與禮記殷人尚聲義同曰以追鑿（注）高子曰禹時鍾在者追鑿也追鍾鈕也鈕璧齒處深矣鑿鑿鑿欲絕之貌也文王之鍾不然以禹爲尚樂也（疏）注追鍾至貌也○正義曰說文金部云鈕印鼻也此以追爲鍾鈕卽爲鍾鼻矣淮南子要略訓璧畫人事之終始者也高誘注云璧分也文選西京賦璧肌分理注引周禮鄭注云璧破裂也薛璧古字通也淮南子人間訓劒之折必有齒高誘注云齒缺也趙氏以璧齒二字解鑿字謂破裂缺齾也緣其破缺之深故欲絕說文蚰部云鑿齾齒木中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鑿之言斮也如刀之斮物楚辭覽芷圖之鑿鑿又借爲禾黍離離字孟子以追鑿趙注曰追鍾鈕也鈕璧也又曰鑿鑿欲絕之貌此又以鑿同離同劉方言曰劉解也而欲絕是株守許書之意矣鑿鑿既通於禾黍之離離楚辭思古云曾哀愁欷心離離兮注云離離剝裂貌此鑿鑿欲絕之貌正本諸離離之剝裂也抑黍實下垂其蒂之系微細欲絕亦有如鍾之下垂其鈕欲絕所以稱離離矣程氏瑤田通藝錄攷工創物小記云鍾縣謂之旋所以縣鍾者設於甬上參分其甬長二在上一在下其設旋處也孟子謂之追鑿言追出於甬上者乃鑿也鑿與螺通螺小者謂之蜾蠃螺蜾蠃是也曰旋曰鑿其義

不殊蓋爲金柄於甬上以貫於縣之者之鑿中形如螺然如此則宛轉流動不爲聲病此古鐘所以側縣也旋轉不已日久則刓敝滋甚故孟子以城門之軌譬之姚氏文田求是齋自訂稿云以追爲鐘鉦既無他證語又迂曲一說追與搥同擊也說文旝字注建大木置石其上發以機以追敵亦謂擊敵也則此說似爲近是追者言所擊之處鑿則其如木之窮苟非當日之數數用之而何以有是也　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雨馬之力與(注)孟子曰是何足以爲禹尚樂乎先代之樂器後王皆用之禹在文王之前千有餘歲用鐘日久故追欲絕耳譬言若城門之軌齒其限切深者用之多耳豈雨馬之力使之然與雨馬者春秋外傳曰國馬足以行闕公馬足以稱賦(疏)注是何至稱賦○正義曰禮記明堂位云拊搏玉磬和鐘叔之離磬女媧之笙簧又云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是先代之樂器後王所用則追之鑿不得獨由禹所用矣姚氏文田求是齋自訂稿云高子以禹尚樂故其器用至殘缺今其鐘在者猶可證乃謂禹

自常用也故孟子以後工皆用曉之攷工記匠人營國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注云軌謂轍廣乘車六尺六寸旁加七寸凡八尺是謂轍廣高誘注呂氏春秋勿躬篇淮南子冥覽訓皆云車兩輪間曰軌禮記中庸云今天下車同軌隱公元年左傳云同軌畢至周之車軌制以八尺其車之制同則兩輪行地之迹自無不同故在地之迹亦名爲軌史記司馬相如傳結軌還轅索隱引張揖云軌車迹也東京賦憲先靈而齊軌薛綜注云軌迹也軌同迹同故前後相沿在城門限切必深而成缺齒故趙氏以齒釋軌明此軌屬城門受車輪之缺也毛氏奇齡四書賸言云與兄孫講禹之聲章追何以鑿曰用之者多也城門之軌何以非雨馬之力曰用之者久也然則經涂九軌而每門三涂祇各一軌則凡一用而門必三之此正用之多而謂久可乎車之涉軌也門與涂同時無久暫也匠人既造門亦即造涂未嘗前年有門今年始有涂何謂久也試亦於是矣足哉一語復誦之乎兒子遠宗恍然曰得之矣孟子文多微辭於此則微辭中又急拄其口使之自解只是奚足哉四字盡之益此語專闢禹之追鑿不闢攷擊亦不及文樂猶之門軌之齒不闢馬力並不及涂軌益一此攷則多寡生而祇論此追亦祇論此軌則久暫之意自見言外故曰是是追鑿也追鑿爲攷擊所致得毋門軌之齒是馬力與即此一語而年世久遠非一朝用力所能到意隱隱可驗所謂急破其惑不煩證明乘車多四馬謂兩服兩驂也去

四言兩已不可曉況詰問之意正欲張馬力之多而反從減此是何意及觀趙岐注謂兩馬是公馬國馬引春秋外傳爲證然國馬公馬亦多無解者古闕隘郵驛皆有都鄙所賦馬供往來之用謂之國馬以此爲民間所出馬也至公家乘車及鄉遂賦兵牽載任器則馬皆官給謂之公馬以爲總之公牧者也故周禮牧人所掌皆稱國馬而馭夫趣馬又分公馬而駕治之雖無大分別要之行城之馬則祇此兩等然則兩馬謂兩等馬耳謹按春秋外傳晉國語楚語鬬且與其弟論令尹子常之言也韋昭本作國馬足以行軍云國馬民馬也十六井爲邱有戎馬一匹牛三頭足以行軍公馬公之戎馬稱舉也賦兵也趙氏所見本益與韋異姚氏文田求是齋自訂稿云趙氏以兩馬爲國馬公馬不如豐氏一車所駕之說爲長但當云城中車可散行城門則車皆由之兩馬之力乃以車多反言則文義自明如泥兩馬二字卽國中之軌亦豈兩馬所能成故不可以辭害意也左氏哀公二十七年傳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設乘車兩馬注乘車兩馬大夫服史記孔子世家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又左哀公十七年傳乘衷甸兩牡注衷甸一轅卿車疏兵車一轅而二馬夾之其外更有二驂是爲四馬今止乘兩牡謂之衷乘者衷中也益以四馬爲上乘兩馬爲中乘大事駕四小事駕二爲等差故也異義古毛詩說天子之大夫皆駕四故詩云四牡騤騤周道倭遲是也其諸侯大夫唯駕二無四二十七年陳成子以乘車

兩馬賜顏涿聚之子士喪禮云賻以兩馬是惟得駕兩無上乘也皆可爲一車所駕之證曹氏之升摭餘說云古駕車之法夏駕二馬謂之驪殷駕三馬謂之驂周自天子至大夫皆駕四馬謂之駟孟子若曰不知禹聲盍觀禹迹彼城門之軌道止一達車從中央禹以來閱千八百年於茲殷之驂於此門也而周之駟亦於此門也而謂門限切深猶是夏先王兩馬之力與謹按夏駕二馬見毛詩衛風于旄正義引王肅云夏后氏駕兩謂之驪殷益以一騑謂之驂周人又益一騑謂之駟此說於先王之樂器後王皆用之說尤切緣之以備參攷限切者阮氏元校勘記云段玉裁云門限亦名門切丁氏云不解切字也

章指言前聖後聖所尚者同三王一體何得相踰欲以追蠶未達一隅孟子言之將啟其蒙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爲發棠殆不可復（注）棠齊邑也

饑陳臻言一國之人皆以爲夫子復若發棠時勸王也殆不

可復言之也疏注棠齊邑也○正義曰襄公六年齊侯滅萊
師大敗之丁未入萊萊其公浮柔奔棠晏弱圍棠十一月丙
辰而滅之注云棠萊邑也北海朐縣有棠鄉十八年齊侯
駕將走郵棠注云郵棠齊邑二十五年左傳齊棠公之妻注
云棠公齊棠邑大夫閭氏若璩釋地云齊滅萊邑故爲齊有
後孟子爲發棠即此是也今即墨縣甘棠鄉顧氏棟高春秋
大事表云郵棠故萊邑也山東登州即墨縣有棠鄉爲萊之
棠邑東昌府堂邑縣爲齊棠邑棠公爲棠邑大夫孟子勸齊
王發棠即此後譌棠爲堂周氏柄中辨正云顧亭林山東攷
古錄云當時即墨爲齊之大都倉廩在焉故云發孟子曰是
棠則棠爲萊邑非今之堂邑縣也大事表疑誤

爲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爲善士則之野有衆逐
虎虎負嵎莫之敢攖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衆
皆悅之其爲士者笑之注馮姓婦名也勇而有力能搏虎卒
後也善士者以善搏虎有勇名也故進之以爲士之於野外
復見逐虎者攖迫也虎依隅而怒無敢迫近者也馮婦恥不

如前見虎走而迎之攘臂下車欲復搏之衆人悅其勇猛其
士之黨笑其不知止也故孟子謂陳臻今欲復使我如發棠
時言之於君是則我爲馮婦也必爲知者所笑也疏注馮姓
至虎者○正義曰儀禮燕禮卒受者注云卒猶後也卒之義爲終終
亦後也卒爲善足見前此持力無賴爲不善也不善改而爲
善何以有士稱故趙氏申明之毛詩正義云士者男子成名
之大號故有勇名而進以爲士如稱勇士是也本稱勇士改
而爲善乃爲善士也申此者趙氏以士字連善字恐章句不
明也劉昌詩蘆浦筆記云余味此段之言恐合以卒爲善爲
一句士則之爲一句益有搏虎之勇而
卒能爲善故士以爲則及其不知止則士以爲笑也周密志
雅堂雜抄云一本以善字之字點句前云士則之後云其爲
士者笑之文義相屬於章旨亦合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古
人文字敘事未有無根者惟馮婦之野然後衆得望見馮婦
若如宋周密斷士則之爲句野字遂屬下野但有衆耳何由
有馮婦來此爲無根或曰固已恐從未見則之野此句法余
曰周書則至于豐○注攖迫至止也○正義曰淮南子俶真
訓云攖人心也高誘注云攖迫也說文辵部云迫近也故趙
氏以迫釋攖又以近釋迫音義云丁於盈切埤蒼云攖格也

梏之猶云繫之蓋讀攖爲纓攖繫之以纓卽謂之纓也莊子大宗師其名爲攖寧釋文引崔氏注云攖有所繫著也此亦以攖爲纓也莊子在宥云汝愼無攖人心司馬彪注云攖引也引亦牽繫之義然是時衆方與虎相持何得遽言梏繫迫之義長矣首義云隅子于切又子侯切隅也隅卽嵎說文自部云隅也隅阪隅也詩小雅正月瞻彼阪田箋云崎嶇墝埆之處故馬融廣成頌云負隅依險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負恃也左傳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於土地逐我諸戎孟子曰虎負嵎莫之敢攖虎有所恃而張故云依隅而怒也謹按注中見虎二字解望見二字斷句馮婦趨而迎之六字斷句是時婦猶在車中令趨車迎之也將近矣馮婦又攘臂下車趙氏以馳驅不如前明所以趨迎所以下車之故而以馮婦二字貫於見虎走迎之上則望見爲馮婦望見明矣先言望見後言馮婦者屬文之法也自則之野貫下此望見者自卽是之野者望見不可云望見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攖故倒言之也是時知止則可以不趨迎不下車連用馮婦者若曰誰迫之使趨迎馮婦也誰迫之使下車馮婦也皆形容其不知止之狀鼎也說文走部云趨走也故以走釋趨謂行之疾也說文手部云攘推也推排也推排其兩手於前作博勢也孟子屬文奇奧趙氏每能曲折達之卒爲善士何子又爲士之黨笑之則因其之野望見如是趨迎如是下車如是則字非虛用也

章指言可爲則從不可則凶言善見用得其時也非時遊指猶若馮婦暴虎無已必有害也疏暴虎無已○正義曰爾雅釋訓云暴虎徒搏也毛詩鄭風大叔于田禮記檀弓暴虎獻于公所傳云暴虎空手以搏之僖公元年穀梁傳公子友謂莒拏曰吾二人不相說士卒何罪屏左右而相搏公子友處下左右曰孟勞孟勞者魯之寶刀也先搏時無刀是搏卽無兵空手相擊故江熙云佻身獨鬬潛刃相害僖公二十八年左傳晉侯夢與楚子搏注云搏手搏惟手無兵空搏故以身壓晉文以口噬齕有徒不徒之別也故趙轉廣雅釋詁云攫擊也攫同攫攫亦搏也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注口之甘美味目之好美色耳之樂音聲鼻之喜芬香臭香也易曰其臭如蘭四體謂之四肢四肢解倦則思安佚不勞苦此皆人性之

所欲也得居此樂者有命祿人不能皆如其願也凡人則觸情從欲而求可樂君子之道則以仁義爲先禮節爲制不以性欲而苟求之也故君子不謂性也疏注臭香至如蘭○正義曰禮記月令春月其味酸其臭羶夏月其味苦其臭焦中央其味甘其臭香秋月其味辛其臭腥冬月其味鹹其臭朽孔氏正義云通於鼻者謂之臭在口者謂之味臭則氣也味有五臭亦有五孟子於口目耳鼻渾言味色聲臭而於四體言安佚以互見之則味必嗜甘色必好美聲必喜音臭非謂臭專屬諸香也引易者繫辭上傳文也其臭如蘭則臭有不如蘭者矣虞翻注易云臭氣也不專以爲香也荀子王霸篇云夫人之情目欲綦色耳欲綦聲口欲綦味鼻欲綦臭心欲綦佚此與孟子義同楊倞注云臭氣也凡氣香亦謂之臭禮記曰佩容臭綦極也佚安樂也此注先訓氣後言香爲得其意矣又正名篇云香臭芬鬱腥臊酒酸奇臭以鼻異注云芬花草之香氣也鬱腐以鼻異注云芬花草之香氣也鬱腐臭也禮記鳥鰪色而沙鳴鬱酸暑溼之酸氣也奇臭衆臭之異者氣之應鼻者爲臭故香亦謂之臭禮記曰皆佩容臭此獨冠以香臭者明其下皆臭也禮記內則皆佩容臭注云容臭香物也庾氏云以臭物可以脩飾形容故謂之容臭此亦以臭不專於芬香惟芬香可飾形容故別之云容也周禮天官宮人除其不蠲去其惡臭禮記大學篇云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臭之惡者爲惡臭猶臭之香者爲香臭僖公四年左傳云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注云薰香草蕕臭草十年有臭言善易消惡難除孔氏正義云臭是氣之總名原非善惡之稱但旣謂善氣爲香故專以惡氣爲臭十年香氣盡矣惡氣尚存此臭字乃朽字之假借月令其臭朽說文歹部朽爲死之重文死腐也列子周穆王篇云聞歌以爲哭視白以爲黑饗香以爲朽朽嘗甘以爲苦朽與香對則薰香蕕臭者乃薰香蕕朽也廣雅釋器云死臭也謂臭爲死之假借死爲臭之正也惡臭作死腐穢之氣也臭所鰲之總名作臭非臭之名或專於香或專於惡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知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注仁者得以恩愛施於父子義者得以義理施於君臣好禮者得以恭敬施於賓主知者得以明知知賢達善聖人得以天道王於天下皆命祿遭遇乃得居而行之不遇者不得施行然亦才性有之故可用也凡人則歸之命祿任天而已不

復治性以君子之道則脩仁行義脩禮學知庶幾聖人亹亹不倦不但坐而聽命故曰君子不謂命也（疏）仁之至命也○（正義曰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人之血氣心知原於天地之化育者也有血氣則所資以養其血氣者聲色臭味是也有心知則知有父子有昆弟有夫婦而不止於一家之親也於是又知有君臣有朋友五者之倫相親相治則隨感而應爲喜怒哀樂合聲色臭味之欲喜怒哀樂之情而人道備欲根於血氣故曰性也而有所限而不可踰則命之謂也仁義禮智之懿不能盡一如一者限於生初所謂命也而皆可以擴而充之則人之性也謂者猶云藉口於性耳君子不藉口於性以遂其欲不藉口於命之限之而不盡其材後儒未詳審文義失孟子立言之指不謂性非不謂之性不謂命非不謂之命由此言之孟子之所謂性即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體之於安佚之爲性所謂人無有不善即能知其限而不踰之爲善即血氣心知能底於無失之爲善所謂仁義禮智即以名其血氣心知所謂原於天地之化者之能協於天地之德也此荀楊之所未達而老莊告子釋氏咻焉而妄爲穿鑿者也程氏瑤田通藝錄論學小記云性命二字必合言之而治性之學始備五官百骸五常百行無物無則性命相通合一於則性乃治矣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謂我之口而嗜乎味我之目而美乎色我之耳而悅乎聲我之鼻而知乎臭我之四肢而樂乎安佚其必欲遂者與生俱生之性也其不能必遂者命之限於天者也五者吾體之小者也遂已所成之性易遂則必過乎其則命難順則不能使不過乎其則治性之道以不過乎則爲斷節之以命而不畏其難順斯不過乎其則矣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謂以吾心之仁而施於父子以吾心之義而施於君臣以吾心之禮而施於賓主以吾心之智而施於賢者以吾心所具聖人之德與天道相貫通其必欲遂者與主俱生之性也其不能必遂者命之限於天者也五者吾體之大者也遂已所成之性恆易性難遂則必不及乎則命恆難而順天所限之命恆易順則任其不及乎則爲斷勉之以性而不畏其難遂斯必及乎其則矣阮氏元校勘記云知之於賢者也聞監毛三本知作智按音義出知之云音智注同則作智非也有性焉各本同孔本焉作也○注聖人至命也○正義曰天道即元亨利貞之天道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此天道也通神明之德使天下各遂其口鼻耳目之欲各安其仁義禮知之常此聖人之於天道也乃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得位而天道行所謂道之將行也與命

也孔子不得位而天道不行所謂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趙氏謂遭遇乃得行之不遇者不得施行是也道行則民遂其生育其德道不行則民不遂其生不育其德故曰鼻耳目之欲不遂屬之命而仁義禮智之德不育亦屬之命然顏愚之民不能自通其神明之德又不遇勞來匡直者有以輔翼之固限於命矣若君子處此其日鼻耳目之欲則任之於命而不事外求其仁義禮智之德則卒乎吾性之所有而自脩之不委諸敎化之無人而甘同於顏愚之民所謂雖無文王猶興也且由是推之父頑母嚚命也而舜則大孝烝烝𠔃瞽瞍底豫此仁之於父子君子不謂命也罪人斯得命也而周公則勤勞王家沖人感悟此義之於君臣君子不謂命也道大莫容命也而孔子則栖栖皇皇不肯同沮溺之辟世荷蓧之潔身而明道於萬世此聖人於天道君子不謂命也大戴記千乘篇云以爲無命則民不偷以爲無命卽是不謂命

章指言尊德樂道不任佚性治性勤禮不專委命君子所能小人所病究言其事以勸戒也〔疏〕不任佚性○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孔本韓本攷文古本任作遏○治性行禮○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攷證云文選注引作治身勤禮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注〕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見孟子聞樂正子爲政於魯而喜故問樂正子何等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注〕樂正子爲人有善有信也何謂善何謂信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注〕己之所欲乃使人欲之是爲善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也有之於己乃謂人有之是爲信人不意不信也充實善信使之不虛是爲美人美德之人也充實善信而宣揚之使有光輝是爲大人大行其道使天下化之是爲聖人有聖知之明其道不可得知是爲神人人有是六等樂正子善信在二者之中四者之下也〔疏〕可欲之謂善○正義曰趙氏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爲可欲按此忠恕一貫之學不僅於善也呂氏春秋長攻篇所

以善代者乃萬故高誘注云善好也所好於代者非一事中論天壽篇引孟子生我所欲也欲作好好善亦爲善善可欲卽可好其人不善則可惡其人可惡卽爲惡人其人可好卽爲善人也○有諸己之謂信○正義曰說文人部云信誠也誠猶實也有卽亡而爲有之有可好未必其不虛也實有之矣是爲信也趙氏引不意不信語見論語憲問篇謂不可億度人之不信引之者益謂宜已有此信不可億人之不信也○充實之謂美○正義曰詩召南小差篇實命不同釋文引韓詩云實有也卽此有諸已者擴而充之使全備滿盈是爲充實詩邶風簡兮云彼美人兮箋云彼美人謂碩人也俁俁傳云碩人大德也首章碩人俁俁容貌大也充滿其所有以茂好於外故容貌碩大而爲美美指其容也○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正義曰說文火部云光明也輝光也輝與輝同毛詩大雅皇矣篇載錫之光傳云光大也有光輝故大充則暢於四體光則照於四方故趙氏云宣揚之○大而化之之謂聖○正義曰說文耳部云聖通也此謂德業照於四方而能變通之也○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正義曰通其變使民不倦大而化之也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聖而不可知之也易繫辭傳云陰陽不測之謂神不測卽不可知周書謚法解云民無能名曰神不可知故無能名孟子論樂正子推極於聖神至於神則堯舜之治天下也孟子所以言必稱堯舜

竟指言神聖以下優劣異差樂正好善應下二科是以孟子爲之喜也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四十四終

南海譚瑩舊校
番禺黎永椿新校
庚申補刊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四十五　學海堂

孟子正義　江都焦孝廉循著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注墨翟之道兼愛無親疏之別最爲違禮楊朱之道爲已愛身雖違禮尙得不敢毀傷之義逃者去也去邪歸正故曰歸去墨歸楊去楊歸儒則當受而安之也疏逃墨至而已矣○正義曰趙氏佑温故錄云舊謂墨無親疏之別最爲違禮楊尙得不敢毀傷之義竊謂不然此亦互見之耳逃墨之人始旣歸楊及逃楊勢不可復歸楊而歸儒可知也亦有逃墨及逃墨亦義不可復歸歸楊而卽歸儒者非以兩必字例定一例如是逃如是歸且以斷兩家之優劣也楊之言似近儒之爲已愛身而實止知有已不知有人視天下皆漠不關情至成刻薄寡恩之惡墨之言亦近儒之仁民愛物而徒一概尙同不知辨異視此身皆一無顧惜至成從井救人之愚其爲不情則一天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奸慝故孟子並斷之無君父極之於禽

獸非有異名出入○注逃者至曰歸○正義曰禮記曲禮三諫而不聽則逃之注云逃去也詩曹風蜉蝣篇於我歸處箋云歸依歸廣雅釋詁云歸就也歸正猶云就正矣伏生書大傳云和伯之樂名曰歸來鄭氏注云歸來言反其本也爾雅釋言云還返也廣雅釋詁云還歸也釋言云還返也下云追而還之又以還釋歸

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苴又從而招之注苴蘭也招胥也今之與楊墨辯道者譬如追放逸之豕豚追而還之入蘭則可又復從而胥之亦去楊墨歸儒則可又復從而罪之亦云大甚

疏注苴蘭也○正義曰音義云苴丁音立欄也圈也蘭與欄字同戴氏震方言疏證云方言曰苴圈也注云謂蘭圈也孟子既入其苴趙岐注云苴蘭也蘭闌古通用漢書王莽傳與牛馬同蘭顏師古注云蘭謂遮蘭之若牛馬蘭圈也阮氏元校勘記云蘭者假借字欄者俗字闌者正字也○注招胥也○正義曰音義云胥涓究切謂羈其足也按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絹作羂又作胥說文网部云羂絹也系部云絹絹也周禮秋官冥氏掌設弧張注云弧張罿罻之屬所以扃絹禽獸翟氏掌攻猛鳥各以其物爲媒而掎之注云置其所食之物於絹中鳥來下則掎其脚絹即羂亦即

胥也絹之爲羂猶爾雅釋器捐之爲環聲類云胥以繩係取鳥獸也音義言羈其足皆本此然趙氏以胥釋招未詳所本趙氏佑溫故錄云音義不爲招字作音字書引此經注與詩招招舟子並列音昭之下明其義有別音無別不知今讀何以相仍如翹字此惟國語齊武子好盡言以招人過注招舉也當讀翹耳亦猶招招之招同讀韶然愚又謂招之爲胥爲羈僅見此注絕少作證孟子之闢楊墨方深望能言距之人而不可得蓋未必有追咎太甚之事此節乃孟子自明我今之所以與楊墨辯者有如追放豚然惟恐其不歸也其來歸者既樂受之使人其苴未歸者又從而招之言望人之棄邪反正無已時也苴既處之有常招又望之無已如是則不咎其往之意具見招字非但無取別音并不煩別義耳○注今之至太甚○正義曰襄二十九年左傳云辯而不德服氏注云辯答闘辯也呂氏春秋淫辭篇云無與孔穿辯高誘注云辯相易奪也闘奪皆謂爭也墨子經上云辯爭彼也故趙氏以爭釋辯書菜誓馬牛其風鄭氏注云風走逸釋名釋天云風放也詩小雅北山篇或出入風議傳亦云風猶放也放風一音之轉放逸即風逸也方言云豬其子謂之豘豕子豬是豕即豚之豚爾雅

章指言驅邪反正正斯可矣來者不綏追其前罪君子甚之

以爲過也〔疏〕來者不綏○正義曰論語子張篇云綏之斯來此言來者不綏謂來歸者不受而安之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注〕征賦也國有軍旅之事則橫與此三賦也布軍卒以爲衣也縷紩鎧甲之縷也粟米軍糧也力役民負荷斯養之役也〔疏〕有布至之征○正義曰惠氏士奇禮說云屋粟邦布見管子輕重篇屋粟者地稅夫一爲屋夫三爲屋荀子所謂田野之稅孟子所謂粟米之征管子謂籍於室屋妄矣益計畝以步計井以屋故小司徒得據而攷焉而攷之旅師者是也邦布縷之征管子謂籍於萬民六畜妄謂刀布之斂孟子所謂布縷之征是也邦布其實一也漢書食貨志八其書故鄉遂大夫得稽而征焉而八之外府者是也凡田不耕者出屋粟有田而不耕使出三夫之地稅凡民無職者出夫布無田乃無職使出一夫之口泉出之民曰夫布入之國曰邦布凡宅不毛者出里布鄭司農云里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爲幣貿易物詩云抱布貿絲抱此布也或曰布泉也春秋傳曰買之百兩一布又廛人職掌斂市之次布儳布質

布罰布廛布孟子曰廛無夫里之布不知言布參印書者何見舊時說也元謂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征賦之稱布司農有此二義一爲泉布之布則布即錢也一爲布參印書以爲幣而引詩爲證毛詩衛風氓抱布貿絲傳云布幣也箋云幣者所以貿買物也孔氏正義云知此布非泉而言幣者以言抱之則宜爲幣此布幣謂絲麻布帛之布幣者布帛之名故鹿鳴云實幣帛筐篚是也又云司農之言事無所出故鄭易之賈氏載師疏云此說非故先鄭自破之是征賦之布爲泉布非布帛孟子不云泉布之征而云布縷之征布與縷連稱則布爲布帛此趙氏所以不用夫布里布等說而以爲軍行之橫征也且屋粟里布國之常賦不容缺緩即用二用三何致民有孥而父子離則趙氏義爲長○注布軍至役也○正義曰詩秦風無衣云豈曰無衣與子同袍次章云與子同澤三章云與子同裳是軍卒當給以衣也說文糸部云縷綫也綫縫也書紫青善敝乃甲胄鄭氏注云敝謂穿徹之玉氏鳴盛尚書後案云甲胄皆以革爲之攻工記函人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鄭氏注云屬謂上旅下旅札續之數是甲聯合數革以爲之也又鞄人云鬠其線欲其臧也杜子春云線謂縫革之縷是甲胄之革皆必以線縷縫綴鄭云穿徹即縫綴也武氏億程甲云以繩謂之縷繩有餘謂之朱綫逸周書年不登用不纓滕孔晁注曰縷繩甲不以組書敘乃甲胄正義引鄭云敘謂穿徹之謂甲繩有斷續當使

縠理穿治之說文云綅綫也魯頌閟宮篇貝胄朱綅傳朱綅以朱綅綴之疏謂以朱綅連綴甲也又按朱綅綴之也少儀疏平御覽詩云貝胄朱綅謂以貝齒飾胄朱綅綴之也少儀疏謂以朱繩綴甲故鄭云亦鎧飾也是鄭所云鎧飾而以亦字言之明其蒙胄爲義疏但指連綴甲於義猶未備也按王氏武氏所詳是縷爲紩甲之縷也葉時禮經會元云六軍人自爲備居有積倉行有裹糧非公家所給也是以太宰之職九賦斂財皆有以待其用獨不及軍旅九式均財皆有以爲之法而亦不及軍旅豈非農皆兵兵皆自賦初無煩於廩給故亦不煩於均節與讀挍梁惠王下篇引晏子已云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則春秋時行軍轉食已有粟米之征而縷粟米既非常賦則力役亦非徒役之正額既轉米粟必有負荷之人所謂勞者弗息也音義云斯義同厥賤役也宣十二年公羊傳厥役屈養死者數百人何休注云艾草爲防者曰斬汲水漿者爲役養馬者曰屈炊烹者曰養史記張耳陳餘傳云有厥養卒集解引韋昭云析薪爲厥炊烹爲養斯之訓爲析緣其任析薪炊名斯厥其俗字也蘇林云厥取薪者也養養人者也飲食所以養人故炊烹者名養

君子用其一綏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注君子爲政雖遭軍旅量其民力不並此三役更發異時急

一綏二民不苦之若並用二則路有餓殍若並用三則分崩不振父子離析忘禮義矣疏注則分至義矣○正義曰論語季氏篇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集解引孔氏云民有異心曰分欲去曰崩析趙氏曰兼及分崩因有異心各思逃竄則析孟子言父子離析趙氏兼及分崩因有異心各思逃竄則父不顧子子不顧父故忘孝慈之禮義矣

章指言原心量力政之善者繇役並興以致離殍養民輕斂君子道也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注諸侯正其封疆不侵鄰國鄰國不犯寶土地也使民以時民不離散寶人民也脩其德教布其惠政寶政事也若寶珠玉求索和氏之璧隋侯之珠與強國加害殃及身也疏諸侯之寶三○正義曰禮記檀弓云仁親以爲寶注云寶謂善道可守者實與保通謂保守此土地人民政事也○注求

索至身也○正義曰荀子大略篇云和之璧井里之厥也玉人琢之爲天子寶韓非子和氏篇云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獻之厲王厲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爲誑而刖其左足及厲王薨武王即位和又奉其璞而獻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爲誑而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淚盡而繼之以血王聞之使人問其故和曰吾非悲刖也悲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誑此吾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命曰和氏之璧史記藺相如傳云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其後秦伐趙殺二萬人此所謂與強國爭之強國加害也莊子讓王篇云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漢書鄒陽傳云隨侯之珠和璧夜光之璧淮南子覽冥訓云譬如隨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者富失之者貧高注云隨侯漢東之國姬姓諸侯也隨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傳之後蛇於江中銜大珠以報之因曰隨侯之珠也史記李斯列傳有隨和之寶正義引說苑云昔隨侯行遇大蛇中斷疑其靈使人以藥封之蛇乃能去因號其處爲斷蛇邱歲餘蛇銜明珠絕白而有光因號隨珠隨侯之珠無求索爭國事趙氏蓋連及之新序雜事篇云秦欲伐楚使使者觀楚之寶器楚王聞之召令尹子西而問焉曰秦欲觀楚之寶器吾和氏之璧隨侯之珠可以示諸求索哉指此與

章指言寶此三者以爲國珍寶於爭玩以殃其身諸侯如茲永無患也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注）盆成姓括名也嘗欲學於孟子問道未達而去後仕於齊孟子聞而嗟歎曰死矣盆成括知其必死（疏）注盆成至必死○正義曰說苑建本篇有出處時地攻云死矣盆成子是盆成二字爲姓周氏廣業孟子斥之又晏子外篇載景公命盆成括正與孔子由其死矣語同何故晏子稱之曰括者父之孝子兄之順弟又嘗爲孔子門人是齊有兩盆成括也然孔庭從祀無盆成括　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注）門人問孟子何以知之曰其爲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注）孟子答門人言括之爲人小有才慧而未知君

子仁義謙順之道適足以害其身也〔疏〕注小有至身也○正義曰淮南子主術訓云任人之才難以至治高誘注云才智也方言云智或謂之慧是小有才謂有小慧也論語衞靈公篇羣居終日好行小慧難矣哉集解鄭注云小慧謂小小之才智說文心部云慧儇也慧則精明精明則照察人之隱慧則捷利捷利則趨越事而謙順處之是爲大道也夫道大則無驕亢異端以相感而化道大則無驕亢異端以相人之先皆危機也君子明足以察奸而仁義行之智足以成而化道大則無驕亢異端以相

章指言小知自私藏怨之府大雅先人福之所聚勞謙終吉

君子道也〔疏〕小知自私○正義曰史記賈生傳服賦中語○大雅先人○正義曰文選西都賦云又有承明金馬著作之庭大雅宏達於茲爲羣李善注云大雅謂有大雅之才者詩有大雅故以立稱焉又上林賦揜羣雅注引張揖云詩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後漢書文苑傳孔融數禰衡曰正平大雅固當爾邪劉劭人物志九徵篇云具體而微謂之德行德行也者大雅之稱也一至謂之偏材偏材小雅之質也先人與自私相對謂以人爲先已退讓處後也鶡冠子近迭篇云麗子問鶡冠子曰聖人之道何先鶡冠子曰先人羣雖異而指略同又按崔篆慰志賦云庶明哲之末風兮懼大雅之所譏李賢注引詩大雅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大雅或指此然與上小知不類且先人無謂也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注〕館舍也上宮樓也孟子舍止賓客所館之樓上也〔疏〕注館舍至上也○正義曰儀禮聘禮及館周禮秋官司儀致館注並云館舍也呂氏春秋必已篇云舍故人之家高誘注云舍止也故以舍釋館又以止釋舍又知士篇靜郭君善劑貌辯於是舍之上舍注云上舍甲第也此上宮當如上舍謂上等之館舍也趙氏以爲樓者說文木部云樓重屋也宮在屋之上故名上宮女部云婁空也广部云廔屋麗廔也囧部云囱窗牖麗廔也囧明也禮記月令可以居高明注云高明謂樓觀也劉熙釋名釋宮室云樓牖戶之間諸射孔樓樓然也然則樓之名取於婁麗廔以闓明釋之卽玲瓏之轉聲蓋其制窄狹而高四面開窗牖以上爲稱而下言牖上故以爲樓也有業廔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廔也〔注〕廔扉廔也業織之有次業而未成也置之窗牖之上容到之後求之不得有來問孟子者曰是客從者之廔廔匿也孟子與門徒相隨從車數十故曰侍從者所

竊匿也〔疏〕注屨扉至成也○正義曰說文履部云屨履也尸部云屝履屨也以屝釋屨屝爲草屨故云以屝釋屨屝而以草屨釋之此直已有次第而尚未成爾雅釋詁云業敘也國語晉語云則民從事有業韋昭注云業猶次也次不前不精也故以爲未成廣雅釋詁云業次也次與敘義同云有次業者以次釋業也說文欠部云次不前也次與創造作等字相轉注然則業屨猶云造屨創屨屨始作爲業猶牆始築爲基衣始裁爲初皆造而未終之稱也○注廋匿至匿也○正義曰音義云廋或作廋同音搜今諸本作廋惟廖本作廋論語爲政篇人焉廋哉集解孔氏云廋匿也淮南子說山訓不匿瑕穢高誘注云匿藏也不直言其竊而詭云藏匿以爲戲也趙氏以匿釋廋又以竊釋匿謂或婉言匿其實疑其竊也故孟子直以竊對之說文穴部云盜從中出曰竊隱公八年公羊傳稱人則從不疑也注云從者隨從也儀禮鄉飲酒禮賓及眾賓皆從之注云從猶隨也華嚴經音義引蒼頡云侍從也故從者爲門徒相隨又云侍從者也曰子以是爲竊屨來與〔注〕孟子謂館人曰子以是眾人來隨事我本爲欲竊屨故來鄒曰殆非也〔注〕館人曰殆非爲是來事夫子也自知問之過〔疏〕注自知問之過○正義曰經云館人求之弗得或問之注

云有來問孟子者而於孟子之答則云孟子謂館人此注云館人曰又云自知問之過然則前來問者卽館人也益館中非一人來問之館人不必卽求屨之館人抑館中人公共求之而問者止館人中之一人故別之云或問之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注〕孟子曰夫我設教授之科教人以道德也其去者亦不追呼來者亦不逆拒誠以是學道之心來至我則斯受之亦不知其取之與否君子不保異心也見館人言殆非爲是來亦云不能保知誠以答之〔疏〕注孟子至答之○正義曰臧氏琳經義雜記云以經省曰字趙注特下孟子曰以補之章指云元按勸記云夫子之設科也闕監毛三本同宋本岳本廖本孔本韓本子作予案注云夫我設教授之科爲疏亦云夫我之設科以教人則作子是也予蓋字形相涉而誤趙氏佑溫故錄云此作孟子語而云夫我趙氏從無改字明是漢人經文不作夫子子乃予字而夫音扶作孟子言適足見聖賢之大作或人語仍是意含隱諷矣論語述而篇人潔已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集解鄭氏云往猶去也說文言部云

訾召也追呼謂追逐而召之呼爲訾之假借也管子七臣七主篇云馳車充國者追寇之馬也馬元齡注云追猶召也論語子張篇其不可者拒之漢石經皇侃義疏本作距此不拒孔本韓本及閩監毛三本作拒宋本岳本咸淳衢州本廖本作距距拒古通也國語齊策故專兵一志以逆秦韋昭注云逆拒也詩大雅皇矣敢距大邦孔氏正義云敢拒逆我大國亦以逆釋拒逆與順對不順其來學之情而受故拒之即逆之也廣雅釋詁云竊取也云亦不知其取之與否也有學道之心又有竊屨之心是有異心見其有學道之心而受之不能保其無竊屨之心則或即爲從者之痩不可保也即亦不可知也故云不能保知荀子法行篇云商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君子正身以俟欲來者不拒去者不止且夫良醫之門多病人檃栝之側多枉木是以雜也孟子錄此章一以見設教者之大一以見寄托者之多所以銷門戶之見而黜借脣之魄趙氏生漢末見當時跂扈之家非不受學於大賢君子之門而竊籍中未嘗無依附虛聲之士故有慨乎言之

章指言教誨之道受之如海百川移流不得有拒雖獨竊屨非已所絕順荅小人小人自忿所謂造次必於是也〔疏〕受之如海百川學海行篇云百川學海而至於海邱陵學山而不至於山是故以惡夫畫也○造次必於是○正義曰論語里仁篇中語釋文引鄭氏云造次倉卒也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注〕人皆有所愛不忍加惡推之以通於所不愛皆令被德此仁人也〔疏〕人皆至仁也○正義曰近時通解所不爲忍即下無害人之心

〔注〕人皆有不喜爲謂貧賤也通之於其所喜爲謂富貴也抑情止欲使若所不喜爲此者義人也〔疏〕人皆至義也○正義曰近時通解所不爲即下無穿踰之心○注此者義人也○正義曰者字疑羨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注〕人皆有不害人之心能充大之以爲仁仁不可勝用也〔疏〕注能充大之○正義曰呂氏春秋必已篇禍充天地高誘注云充猶大也人能充無穿踰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注〕穿牆踰屋姦利之心也人既無

此心能充大之以爲義義不可勝用也〔疏〕窬踰○正義曰閩監毛三本此作踰宋本孔本韓本皆作踰踰說文穴部云竇穿木戶也足部云逾越進也逾卽踰竇踰二字本異禮記儒行華門圭竇注云圭竇門旁竇也穿牆爲之如圭矣圭竇卽左傳之圭竇故徐氏音豆卽讀竇爲竇也其實竇竇義皆爲空而字不同竇自音臾耳趙氏云穿牆踰屋則自爲踰越之踰論語陽貨篇云其猶穿窬之盜也與集解引孔氏云穿穿壁也竇竇牆也釋文云踰本又作竇然則釋文論語本作穿踰是論語之穿竇與孟子之穿踰一也或借竇爲踰故有作穿竇者其實皆穿踰也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也〔注〕爾汝之實德行可輕賤人所爾汝者也既不見輕賤不爲人所爾汝能充大而以自行所至皆可以爲義也〔疏〕注爾汝至義也○正義曰爾汝爲尊於卑上於下之通稱卑下者自安而受之所謂實也無德行者爲有德行者所輕賤亦自安而受之亦所謂實也益假借爾汝爲輕賤受爾汝之實卽受輕賤之實故云德行可輕賤人所爾汝者也非謂德行可輕賤專在稱謂之爾汝也既實有當受之實自不能不受經言無受者自勉於德行不爲人所輕賤也故云既不爲輕賤不爲人所爾汝德行已高自不爲人所輕賤猶分位已尊自不爲人所爾汝非謂有可受之實而強項不受之也謂恥有此不得不受之德行無窮非僅免人輕賤而已故又須充大之使不獨不爲人輕賤凡身所至無非義之所至斯爲自強不息之道也毛詩秦風無衣篇與子偕行傳云行往也禮記樂記云樂至則無怨禮至則無爭注云至猶達也行也趙氏以自行釋往字以所至皆可以爲義卽是無所往而不達於義也荀子解蔽篇云倫則自行又云心者出令而無所受令自禁也自使也自奪也自止也自行謂任心所欲行無有禁止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是皆窬踰之類也〔注〕餂取也人之爲士者見尊貴者未可與言而強與之言欲以言取之也是失言也見可與言者而不與之言不知賢人可與之言而反欲以不言取之是失人也是皆趨利入邪無知之人故曰窬踰之類也〔疏〕注餂取也○正義曰音義云丁曰注云餂取也今案字書及諸書並無此餂字郭璞方言注云音忝謂挑取物也其字從金今此字從食與方言不

同盎傳寫誤也本亦作餂奴兼切挑餂餂二字方言皆有之一云餂取也注云謂挑取也一云凡陳楚之郊南楚之外相謁而餐或曰餂或曰餂徐鍇說文繫傳云相謁相見後設麥飯以爲常禮如今人之相見飲茶也趙氏以取釋餂自本方言丁公著謂傳寫誤者是也姚寬西溪叢語云玉篇食字部有餂字注音達兼反古甜字然則字書非無此字第與孟子言餂之義爲不合耳今以孟子之文考餂之義趙岐以餂訓取是也當如郭氏方言其字從金爲鉆玉篇廣韻鉆音他點反取也廣韻上聲鉆音忝而平聲又有鉆字音纖訓曰利也說文以鉆爲舌屬乃音纖其義與音忝者不同各從其義也按鉆乃挑之轉音以言鉆卽以言挑也俗以鎖鑰不能開用物挑之謂之鉆正是此鉆也舌爲今之銛銛方言作斢說文作銛以其挑取土而得名銛有二種一種堅厚用以上挑作銚正以其挑取土而得名銛有二種一種堅厚用以上挑可多得土一種纖利用以深入此纖利者形正近於舌益鉆之遺也漢書賈誼傳弔屈原賦云莫邪爲鈍兮鉛刀爲鉆音灼曰世俗以利爲鉆徵惟其利故能挑取其義亦相貫矣龍借以言鉗卽是以言舌聲有餂字云音甜甘也又舌部云晒晒酢餂龕手鑑食部平聲有餂字漢前無之又甜五俗甜正徒兼反甘也然則餂乃甜之俗字漢前無之又按說文金部鉆從金舌聲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舌字非聲當作丙聲丙舌貌也他念切在谷部此木部炊竈木之柄舌屬之鉆皆用爲聲依此則鉆宜作鉆若然則鉆爲丙之通借以言鉗卽是以言丙魏校六書精蘊云說文丙字音忝象舌在口外露舌端舐物也人有持短長術以言鉤人者孟子斥爲穿踰是鉗誤爲餂又鉆誤爲餂矣附其說於此以俟參考○注人之至類也○正義曰失言失人本之論語衛靈公篇但彼之咎止於不智故云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此以言鉆以不言鉆是以僞巧刺取人意心術隱伏以竊取人情與竊人物無異故云是皆穿踰之類一不智一巧智兩者正相反然邇利人邪亦終是無知而已穿踰人所聡而不爲以言不言鉆人所甘於爲而且自謂以爲得計者由不知此卽穿踰之類宜充而達之者也充無穿踰之心而不以言鉆不以不言鉆則庶幾能勉進於義而不爲人所輕賤矣前節意已結此又申明充無穿踰之心如是也

章指言善恕行義充大其美無受爾汝何施不可取人不知失其臧否比之穿踰善亦遠矣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注)言近指遠近言正心遠可以事天也守約施博約守仁義大可以施德於天下也二者可謂善

言善道也正心守仁皆在胸臆吐口而言之四體不與焉故
曰不下帶〔疏〕善道也○正義曰說文辵部云道所行道也禮
記大學篇是故君子有大道注云道行所由是
道卽行善道謂善行也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約謂脩其
身六經孔孟之言語行之約務是脩身而已語知之約致其
心之明而已未有空指一
自能權度事情無幾微差失又焉用求一知一哉○注言近
至存焉○正義曰不下帶而道存孟子自發明守約施博之義也趙氏
義也脩其身而天下平孟子
以脩身明指身言此不下帶暗指心言故以近言爲正心先
人束帶於要限間心在帶之上說文勹部云匈膺也肉部云
臥胸肉也匈卽胸臥卽臆劉熙釋名釋衣服云膺心衣鉤肩
之間施一襞心也胸臆當心亦居帶上仁守於心而吐
於口故四體不與也守雖明言脩身而未言所以脩身之事
趙氏以仁義明之謂所以脩身者爲守此仁義也仁者元也
義者利也元亨利貞爲四德故云施德於天下施德卽施仁
義也既以正心明言近以守仁明脩身又並云正心守仁皆
在胸臆者謂正心卽守此仁義脩身卽是正心言如是守卽
如是雖分言之實互言之也事天之本不外身心平天下之
功不外仁義孟子之情趙氏得之矣春秋繁露人副天數篇
云天地之象以要爲帶帶而上者盡爲陽帶而下者盡爲陰

各其分陽天氣也陰地氣也董子之說以天任陽不任陰
天之太陰不用於物而用於空此亦不下帶而道存之義君
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注〕身正物正天下平矣〔疏〕注身正
○正義曰身正成已也物正成物也成已仁也成物知也以
知行仁事皆合於義孔子所謂脩己以敬脩己以安百姓也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

〔注〕芸治也田以喻身舍身不治而欲責人治是求人太重自
任太輕〔疏〕注芸治也○正義曰說文耒部云耡除苗間穢也
除穢卽所以治之故以治釋芸禮記曲禮馳道不除注云除
治也是也○注是求至太輕○正義曰廷琥云孔本無是字
下有也字

章指言言道之善以心爲原當求諸己而責於人君子尤之
也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注〕堯舜之體性自善者也殷

湯周武反之於身身安乃以施人謂加善於民〔疏〕注堯舜至於民○正義曰體性猶荀子解蔽篇云體道楊倞注云體謂不離道也管子君臣上篇則君體法而立矣房元齡注云體猶依也依與不離義同依性即中庸所云率性人性本善堯舜生知率性而行自已爲善者也湯武以善自反其身已身已安於善然後加善於人堯舜率性固無所爲而爲湯武反身而後及人亦非爲以善加人而始爲善此非尚論堯舜湯武也爲托於堯舜湯武者示之也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注〕人動作容儀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疏〕注人動至至也○正義曰爾雅之容注云容即儀也冠一人武或性或反皆無所爲而爲釋詁云動作也禮記少儀祭祀皆如堯舜湯武也德盛於中發揚於外言非虛飾以悅人字明此泛言人不指上堯舜湯有德哭者哀也〔疏〕注死者至哀也○正義曰三年之喪期功之服哀由至情自無僞飾惟因其人有德雖非親屬而亦哀之出於眞意非以此結交其子弟父兄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注〕經行也體德之人行其節操自不回邪非以求祿位也庸言必信非必欲以正行爲名也性不忍欺人也〔疏〕注經行至人也○正義曰僖公二十五年左傳趙衰以賦延閻允宇以經營劉逵注云經猶行也釋文云讀經爲經文選魏都引靈樞經云脈之所行爲經是經爲行也體德不離德也在心爲德行而著之則爲節操毛詩小雅鼓鐘篇其德不回傳云回邪也國語周語求福不回晉語公室之不回注皆訓回爲邪回邪不正之人國所廢黜不用而此則自行其德非由求固祿位故爲清操介節以來惡名今以不忍欺人而庸言必信非謂欲弋致方正之名也　君子順性蹈德行其法度天壽在天待命而已矣〔疏〕注君子至已矣○正義曰順性即率性謂堯舜也說文足部云蹈踐也踐德謂湯武反身也毛詩小雅楚茨篇禮儀卒度傳云度法度也說文又部云度法制也人生有不容踰不容缺之常度則而行之是爲行法周旋中禮哭死而哀經德不回言語必信是也其有所爲而爲不出于祿正行二端乃君子於此二端則俟之於命也順性蹈德行其法度盛德所致自然周旋中禮也哭死而哀也經德不回也言語必信也爲生者爲人也若爲人則此四者非干祿即正行干祿固虛僞之小人孟子特

指出正行二字其人嚴氣正性自命爲君子與干祿者之形
相反而與干祿者之虛僞則同孟子指之爲正行趙氏申之
云正行爲名後世此類非不托於孔孟而高言堯舜孟子則
已於千古之上有以鑑之自盆成以下辨別士品小慧之殺
身言銛之人邪舍田之自輕而此章分眞僞於豪
芒則學道之人不能保其竊屨尤爲切切者矣

章指言君子之行動合禮中不惑禍福脩身俟終堯舜之盛

湯武之隆不是過也〔疏〕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
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太史公自序云伏羲至純厚作八卦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注〕大人謂當時之尊貴

者也孟子言說此大人之法心當有以輕藐之勿敢視之巍

巍富貴若此而不畏之則心舒意展言語得盡〔疏〕注大人至得盡○正
義曰此大人指當時諸侯而言故云尊貴者音義云藐丁音
邈貌然輕易之貌又音眇按廣雅釋詁云邈遠也文選思元
賦允塵邈而難虧舊注幽通賦黃神邈而靡質兮應劭注皆
訓邈爲遠莊子逍遙遊藐姑射之山釋文引簡文注卽以藐

爲遠蓋說大人則藐之當釋藐爲遠謂當時之遊說諸侯者
以順爲正是狎近之也所以狎近之者視其富貴而畏之也
不知說大人宜遠之遠之者卽下皆古之制我宇古先王之
法而說以仁義不曲徇其所好是遠之也以爲心當輕藐恐
失孟子之指阮氏元校勘記云勿視其巍巍然閩監毛三本
同廖本孔本韓本巍作魏音義出魏魏丁云當作巍是經文
本作魏作巍非也按說文鬼部云巍高也論語泰伯篇巍巍
乎惟天爲大是巍巍爲大故何晏注云巍巍高大之稱也
史記晉世家魏大名也集解引服虔云魏喻巍巍高大也淮
南本經訓云魏闕之高高誘注云門闕高崇嵬嵬然又俶眞
訓高誘注云巍巍高大故曰魏闕魏卽巍巍古或省山作
魏莊子知北遊篇魏魏乎其終而復始也又天下篇魏然而
已矣亦作魏省山易繫辭傳云崇高莫大乎富貴故趙氏以
富貴釋之經云勿視其魏魏然者猶俗云不必以其富貴置
在目中也趙氏云勿敢視之魏魏富貴若此而不畏之勿敢
視與勿視二義相反勿敢視者心畏其富貴目不敢視也勿
視者不以其富貴爲重而視之也勿敢視是畏勿視是不畏
趙氏謂其富貴可畏若此而不畏之蓋在他人則勿敢視者
在我則勿視在他人則畏勿敢視是不畏
則不畏之曲折以互明其義也　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
志弗爲也〔注〕仞八尺也榱題屋霤也堂高數仞振屋數尺奢

汰之室使我得志不居此堂也大屋無尺丈之限故言數仞也○正義曰仞詳見前爾雅釋宮云桷謂之榱桷直而遂謂之閣不受檐謂之楠方言疏注仞八至仞也○云屋椳謂之檐郭璞注云即屋檐也亦呼爲連綿劉熙釋名釋宮室云桷确也其形細而疏确也或謂之榱榱傳也相傳次而布列也或謂之榱衰衰然垂也椳旅也連旅旅也或謂之橑橑縣也縣連榱頭使齊平也檐接也接屋前後也霤流也水從上流下也接屋自中棟至檐用椽相比近棟者名交謂交於椳上也接交而長直下達於檐者名閣以其下垂故名榱矣榱之抵檐處爲榱題其下覆以瓦雨自此下溜故爲霤霤亦爲滴也今尚以瓦頭爲滴水自瓦言之爲霤自椽言之爲滴榱題也霤屬瓦故亦作甋廣雅釋宮云甍謂之甋是也程氏瑤田通藝錄云襄二十八年左傳慶舍挨廟桷而動於甍則知言其多力引一桷而屋宇爲之動也若以甍爲屋極則大公之廟必非容膝之廬所挨之桷必爲當檐之題題之去極甚遠安得援而動於極也程氏說是也挨桷相近在一所之證也趙氏既以屋霤明榱題矣又云堂高數仞振屋數尺脊太之室阮氏元校勘記云榱題三尺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攷文古本榱題作振屋謹按振字乃旅字之譌說文木部云楣秦名屋檐

聯也齊謂之楣楚謂之檐楣前也儀禮特牲饋食禮記饎爨在西壁注引舊說云南北直屋楣屋旅即屋楣屋楣即屋檐正榱頭之所在趙氏盍云屋旅數尺謂旅爲振又倒屋旅爲旅屋遂不知其說而竟改注文爲榱題矣今仍存振屋二字而證明之以著趙氏之義識者察之經傳稱堂高者皆指堂階而言禮記禮器云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考工記云殷人重屋堂崇三尺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堂崇一筵注云周堂高九尺殷三尺則夏一尺皆有尺寸之限矣故趙氏以此堂高爲大屋之高周氏柄中辨正云堂屋高卑之度經無明文惟攻工記云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鄭注雉長三丈高一丈度廣以廣度高以高則門阿高五丈宮隅高七丈尚書大傳云天子之堂廣九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以一爲高則三丈六尺公侯七雉三分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以一爲高則二丈八尺伯子男五雉三分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以一爲高則二丈然則堂高數仞並非踰制而數仞之指堂階無疑矣謹按孟子亦渾言其堂之高耳當時縱僭乎帝制堂階之高不必更踰九尺而屋之高或進二丈八尺者爲三丈六尺可也所以總括之以數仞耳趙氏以爲大屋是也韓詩外傳云高九尺榱題三圍曾子大賢即爲尊官何致僭天子九尺之階若三圍莊子人間世釋文李云經尺曰圍然則三圍者三尺也延琥云趙注堂高數仞孔本作高堂數仞

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爲也〔注〕極五味之饌食列於前方一丈侍妾衆多至數百人也〔疏〕注極五至一丈○正義曰說文食部云簋具食也饌或從巽廾部云具其置也備置故以饌釋食謂食具也廣雅釋詁云饌食也是具食亦單謂之食儀禮士冠禮具饌于西塾注云饌陳也周禮秋官掌客皆陳注云陳列也趙氏既以饌釋食又以列釋饌是食前卽具食於前亦卽是列於前晏子春秋問下云昔吾先君桓公善飲酒窮樂食味方丈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爲也〔注〕般大也大作樂而飲酒驅騁田獵從車千乘般於遊田也〔疏〕注般大也○正義曰般大詳見公孫丑上篇書無逸文王不敢盤于遊田文選西京賦般于游畋其樂只且薛綜注云盤樂也此云盤于遊田般與盤通書盤庚漢書古今人表作般庚君奭時則有若甘盤史記燕世家作甘般是也此與般樂之般訓大者不同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注〕在彼貴者驕佚之事我所恥爲也在我所行皆古聖人所制之法謂恭儉也我心何爲當畏彼人乎哉

章指言富貴而驕自遺咎也茅茨采椽聖堯表也以賤說貴懼有蕩心心謂彼陋以寧我神故以所不爲爲之寶玩也〔疏〕茅茨至蕩心○正義曰韓非子堯之有天下也茅茨不剪采椽不斲亦見淮南子主術訓史記自敘云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日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莊公四年左傳楚武王曰余心蕩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

〔注〕養治也寡少也欲利欲也雖有少欲而亡者謂遭橫暴若單豹臥深山而遇飢虎之類也然亦寡矣〔疏〕注養治至寡矣○正義曰周禮天官疾醫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注云養猶治也說文宀部云寡少也存與亡對故以不存爲亡單豹事莊子達生篇云田開之見周威公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而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飢虎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疾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

其外穀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呂氏春秋必巳篇云單豹好術離俗棄塵不食穀實不衣苪溫身處山林巖崛以全其生不盡其年而虎食之高誘注云不食穀實行氣道引也苪絮也幽通記曰單豹治裏而外凋此之謂也亦見淮南子人間訓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注謂貪而不亡蒙先人德業若晉欒黶之類也然亦少矣不存者眾也

疏注謂貪至眾也○正義曰詩大雅桑柔篇民之貪亂箋云貪猶欲也呂氏春秋慎大篇云暴戾貪頑高誘注云求無厭足爲貪是貪爲多欲也引晉欒黶者襄公十四年左傳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欒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欒黶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黶之怨實章將於是乎在是其事也黶雖不亡而盈亦必亡先德之恃焉久乎

章指言清淨寡欲德之高者音聚積實藏行之下廉者招福濁者速禍雖有不然蓋非常道是以正路不可不由也疏清淨

寡欲○正義曰史記自敘云李耳無爲自化清淨自正禮記孔子閒居云清明在躬注云清謂清淨說文水部云瀞無垢穢也瀞字即淨字

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注羊棗棗名也曾子以父嗜羊棗名也曾子不忍食也公孫丑怪之故問羊棗孰與膾炙復食羊棗故身不忍食也○正義曰爾雅釋木云遵羊棗郭璞注云實小而圓紫黑色今俗呼之爲羊矢棗孟子曰曾皙嗜羊棗邵氏晉涵爾雅正義云羊棗一名遵說文棗羊棗也是以爲棗之總名也趙氏以棗名釋之以棗類眾多此其中一名耳何氏焯讀書記云羊棗非棗也乃柿之小者初生色黃熟則黑似羊矢其樹再接則成柿余乙卯客授臨沂始覩之沂近魯地可據也今俗呼牛奶柿一名梪棗而臨沂人亦呼羊棗曰梪棗此尤可證柿之小者通得棗名不必以爾雅遵羊棗之說爲疑周氏柄中辨正云陳禹謨名物攷云嘗道鄒登嶧山或以羊棗敬余其狀絕類柿大僅如芡實益名爲棗而去棗遠矣此皆得之親見益信何氏之說不誣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羊棗即木部之楴爾雅諸棗中之一

與常棗絕殊不當專取以爲訓棗樹隨地有之盡人所識赤心而外刺非羊棗也似柿而小一曰梬拔木部云楝楝棗也似柿而小一曰梬拔木部云楝楝棗也似柿而小一曰梬拔木部云楝楝

難熟者近火易熟者遠之故肝炙而肉燔也生民傳曰傳火曰燔對遙炙者爲近火故云傳火加之也故量人注云燔從於獻酒之肉特牲曰燔炙肉是燔亦炙也且燔亦炙爲繼而貫之以炙於火如今炙肉矣瓠葉云有兎斯首炮之燔之炙章云炮之炙之傳云毛曰炮加火曰燔炕火曰炙箋云柔者炙之乾者燔之所宜若鮮明而新殺者合毛炮之若割截而柔者則爨貫而炙之若今炙肉也乾者謂脯腊則加之火上若今之燒乾脯也禮記禮運云以炮以燔以烹以炙注云炮裹燒之也燔加於火上炙貫之火上肉則獨詳於炮以謹塗炮之塗皆乾擘之刳之實棗於其腹中編荏以苴之塗之塗燒之爲名也謹當爲墐墐塗塗有穰草也此蓋連毛以墐其毛隨塗脫去又用手摩去皮肉上之敲更入鼎鑊煮之以其用塗包裹燒之故名炮炮者包也是爲毛曰炮也去敲之則炮而烹矣若不入鼎鑊近火炙之則爲炙攻工記廬人重欲傳人注云傳近也傳火即近火也是爲炮之燔之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瓠葉傳云炕火曰炙正義云炕舉也謂以物貫之而舉於火上以炙之按炕俗字古當作抗方言曰抗舉也是也縣而炙之則遠火也是爲炮之炙之也軟棗爲人君燕食所加之庶羞視公食大夫禮二十豆之用膾炙禮之隆殺有差即物之甘嘉或別故以孰美爲問耳孟子曰膾炙哉注言膾炙固美也何比於羊棗公孫丑曰然則會子何爲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注孟子言膾炙雖美人所同嗜會子炙嗜羊棗耳故會子不忍食也譬如諱君父之名不諱其姓姓與族同之名所獨也故諱之也疏注譬如至故諱之也○正義曰周禮春官小史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注云先王死日爲忌名爲諱禮記王制云太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注云諱先王名惡忌日若子卯大史所忘之諱惡卽小史所詔之忌諱盖雖小史掌之而必由大史進之也曲禮云卒哭乃諱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君所無私諱大夫之所有公諱詩書不諱臨文不諱廟中不諱檀弓云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於宮曰舍故而諱新注云故謂高祖之父當遷者也恒公六年左傳申繻云周人以諱事神注云自父至高祖皆不敢斥言孔氏正義云自殷以往未有諱法諱始於周然則周制以諱事神天子諸侯諱高祖以下鄭氏謂適士以上諱祖推之則大夫三廟當諱曾

祖庶人不逮事父母者雖不
庶人未有不諱父者此諱君父之
名之事也隱公八年左傳無
眾仲眾仲對曰天子建德因
矣以字爲謚因以爲族官有
以字爲展氏注云立有德以
若薛由嬀汭故陳爲嬀姓報
不得賜姓故其臣因氏其王
族則有官族邑亦如之謂取
之時君諸侯之子爲公子公
父字爲氏無駭公子展之孫
即可改族由氏立則姓不與
於上而戚單於下昏姻可以
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
姓別於高祖五世而無服姓
姓高祖爲庶姓孔氏正義云
帝姓姜黃帝姓姬周姓姬本
子本於契是始祖爲正姓也
慶父叔牙季友之後及鄭之
氏之等然則庶姓者氏也同
族之族蓋一族分爲九族可
仍同也白虎通姓名篇云人
所以有姓者何所以崇恩愛厚

親親遠禽獸別昏姻也故紀世別類使生相愛死相哀同姓
不得相娶者皆爲重人倫也姓者生也人稟天氣所以生者
也所以有氏者何所以貴功德所以勉人爲善也或氏其官或氏其事
聞其氏即可知其德所以別諸侯之後爲興滅國繼絕世也此分別姓氏甚詳段氏
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按人各有所由生之姓其後氏別既久
而姓幾湮有德者出則天子立之命姓其正姓若大宗然如
周語帝胙四岳國賜姓曰姜氏曰有呂陳胡公不淫故周賜
之姓命氏曰陳鄭叔安裔子董父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
曰豢龍蓋此三者本皆姜嬀董之子孫故子之以其姓又或
特賜之姓前無所承者如史記白虎通禹祖昌意以惹苡生
賜姓姒氏殷契以元鳥子生賜姓子氏斯皆因生以賜姓也
必兼春秋傳之說而姓之義乃完舜既姚姓則嬀爲舜後之
氏可知姓氏之禮姓統於上氏別於下鄭駁五經異義云天
子賜姓命氏諸侯命族族者氏之別名姓者所以統繫百世
不別也氏者所以別子孫之所出故氏本之篇言姓則在上
言氏則在下也此由姓而氏之說也既別爲氏則謂之氏姓
故風俗通潛夫論皆以氏姓名篇諸書多言氏姓氏姓之見
於經者春秋隱九年天王使南季來聘穀梁傳曰南氏姓也
季字也南爲逗氏姓也三字爲句此氏姓之明文也史記陳
杞世家舜爲庶人時堯妻之二女居於嬀汭其後因爲氏姓
姓嬀氏五帝本紀曰自黃帝至舜禹皆同姓帝禹爲夏后而

別氏姓姒氏契爲商姓子氏棄爲周姓姬氏此皆氏姓之
明文也凡言賜姓者先儒以爲有德者則復賜之祖姓使紹
其後故后稷賜姓曰姬四岳堯賜姓曰姜董父舜賜姓曰董
秦大費賜姓曰嬴皆子以祖姓也其有賜姓本非其祖姓者
如鄭氏駁異義云炎帝姓姜大皞之所賜也黃帝姓姬炎帝
之所賜也是炎帝黃帝之先固自有姓而炎帝黃帝之姜姬
實爲氏姓之叛始夏之姓姒商之姓子亦同然則單云姓者
未嘗不爲氏姓單言氏者其後以爲姓古則然矣至於周則
以三代以上之姓及氏姓爲昏姻不通之姓而近本諸氏於
官氏於事氏於王父字者爲氏不爲姓古今之不同也謹按
伏羲以上人道未定有男女而無夫婦人知有母而不知父
無父子則無族矣伏羲畫八卦定人道使男女有別男女有
別則夫婦有義夫婦有義則父子有親鄭氏注昏義云子受
氣性純則孝受氣純則長育子孫則賜之姓以旌別之所謂因生
蓋遵昏姻之禮以長育子孫則賜之姓以旌別之所謂因生
賜姓者蓋由此也故云遠禽獸別昏姻也其始未必人人皆
以神農之姓賜於大皞黃帝之姓賜於炎帝也至國語晉語
司空季子曰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惟青
陽與夷鼓皆爲已姓其同生而異姓者四母之子別爲十二
姓凡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爲十二姓此所
謂姓即氏也同是子而或得姓或不得姓或姓即春秋時之公子

或賜氏或不賜氏也季子以懷嬴之故附會其說姓氏之分
未足爲據蓋至黃帝時天下已無不有姓之人而族類繁滋
其先因其無族而賜姓以別其族中之族故一姓而有諸氏焉久之忘其正姓遂以
以別其族中之族故一姓而有諸氏焉久之忘其正姓遂以
氏爲姓而氏又分氏書禹貢錫土姓鄭氏注云天子建其國
諸侯胙之土賜之姓命之氏然則此賜姓即是命氏是古時
通謂之姓周乃分正姓爲姓庶姓爲氏耳禹賜姒姓契賜子
姓稷賜姬姓皆與舜之姓嬀同所謂氏姓也蓋自黃帝以後
凡賜姓皆是賜氏所謂因生以賜姓在無族無姓以前是因
其生氣不純而以姓表其同在族既繁滋之後是因其生氣
滋盛而以姓表其異其同德也其異亦德也故皆爲天子建
德因生以賜姓也若論正姓惟伏羲初定人道時所賜乃爲
眞姓本族自黃帝以後庶姓之中更爲庶姓
惟本其所知者以爲姓即以爲族而已矣

章指言情禮相扶以禮制情人所同然禮則不禁曾參至孝
思親異心羊棗之感終身不嘗孟子嘉焉故上章稱曰豈有
非義而曾子言之者也〔疏〕思親異心○正義曰荀子大略篇
泪之傷人不若奧之曾子云曾子食魚有餘曰泪之門人曰
曰有異心乎哉傷其聞之晚也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
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注〕孔子厄陳不遇賢人上下無
所交蓋歎息思歸欲見其鄉黨之士也簡大也狂者進取大
道而不得其正者也不忘其初孔子思故舊也周禮五黨爲
州五州爲鄉故曰吾黨之士也萬章怪孔子何爲思魯之狂
士也〔疏〕注簡大至士也○正義曰此文見論語公冶長篇但
孔氏云簡大也孔子在陳思歸欲去故曰吾黨之小子狂簡
者進趨於大道穿鑿以成文章不知所以裁制蓋孔氏讀斐
爲匪匪然即非然包氏注不知而作爲穿鑿此孔氏以斐然
成章爲穿鑿成文章謂以非然者成爲文章也趙氏本此以
不得其正解之儀禮覲禮云伯父卽乃初事注云初猶故也
楚辭招魂樂先故些注云故舊也是不忘其初卽不忘故舊
也五黨爲州五州爲鄉周禮地官大司徒文引此者所以別
乎阿私曰黨之黨蓋趙氏生桓靈時目見當時有北部黨人
之議朝廷捕而禁之謂之黨錮恐學者誤以聖人所稱吾黨
之士卽此三君八俊希風標榜之徒故既以鄉釋黨又引周
禮以明之謂孔子所稱吾黨之士卽是吾鄉之士也非此所
黨部黨之謂也舊疏不知趙氏之指妄肆譏評而說者或謂
孟子之文本作五黨之士故引五黨釋之尤失之遠矣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
必也狂獧乎狂者進取獧者有所不爲也孔子豈不欲中道
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注〕中道中正之大道也狂者能進
取獧者能不爲不善時無中道之人以狂獧次善者故思之
也〔疏〕孔子至次也○正義曰我曰此亦見論語子路篇獧作狷音
義云獧丁音絹與狷同按說文犬部獧疾跳也一曰急也國語晉語小心狷介韋昭注云狷急之爲狷猶捐之爲環又心部云懁急也讀若絹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論語狷孟子作獧其實當作懁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注〕萬章曰人
行何如斯則可謂之狂也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
謂狂矣〔注〕孟子言人行如此三人者孔子謂之狂也琴張子
張也子張之爲人踶跂譸詭論語曰師也辟故不能純善而

稱狂也又善鼓琴號曰琴張曾晳曾參父牧皮行與二人同皆事孔子學者也〔疏〕注琴張至學者也○正義曰琴張之名一見於昭公二十年左傳云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注云琴張孔子弟子字子開名牢孔氏正義云家語云孔子弟子琴張與宗魯友七十子篇云琴牢衛人字子開一名張則以字配姓爲琴張即牢曰子云是也賈逵鄭眾皆以爲子張即顓孫師服虔云案七十子傳云子張少孔子四十餘歲孔子是時四十知未有子張鄭賈之說不知所出一見於莊子大宗師篇云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孰能登天游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侍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眞而我猶爲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左傳正義所引鄭賈之說則當時固以而以琴張爲子張觀左傳莊子皆周人之書趙氏豈不知之琴張爲子張而趙氏本之也服虔始疑而家語始以琴牢一字張杜預注左傳所本者此也然家語晚出之書未足爲據論語子罕篇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鄭氏注云牢弟子子牢也不言即琴張史記仲尼弟子傳亦無琴牢其人陳氏鱣論語古訓云王肅家語敘云不知爲誰多妄爲之說孔子家語弟子有琴張一名牢字子開亦字張衛人也肅云談者即指鄭氏夫論語記弟子不應稱名漢白水碑琴張琴牢判爲二人肅臆說不可信按鄭眾賈逵既以左傳之琴張爲子張則當時說莊子亦必以琴張爲子張孟子反與琴張或編曲或鼓琴則編曲者反而鼓琴者張也故謂子張善鼓琴又正當時以牢子之琴張爲顓孫師之證而趙氏本之也益子張之爲人短之者甚多荀子非十二子篇云弟佗其冠神禫其辭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呂氏春秋尊師篇云子張容儀盛而仁道薄至馬融注論語堂堂乎張云子張才過人失在邪僻文過直以辟爲邪僻此越也辟則云子張才過人失在邪僻文過直以辟爲邪僻此越氏本之謂其不能純善也漢書古今人表以子張與曾晳相次列於第三而以琴牢列於第四似亦以子張即琴張而琴牢別爲牢曰子云之牢別無琴張之名趙氏生王肅前未見有家語自不知琴張即琴牢以子張釋之非無本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釋訓蹉跼蹉跼無常也跼或作踡楚辭七諫馬蘭蹉跼而日加王逸注云蹉跼暴長貌也暴長即無常之意無常謂之蹉跼蹉跼非常亦謂之蹉跼蹉跼無常也跼或作踡楚辭七諫馬蘭也漢書劉輔傳云必有卓詭切至顏師古注云詭異於衆也異於衆亦謂其非常矣莊子寓言恐非其實何以謂

之狂也〔注〕萬章問何以謂此人爲狂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注〕嘐嘐志大言大者也重言古之人欲慕之也夷平也考察其行不能掩覆其言是其狂也〔疏〕注嘐嘐志大言大者也○正義曰音義云嘐嘐火包切說文曰部云嘐誇語也志大言大是誇語矣既欲之而又慕之故重言古之人說文心部云慕習也習者重也在心欲之不已則形於口者亦不已毛詩小雅出車玁狁于夷節南山式夷式已大雅桑柔亂生不平召旻實靖夷我邦傳皆訓夷爲平爾雅釋詁云平成也易復象傳亦以自考也釋文引鄭氏注云考成也向秀云考察也禮記禮器觀物弗之察矣注云察猶分辨也平與辨義通則夷考卽是考察說文大部云奄覆也掩與奄通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絜之士而與之是獧也是又其次也〔注〕屑絜也不絜汚穢也既不能得狂者欲得有介之人能恥賤汚行不絜者則可與言矣是獧人次於狂者也〔疏〕注屑絜至狂者也○正義曰毛詩邶風谷風以傳云屑潔也古脩潔之字皆作

絜楚辭招魂云朕幼清以廉潔兮汚穢爲絜是汚穢爲不絜矣漢書揚雄朱梅云傳贊云昔仲尼稱不得中行則思狂猶顏師古注云猶介也故此注以猶爲有介之人有所不爲則有所介畫不妄爲故不以不絜爲絜也不絜是進而教之故爲可與言是獧也是又其次也八字一句故易獧也爲獧人以明之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注〕憾恨也人過孔子之門不入則孔子恨之獨鄉原不入者無恨心耳以其賊德故也〔疏〕注憾恨也至故也○正義曰小爾雅廣言云憾恨也楚辭哀時命云志憾恨而不遂兮是也荀子脩身篇云害良曰賊有害於德故云德之賊也法行篇云何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注〕萬章問鄉原之惡云何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閹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注〕孟子言鄉原之人言何以是嘐嘐

若有大志也其言行不顧則亦稱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有威儀如無所施之貌也鄉原者外欲慕古之人而其心日古之人何爲空自踽踽涼涼而生於今之世無所用之乎以爲生斯世但當取爲人所善善人則可矣其實但爲合衆之行媚愛也故閹然大見愛於世也若是者謂之鄉原

疏注孟子至鄉原○正義曰孟子言三字解曰字何以是嘹嘹以下皆論鄉原之嘹嘹也言何以是嘹嘹若有大志謂鄉原之言何以嘹嘹若有大志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鄉原之言行不顯也狂者曰古之人古之人鄉原則亦曰古之人但狂者之稱古人是欲之慕之鄉原之稱古之人則大言以譏斥之謂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無所用於世此鄉原之大言非如狂者之大言也趙氏以上古之人爲句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爲句生斯世也句與斯可矣一連貫下相呼應故云斯世也句爲斯世也善句爲人所善善人也毛詩唐風杕杜篇獨行踽踽傳云但當取爲人所善善人也毛詩唐風杕杜篇獨行踽踽傳云踽踽無所親也說文足部云踽踽行也疏與親反無所親故疏又水部云涼薄也從水京聲薄與疏義亦相近不與人相親則不以周旋盤辟施之於人故云有威儀如無所施之貌也音義以古之人行爲句何爲之爲張云于僞反謂古人之行何所爲而如是生斯世也但取爲人所善之善人此爲字讀如字矣閹爲宦豎之稱爾雅釋天云太歲在戊曰閼茂李巡注云閼蔽也趙氏讀閼爲奄毛詩大雅皇矣篇奄有四方傳云奄大也故釋爲大又思齊篇思媚周姜傳云媚愛也

萬子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注萬子即萬章也孟子錄之以其不解於聖人之意故謂之萬子子男子之通稱也美之者欲以責之也萬章言人皆以爲原善所至亦謂之善人若是孔子以爲賊德何爲也疏注萬子至爲也○正義曰臧氏琳經義雜記云趙注萬子即萬章也云云是趙邠卿注本作萬子趙氏謂其不解於聖人之意美之者欲以責之此說頗曲夫公孫丑萬章告子之徒平日反覆辨難往往數千百言孟子皆據理告之未嘗責其不解何至此忽欲責其不解而反假以美之乎蓋鄉原之行孟子雖已告之其所以稱原者孟子尚未言也孟子未言則萬章不問則孟子終不言後世之人亦終不知賊德亂德者幾何不接踵於世而堯舜之道不

可得入矣是非有萬章此問不可故特稱子以美之趙氏佑溫故錄云萬章於此獨稱子明有注文然萬子曰乃記體不得謂孟子稱之爲子不解之解讀當爲懈言其問之審也蓋孟子七篇萬章傳述之功居多其於究論古帝王聖賢言行惟萬章獨勤以詳孟子之功莫大於尊仲尼稱堯舜闢楊墨而此章又終之辨鄉原以立萬世之防實萬章相與發明之此章則其問答終畢之事故特著子稱焉以結七篇之局論語泰伯篇云侗而不愿釋文引鄭注云愿善也趙氏讀原爲愿故以原人爲善人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問乎流俗合乎汚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眾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注〕孟子言鄉原之人能匿蔽其惡非之無可舉者刺之無可刺者志同於流俗之人行合於汚亂之世爲人謀居其身若似忠信行其身若似廉潔爲行矣眾皆悅美之其人自以所行爲是而無仁義之實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也無德而人以爲有德故曰德之賊也〔疏〕注鄉原至

賊也○正義曰無可非無可刺則眞善矣故趙氏以能匿蔽其惡解之流俗之人不可同志則同之而不敢異汗亂之世不可合行則合之而不敢離蓋自托於達士之和光而曲爲浮沉俯仰之術似忠信則非忠信似廉絜則非廉絜論語學而篇曾子曰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廉絜亦屬與人交接之事故趙氏括之以爲人謀惟其志行既同流合汚而其與此流俗汚世之人共事又能盡心力以爲之謀而不自私其財利此人所以皆悅之也彼見人皆悅之遂亦自信爲涉世之善法故自以爲是而要之非仁義之實也所謂非之無可舉刺之無可刺亦此流俗汚世之人耳若孔子則已刺之爲賊孟子則已非之爲不可入堯舜之道也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注〕似眞而非眞者孔子之所惡也莠莖葉似苗佞人詐飾似有義者利口辯辭似若有信鄭聲淫人之聽似若美樂紫色似朱朱赤也鄉原惑眾似有德者此六似者皆孔子之所惡也〔疏〕注莠莖葉似苗○正

庚申補刊

義曰毛詩齊風甫田維莠驕驕傳不言何物小雅大田不稂不莠傳云稂童梁也莠似苗也按莠之爲物有二御覽引韋昭問答云甫田維莠今何草答曰今之狗尾也夏小正四月秀幽國策魏西門豹云幽莠之幼也似禾廣雅釋草云莠蓨也幽蓨莠一聲之轉說文艸部以蓨次萇萇郎爾雅釋草之孟狼尾史記司馬相如傳上林賦其卑溼則生藏萇集解引漢書音義云萇狼尾草也萇爲狼尾蓨爲狗尾所以相次也則狗尾之名莠乃蓨之通借字也此不稂不莠傳既以稂爲童梁說文艸部云蓨禾粟之童而不成者謂之童蓨重文稂采郎穗字爲禾成秀之名蓋禾病則秀而不實實者下垂不實者直立而獨露於外童之猶言獨也稂是生而不成者於是說文郎以莠字次之云莠禾粟下揚生莠也揚者簸揚之謂粟之不堅好者簸揚之必在下今農人尚呼之爲下揚農桑輯要云穀種浮秕去則無莠徐鍇亦謂莠出於粟秕今狗尾草徧野皆一種自生不關粟秕所種則下揚所生之莠別爲似禾之物與蓨之爲狗尾者異也蓋郎禾之秀陋不實者故郎以莠名之稂莠一類稂下揚中有米而不全浴謂之揚爲飛揚段氏玉裁以下揚爲下垂難乎達矣○注佞人至惡也○正義曰論語陽貨篇云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集解孔氏云朱正色紫間色之好者惡其那好而奪正色也包氏云鄭聲淫聲之哀者惡其奪雅樂也孔氏云利口之人多言少實苟能說媚時君傾覆其國家也此謂惡似而非與彼義略別爾雅釋詁云壬佞也書皋陶謨云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孔壬即莊公十七年公羊傳所云甚佞孔壬指巧言令色孔壬即莊公十七年公庸違象恭滔天靜言象恭似平有義矣而不知實庸違滔天爲甚佞也韓非子八經篇云言之爲物也以多信不然之物十人云疑百人然乎千人不可解也吶者言之疑辯者言之信姦之貪上也取資乎衆箝信乎辯此辯辭所以若有信也禮記樂記云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惟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子貢對曰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然後聖人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今君之所好其溺音乎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此鄭聲所以亂雅樂也孔氏云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孔氏云鄭聲佞人亦俱能感人心與雅樂賢人同而使人淫亂危殆故當放遠之也說文木部云朱赤心木木之赤心者名朱朱即赤故楚辭招魂大招朱顏王逸注皆云朱赤也考工記畫繢之事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故爲正色劉熙釋名釋采帛云紫疵也非正色也五色之疵瑕以惑人者也

法言吾子篇云或問蒼蠅紅紫曰明視聞鄭衛之似曰聰瑬中正則雅多哇則鄭漢書王莽傳贊云紫色蠅聲應劭云紫間色蠅邪聲也按蠅與哇同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注經常也反歸也君子治國家歸其常經謂以仁義禮智道化之則眾民興起而家給人足矣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文云五經篇云經常也說文辵部云返還也廣雅釋詁云反歸也返同歸即還也呂氏春秋順民篇云湯克夏而正天下高誘注云正治也荀子非相篇云起於上所以道於下正令是也趙氏以正爲政教故以道化釋之五常是仁義禮智信經正是以仁義禮智道化之謂經正之也說文辵部云興起也毛詩小雅天保篇以莫不興傳云興盛也使萬物皆盛草木暢茂禽獸碩大周禮地官旅師掌聚野之委積以質劑致民平頒其興積注云興積所興之積謂三者之粟也縣官徵聚物曰興賈氏疏云興皆是積聚之義興爲積聚又爲茂盛故以庶民興爲家給人足倉廩實而知禮節管子立詳見前秋官大行人殷頫以除邦國之慝注云慝惡也故以邪慝爲邪惡也莊公十一年公羊傳云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論語子罕篇云可與立未可與權唐棣之華偏其反而何晏注云賦此詩以言權道反而後至於大順趙氏之義則孟子言反經與公羊傳異

章指言士行有科人有等級中道爲上狂獧不合似是而非色厲內荏鄉原之惡聖人所甚反經身行民化於已子率而正孰敢不正也疏子率而正孰敢不正○正義曰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贊云夫三公者百寮之率萬民之表也未有樹直表而得曲影者也孔子不云乎子率而正孰敢不正趙氏本此蓋隱以公孫宏脫粟布被爲鄉原也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皐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注言五百歲聖人一出天道之常也亦有遲速不能正五百歲故言有餘歲也見而知之謂輔佐也通於大賢次聖者亦得與在其間親見聖人之道而佐行之言易也聞而知之者聖人相去卓遠數百歲之間變故眾多踰聞

前聖所行追而遵之以致其道言難也〔疏〕由堯至知之○正義曰孟子言必稱堯舜以堯舜治天下之法爲萬世所不能易故末自堯舜而下言湯文孔子所聞而知之禹皐陶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所見而知之無非堯舜之道堯舜之道通變神化之道也上言鄉原自以爲是而不足與入堯舜之道末言君子反經而已矣然則反經者堯舜之道也又云經正則庶民興言經正則經有不正者矣反經而經正則不反經經有不正者矣孟子所云反經卽公羊傳所云反經反經爲權權卽變通神化何爲經經者常也常者不變之謂也狂者常於高明君子則反之以柔克猥者常於沈潛君子則反之以剛克如是則其常而不能變者皆以反而歸於正此庶民所以皆興起於善而無邪慝也惟鄉原非之無舉刺之無刺其闇然媚世太無一定之常爲剛克柔克所不能化又自以爲是非勞來匡直所能移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實爲聖世奸民而古今大慝也此孔子所以惡之而思狂猥之士狂者反經則由狂而中正猥者反經則由猥而中正故君子反經而經正也鄉原而外皆可與入堯舜之道者也此堯舜之道爲萬世君子之法故湯文王孔子聞而知之卽知此反經經正之道也禹皐陶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見而知之卽知此反經經正之道也反經爲權實卽堯舜通變神化之道公羊氏不能闡而明之孟子則詳言之矣○注卓遠○正義曰楚辭逢尤篇世既卓分遠眇眇注云卓遠也　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注〕伊尹摯也萊朱亦湯賢臣也一日仲虺是也春秋傳曰仲虺居薛爲湯左相是則伊尹爲右相故二人等德也〔疏〕注伊尹至德也○正義曰書君奭云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注云伊尹名摯湯以爲阿衡毛詩正義引鄭氏箴云昔殷之興也伊摯在三代改制質文篇云湯受命變夏作殷作官於下洛之陽名相官曰伊尹既是相則仲虺同時爲左相知伊尹爲右相矣引春秋傳者定公元年左傳辭宰曰辭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爲夏車正奚仲遷於邳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書序云湯歸自夏至於大坰仲虺作誥史記殷本紀作中鴻索隱云仲虺二音鬾作鼻音如字尚書又作虺鬾萊一音之轉

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注〕太公望呂尚也號曰師尚父散宜生文王四臣之一也呂尚有勇謀

而爲將散宜生有文德而爲相故以相配而言之也疏注太公至
之也○正義曰毛詩大雅大明篇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
武王傳云師大師也尚父可尚可父鷹揚如鷹之飛揚也箋
云尚父呂望也尊稱焉佐武王者爲之上將孔氏正義云史
記齊世家云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西伯出獵得之曰吾
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爲太師劉向
別錄曰師之尚之父之故曰師尚父父亦男子之美稱太誓
注云師尚父文王於磻谿所得聖人呂尚立以爲太師號曰
尚父尊之如世家之文則尚本是名號之曰望而維師謀云
呂尚釣厓注云尚名也又曰望公七年尚立變名注云變名
爲望益因所呼之號遂以爲名以其道可尊尚又取本名爲
號也孫子兵法曰周之興也呂牙在殷則牙又是其名字也
書君奭云惟文王尚克脩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
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又曰無能往來茲迪
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
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鄭氏注云詩傳
說有疏附奔走先後禦侮之人而曰文王有四臣以受命此
之謂毛詩正義曰引此四行以證五臣明非一臣有一行也
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大雅緜詩毛傳云幸下親上曰疏附
相道前後曰先後諭德宜譽曰奔奏武臣折衝曰禦侮絕無
所謂文王有四臣以受命之說盛鄭先受韓詩於張恭祖後

又通魯詩最後乃得毛詩此所引詩傳說或韓詩魯詩說也
趙氏所謂四臣之一與鄭氏說同散宜生既在四臣之中而
降茂德秉文德昭明德故云有文德而爲相也按見而知之
謂親見當時所以治天下如此在堯舜時舉一禹皐陶則稷
契益等二十二人括之矣在湯時舉一伊尹萊朱則當時賢
臣如女鳩女房義伯仲伯咎單等括之矣在文王時舉一太
公望散宜生則虢叔泰顛閎夭召公畢公榮公等括之矣非
謂見知者僅此一二人也盛通變神化之道作於黃帝堯舜
而湯文王聞而知之知而行之其始百姓固日用而不知而
賢聖之臣爲之輔佐者親見此脩己以敬無爲而治之效固
無不知之也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大戴帝繫篇堯娶於
散宜氏之子謂之女皇散宜盛古諸侯之國散宜生殆其苗
裔也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
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注至今之世當孟子時也聖人之間必有大賢名世
者百有餘年適可以出未爲遠而無有也鄒魯相近傳曰魯
擊柝聞於邾近之甚也言已足以識孔子之道能奉而行之

既不遭值聖人若伊尹呂望之爲輔佐猶可應備名世如傅說之申出於殷高宗也然而世謂之無有此乃天不欲使我行道也故重言之知天意之審也言則亦者非實無有也則亦當使爲無有也乎爾者歎而不怨之辭也疏然而無有乎爾○正義曰趙氏以無有爲無有名世之人上云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當時之人以爲無有下云則亦無有因人言無有則亦子意自以當之鄒魯相鄰故曰近聖人之居無乎爾有乎爾云孟疑之也此意以況絕筆於獲麟也趙氏佑溫故錄云魏氏作孟子論謂世未遠居甚近益將自負於顏曾思見知之列而以聞知望天下後世之人或者曰顏曾思爲孔子見知之人明矣孟子何不正言而概以無有曰顏曾思之見知不待言也蓋古今道法之所以不墜者固賴近有見知遠有聞知而當見知已往聞知未來尤必有人焉以延其絕續之交然後見以紹見聞以啟聞近不絕而遠可續觀書陳伊尹保衡而後則有太戊盤庚武丁之爲君伊陟臣扈巫咸巫賢甘盤之爲臣皆以傳湯與伊萊之道故文王得以聞而知子貢稱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皆以存文與

散望之道故夫子得以聞而知推之禹皐至湯雖書缺有間然而歌稱祖訓征述政典史記伊尹之於湯言素王九主之事其非無人焉相授受相維持於堯舜之哀可知也其人類不及聖而足以爲聖之資否則各以五百餘歲爲斷亦云遙濶之甚矣湯文孔子雖甚聖其不歎文獻無徵者幾希矣獨至春秋戰國之際而異學邪說爭鳴交熾班生所謂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也其孰是與於知之者孟子子未得爲孔子徒亦既不親見聖而猶以其近而未遠爲幸因益以未遠而無有爲懼夫未遠而已無有知之者復何望於遠而知之哉孟子力肩斯道實自居於見聞絕續之交之一人而備述所知以上紹前之知下遺後之知其所紹直自禹以下有不止於顏曾思者而其所遺於後爲益無窮期矣謹按此義與趙氏之惴小異而相近然謂顏曾思爲見知非也堯舜湯文以此道措諸天下而巍巍焉一時輔佐之人共見之是爲見而知之湯文王之知雖起於聞而實徵於見禹伊尹周公雖見而知之非不可聞知惟孔子但聞知而不能措之天下使當時賢者得見而知之非見而知之者也孟子去孔子之生未遠鄒魯又相近言庶幾私淑其人得聞而知之也然而堯舜湯文不復見於世則此聞而知者無有措於天下蓋自孔子時已無有見而知之者矣況生百年後則亦無有見而知之者矣爾者辭之終也乎爾者決絕之中尚有餘望也此孟子思王者之不

作而不欲徒托諸空言其辭遜其悄婉或乃以孟子道統自居夫道無所爲統也爲道統之說者失孟子之教矣

章指言天地剖判開元建始三皇以來人倫攸敘宏析道德班垂文采莫貴乎聖人聖人不出名世承間雖有此限蓋有遇有不遇焉是以仲尼至獲麟而止筆孟子以無有乎爾終其篇章斯亦一契之趣也〔疏〕天地剖判○正義曰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云騶衍稱引天地剖判以來韓非子解老篇云唯夫與天地之剖判也俱生廣雅釋天云太初氣之始也生於酉仲淸濁未分也太始形之始也生於亥仲已有朴素而未散也三氣相接至於子仲剖判分離輕淸者上爲天重濁者下爲地中和爲萬物○聖人不出名世承間○正義曰見漢書楚元王傳贊○荀子宥坐篇孔子曰夫賢不肖者材也爲不爲者人也遇不遇者時也論衡逢遇篇云伊尹箕子才俱也伊尹爲相箕子爲奴伊尹遇成湯箕子遇商紂也或以賢聖之臣遭欲爲治之君而終有不遇孔子絕糧陳蔡孟軻困於齊梁非時君主不用言也文武之道成一林傳序云因魯春秋舉十二公卦之以文武之道成一

王法至獲麟而止班固答賓戲云孔終篇於西狩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四十五終

嘉應張嘉洪舊校
番禺黎永椿新校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四十六

學海堂

江都焦孝廉循著

孟子正義

孟子篇敘〔疏〕正義曰音義云此趙氏述孟子七篇所以相次敘之意也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證云篇敘亦趙邠卿所作其意蓋本序卦欲使知篇次相承不容紊錯也雖配儷五七未必盡符作述微旨存之亦足見聖哲立言事理畢該隨所推尋無非妙緒矣如魯論羣弟所記宜無倫敘而說者謂降聖以下皆由學成故首學而成學乃可爲政化民故次爲政以類相求實皆好學深思之效也趙氏孟子篇敘者言孟子七篇所以相次敘之意也〔疏〕正義曰明名篇敘者爲七篇次序之義非如詩序書序之序也孟子以爲聖王之盛惟有堯舜堯舜之道仁義爲上故以梁惠王問利國對以仁義爲首篇也〔疏〕正義曰易說卦傳云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即元義即利仁義之爲道即元亨利貞之道即仁義矣　仁義根心然後可以大行其政故次之以公孫丑

問管晏之政答以曾西之所羞也（疏）正義曰根心謂先王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莫美於反古之道滕文公樂反古故次以文公爲世子始有從善思禮之心也（疏）正義曰思禮謂三年之喪奉禮之謂明明莫甚於離婁故次之以離婁之明也（疏）正義曰說文廾部云奉承也承先王之禮而行之所謂述也禮記樂記云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　明者當明其行行莫大於孝故次以萬章問舜往于田號泣也（疏）正義曰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　孝道之本在於情性故次以告子論情性也是明其行也　正義曰人性善　情性在內而主於心故次以盡心也（疏）正義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是情合於性本於心　性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是性本於心　盡己之心與天道通道之極者也是以終於盡心也（疏）正義曰盡心則知性知天故與天道通也周氏廣業孟子解謂退自齊梁而著作其篇之首梁惠王也趙氏之說韙矣題解　孟子出處時地考云建篇目各自有名則未盡然古人得

志澤加於民不行道於世立言不朽雖聖人不能易豈必窮愁始著哉戰特壯年志在行道未遑專意耳故其成在遊梁之後其著作斷非始此大率起齊宣王至滕文公爲三冊記仕宦出處離婁以下爲四冊記師弟問答雜事迨歸自梁而孟子已老於行文分附諸牘末其後門人論次遺文分篇列目以仁義兩言爲全書綱領因割其六章冠首而以梁惠王題篇於梁齊之下繼以鄒滕魯葢孟子生平所注意者祇此五國而已乃其在梁也始以去利行仁義期之終料其嗜殺而去於齊宣王始以易牛之仁冀其王終以伐燕之暴決於歸鄒於仁政一言行否未可知而父母之邦君子重之且與齊宣皆屬舊君不容略也滕文尊禮孟子遇矣而國小多故莫必其成功魯則周公之後孔子之鄉平公乘五百里之地既知用樂正子兼有見賢之意似可與圖功矣而卒不遇孟子一生行藏首篇盡之矣其曰天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壯而欲行厚望之辭也功之成否身之遇否皆歸之天老不得志絕望之辭也首次二篇以天終末篇以天始梁惠王以王道始盡心以聖學終公孫丑由王道推本聖學其爲章二十有三記齊事者十有五餘八章皆言仁義又王道也而齊之仕止詳見起訖明是篇爲在齊之日公孫識之矣滕文公亦兼舉聖學王道而滕係弱小故其言井田學校雖較詳於齊梁但可新其國耳王非所能也聖王不興於上聖道將絕於下於是力闢楊墨

以承之許行夷之以至陳仲子皆邪說詖行之害仁義者也故以不得已好辯終焉離婁萬章告子盡心發端言堯舜心性與勝文公同其後皆雜說訓言而萬章一篇又知人論世之林此則七篇大致可得而略言者趙氏以爲包羅天地揆敘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粲然靡所不載信矣謹按周氏所云似較趙氏爲長然探趙氏篇敘之恉蓋恐後人紊亂其篇次增損其字數故假其義以示其信耳如後稱字數以五七不敢盈之義則知三萬四千六百有奇非傳寫之譌三萬五千二百有奇實增多之羨詎眞以孟子取五七不盈之義爲此字數哉篇所以七者天以七紀

璿璣運度七政分離聖以布曜故法之也〔疏〕正義曰天以七紀昭公十年左傳文也尚書堯典云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馬氏注云璿美玉也璣渾天儀可轉旋故曰璣七政者北斗七星各有所主第一曰主日法天第二曰主月法地第三曰命火謂熒惑第四曰煞土謂塡星第五曰伐水謂辰星第六曰危木謂歲星第七曰剽金謂太白日月五星各異故名曰七政又云日月星皆以璿璣玉衡度知其盈縮尚書大傳云在璇機玉衡以齊七政璇機者還也機者幾也微也其變幾微而所動者大謂之旋機是故旋機謂之北極鄭氏注云七政謂春秋冬夏天文地理人道所以爲七政也人道盡而萬事順成馬鄭之說不同趙氏此文作璿璣不作旋機則用馬氏義也璿璣運轉於外以知天度故云璿璣運度也范甯穀梁傳序云七曜爲之盈縮楊氏疏云謂之七曜者日月五星皆照天下故謂之七曜日歲一周天日月一周天月星二歲一周天土星二十八歲一周天木星十二歲一周天火星亦一歲一周天是七政分離各行其度而聖人造璿璣使七政畢陳於日故云聖以布曜布曜者卽布此七政之曜言孟子一書分而爲七如天之有七政而舜以璿璣玉衡齊之也趙氏蓋本此章所以二百六十有九者

三時之日數也不敢比易當期之數故取其三時三時者成歲之要時故法之也〔疏〕正義曰題辭稱二百六十一章此言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此云不敢比易當期之數亦不能合孔本作當三萬四千六百當有二百七十日於數亦不足故云不期音義云當期音碁則本作當字今正之

八十五字者可以行五常之道施七政之紀故法五七之數而不敢盈也〔疏〕正義曰五七當三萬五千字今不足故云不敢盈據今本共三萬五千二百二十六字多

趙氏五百四十一字以趙氏章句章指核之其字可較今所傳不應減少此明云五七之數不敢盈則爲三萬四千有奇而不足五千斷非趙氏此數爲傳寫有誤若過三萬五千則不當云五七之數不敢盈也尋繹其故趙氏本所不同者當在孟子曰等文蓋問答則有孟子曰孟子對曰或單用曰字其自爲法度之言則不必加孟子曰如荀子儒效篇與秦昭王問答議兵篇與陳囂李斯等問答則用孫卿子曰餘皆不加荀子曰惟自言本不加孟子曰此趙氏所以定七篇爲孟子自作史記太史公曰索隱云楊惲東方朔所加則孟子曰三字容爲後人所加如齊人有一妻一妾章逢蒙學射於羿章章首皆無孟子曰而孟子曰三字在章末有之又公孫丑上篇伯夷章章首有孟子曰而孟子曰三字在章末有之又公孫丑上篇伯夷隘云云又有孟子曰亦後人增加未盡一之證凡孟子自言一百數十章則多孟子曰一百數十又趙氏於單言曰字或無曰字必明標孟子曰孟子言及丑曰克曰相曰髡曰經曰云云其孟子謂戴不勝曰趙氏亦標云孟子假喻疑章首孟子字趙氏乃以孟子標之也孟子曰子能順悅勝曰經無孟子字趙氏亦後人所加趙氏本但云謂戴不柳之性孟子曰水性無分於東西趙注皆明標孟子曰蓋趙氏本亦但有曰字無孟子字故標之也以此推之雖未能盡得其增加之跡而趙氏之本轉減少於今本五百四十一字者約略可於此見之也　文章多少擬其大數不必適等猶詩三百五篇而論曰詩三百也〈疏〉正義曰論謂論語也謂以二百六十一法三時二百七十以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法五七三萬五千皆爲不必適等　章有大小分章賦篇篇趨五千以卒其文無所取法猶論四百八十六章次大小各當其事亦無所法也〈疏〉正義曰大謂字數多小謂字數少分章以布於篇每篇五千字文即字也卒其文者七篇等篇以五千文爲卒也論語釋文云學而凡十六章爲政二十四章八佾二十六章里仁二十九章公冶長二十九章雍也三十章述而舊三十九章今三十八章泰伯二十一章子罕三十一章鄉黨一章先進二十三章顏淵二十四章子路三十章憲問四十四章衛靈公四十九章季氏十四章陽貨二十四章微子十四章子張二十五章堯曰三章共五百六十八章此依何晏集解趙氏所云未詳所本疑有譌字　蓋所以佐明六藝之文義崇宣先聖之指務王制拂邪之隱栝立德立言之程式也〈疏〉正義曰文六書訓詁之文也義謂義理也漢書劉歆傳歆治左氏引傳文辨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桓譚時政疏云今可令通義理是也崇猶尚也宣通也發也淮南子脩務訓云名可

務立高誘注云務事也馬總意林云趙臺卿作章句章句曰指事指務即指事也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篇云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栝之中直已而不直於人益蘧伯玉之行也鬼谷子飛箝篇云其有隱栝乃可徵乃可求乃可用陶宏景注云隱栝以輔曲直荀子性惡篇云故檃栝之生爲枸木也繩墨之起謂不直也直木不待檃栝而直者其性直也枸木必將待檃栝烝矯然後直者以其性不直也楊注云枸讀如鉤曲也檃栝正曲木之木也大略篇云乘輿之輪太山之木也可不謹也愼之注云示讀爲寘檃栝矯煣木之器也非相篇云府然若渠匽檃栝之於已也注云渠匽所以制木檃栝之以制木尚書大傳略說云子貢曰隱栝之旁多曲木良醫之門多疾人韓非子顯學篇云自直之箭自圓之木百世無有一然而世皆乘車射禽者何也隱栝之道用也難勢篇云夫去隱栝之法去度量之數使奚仲爲車不能成一輪韓詩外傳云礦仁雖下聖人不廢者匡民隱栝有在是中者也鹽鐵論申韓篇御史曰故設明法除嚴刑坊非矯邪若隱栝輔檠之正弧刺也大論篇大夫曰是猶不用隱栝斧斤欲撓曲直枉也書盤庚下篇尚皆隱哉某氏傳云相隱括以爲善政何休公羊傳序云遂隱栝使就繩墨焉說文木部云檃栝也檃檠也字從木故爲矯制枸木之器隱括其通借字也公羊疏云隱謂隱審括謂檢括後漢書鄧訓傳云訓考量隱栝李賢注引荀子而釋之云隱審量栝之失其義矣淮南子本經訓曲拂遠回高誘注云拂戾也漢書王莽傳云揣世矯俗此云拂邪者謂矯戾其邪使之歸於直荀子有王制篇云王者之制衣服有制宮室有度人徒有數喪祭械用皆有等宜聲則凡非雅聲者舉廢色則凡非舊文者舉息械用則凡非舊器者舉毀夫是之謂復古是王者之制也制度所以去民之邪謂王者欲爲拂邪之制則以孟子此書爲檃栝也說文禾部云程品也十髮爲程十程爲分十分爲寸史記太史公自序云張蒼爲章程如淳云程者權衡丈尺斛斗之平法也老子云爲天下式王弼注云式模則也程式謂尺寸模範可用爲準則故云立德立言之程式也文選郭有道碑文云隱栝足以矯時李善注引劉熙孟子注云隱度也栝猶量也又崔子玉座右銘隱心而後動注引劉熙孟子注云隱度也孟子本文無隱栝二字惟趙氏此篇敘有之劉氏所屬　洋洋浩浩具存乎斯文矣　疏　正義曰禮記中庸篇云洋洋乎注未知所屬　洋洋浩浩瀚瀚高誘注云浩浩廣大貌論語子罕篇云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趙氏以孟子似續孔子如孔子似續文王孟子之後能知孟子者趙氏始焉○按孟子有不可詳者三其一爲孟子先

世趙氏但云鄒人或曰魯公族孟孫之後列女傳韓詩外傳雖詳說孟母之事而不言何氏孟氏譜言父曰激公宜毋仇氏一云孟子父名彭璞未知所據○其二爲孟子始生年月陳士元雜記載孟氏譜曰孟子以周定王三十七年四月二日生卽今之二月十五日壽八十四歲此譜不知定於何時陳氏疑之十一月十五日壽八十四歲此譜不知定於何時陳氏疑定爲安之譌安王在位二十六年壬申凡八十八年譜謂孟子壽八十四自壬申逆推之當生於烈王已酉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駁之以爲譜不足據而擬爲生於安王十七年丙申卒於赧王十三年乙未其爲孟子作年譜者紛紛更訂或云年七十四或云年九十七大抵皆出於臆全無實證可憑○其三爲孟子出遊趙氏以爲先齊後梁說者又以爲先梁後齊或以爲孟子先事齊宣後事齊潛考之國策史記諸書參差錯雜殊難畫一今撰正義惟主趙氏而眾說異同亦略存錄以備參考而已實未易折衷也至居鄒葬魯之滕過薛遊宋往任其先後歲月或據七篇虛辭以測實跡彼此各一是非多不足采○孟子弟子趙氏注十五人樂正子公孫丑陳臻公都子充虞季孫子叔高子徐辟咸邱蒙陳代彭更萬章屋廬子桃應學於孟子四人孟仲子告子滕更益成括宋政和五年從祀孟廟去益成括詳宋史禮志　國朝孟廟從祀仍明制十八人視宋政和無滕更有益成括乾隆二十一年禮部覆准去舊時侯伯封號改題先賢先儒以符禮制內樂正克公孫丑萬章公都子四人皆稱先賢某子陳臻屋廬連陳代高子孟仲子充虞徐辟彭更咸邱蒙桃應季孫子叔孫生不害益成括十四人皆稱先儒某氏某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張九韶羣言拾唾孟子十七弟子去季孫子叔孫更加益成括益以孟季子周霄朱彝尊經義考亦去季孫子叔孫而謂告子與浩生不害是二人因去告子而列浩生不害餘並依趙氏宮夢仁讀書紀數略則易滕更浩生不害益成括爲孟季子曹交周霄三書數同而又互異竊謂曹周二人殊無取焉高誘注呂覽云匡章孟子弟子藝文類聚亦然呂覽有匡章與惠王又惠施問答列從遊於梁者耶而趙注却止言齊人夷子逃墨歸儒憮然受命當在不距之科而趙亦無明文他若高注淮南有陳仲子史記索隱有公明高廣韻有離婁其誤固不待辨通志氏族略引風俗通云離婁孟子門人則傳譌自漢矣○孟子疏舊題孫奭撰錢氏大昕養新錄云孟子正義朱文公謂邵武士人所作卷首載孫奭序一篇全錄音義序僅增二四語耳晁公武讀書志有孫奭音義而無正義蓋其時僞書未出至陳振孫書錄解題始並載之焉端臨經籍考並兩書爲一條云孟子音義正義共十六卷引晁氏曰皇朝孫奭等採唐張鎰丁公著所撰參附益其闕古今注孟子者趙氏之外有陸善經奭撰正義以趙注爲本其不同者時時兼取善經如謂子莫執中爲子等無執中之類

今按子等無執中之說初不載於正義惟音義有之馬氏既不能辨正義之僞托乃改竄晁語以實之不知晁志本無正義也趙氏佑溫故錄云十三經注疏孔穎達賈公彥最爲不可及邢昺次之以孟子疏爲最下其書不知何人作而妄嫁名於孫奭近世儒者咸謂之僞孫奭疏子讀孫奭孟子音義序體裁有類孔氏而簡潔過之全非作疏人手筆其題曰音義序而已未嘗稱疏也曰惟是音釋宜在討論曰集成音義二卷未嘗言作疏也故曰雖仰測至言莫窮其奧妙而廣傳博識更俟乎發揮則知孫氏正本止就經文及注爲之音釋且僅二卷本未有疏其所釋非第字之本音本義而已亦時與所釋異同與陸德明釋文仿佛無取更有就章句有所證明存示異疏也趙氏之爲孟子題辭末曰章別其指分爲上下凡十四卷卽今各卷題各章首正義曰下所載此章云云以爲提綱者也語多奧衍時復用韻與全疏絕不類蓋趙氏原文卽在各章注末音義亦相綴屬而今概棄本來勒爲疏首反割分音義之爲章指者於疏尾則爲自作疏而自音之從古豈嘗有此疏中背經背注極多非復孔賈之遺甚至不顧注文竟自憑臆立說與其音義又時相矛盾豈有一人之作而忽彼忽此者孫氏用心詳慎音義可採者十五六而疏不能十二至其體例之踳駁徵引之陋略乖舛文義之冗蔓俚鄙隨舉比比朱文公指爲邵武士人作不解名物制度其實豈止孫氏之不及自爲而假手其人與柳孫

之名盛而遂有僞托之者與○按爲孟子作疏其難有十孟子道性善稱堯舜實發明義文周孔之學其言通於易而與論語中庸大學相表裏未可以空悟之言臆之其難一也孟子引書辭多在未焚以前未辨今古文而徒執僞孔以相解說往往鑿枘不入其難二也井田封建殊於周禮求其書一左支右詘其難三也齊梁之事卽諸國策太史公書往往齟齬其難四也水道必通禹貢之學推步必貫周髀之精六律五音其學亦遒於微未容空疏者約略言之其難五也棄蹤招豚折枝毀瓦一事之微非博考子史百家未容虛測其難六也古字多轉注假借多賴卽嬭姑嚴卽咀嚅爾卽呼私淑卽叔凡此之類不明六書則訓故不合其難七也趙氏書名章句一章一句俱詳爲分析陸九淵謂古注惟趙岐解孟子文義多喫眞謬說也其注或倒或順雅有條理卽或不得本文之義而趙氏之意焉可誣也其難八也趙氏時所據古書今或不存而所引舊事如陳質娶婦而長拜之苟有可稽不容失引其難九也孟子本文見於古書所引者旣有異同而趙氏注各本非一執誤文譌字其趣遂外其難十也　本朝文治昌明通儒編出性道義理之旨旣已闡明六書九數之微尤爲獨造推步上超乎一行水道遠邁於平當通樂律者判弦管之殊詳禮制者貫古今之變訓詁則統括有書版本則參稽罔漏或專一經以極其原流或舉一物以窮其窔奧前所列之十難諸君子已得其八九故

處邵武士人時爲疏實艱而當今日集腋成裘會鯖爲饌爲
事半而爲功倍也趙氏章句既詳爲分析則爲之疏者不必
徒事敷衍文義順述口吻效毛詩正義之例以成學究講章
之習趙氏訓詁每疊於句中故語似蔓衍而辭多佶聱推發
趙氏之意指明其句中訓詁自爾文從字順條理明顯矣於
趙氏之說或有所疑不惜駁破以相規正至諸家或申趙義
或與趙殊或專翼孟或雜他經兼存備錄以待參考凡六十
餘家皆稱某氏以表異之著其所撰書名以詳述之彙敘於
右崑山顧氏炎武字亭林蕭山毛氏奇齡字大可太原閻氏
若璩字百詩宣城梅氏文鼎字定九安溪李氏光地字厚菴
鄞縣萬氏斯大字充宗鄞縣萬氏斯同字季野江都孫氏蘭
字滋九鄒平馬氏驌字宛斯武進臧氏琳字玉林德清胡氏
渭字朏明泰州陳氏厚耀字泗源濟陽張氏爾岐字稷若錢
唐馮氏景字山公元和惠氏士奇字半農婺源江氏永字愼
脩無錫顧氏棟高字震滄光山胡氏煦字滄曉當塗徐氏文
靖字位山震澤沈氏彤字冠雲常熟顧氏震字虞東無錫吳
氏鼎字尊彝長洲何氏焯字屺瞻寶應王氏懋竑字予中臨
川李氏紱字巨來元和惠氏棟字定宇休寧戴氏震字東原
鄞縣全氏祖望字紹衣嘉定錢氏大昕字曉
寬字存夫吳縣江氏聲字叔澐歙縣程氏瑤田字易疇曲阜
孔氏廣森字撝仲歙縣金氏榜字輔之嘉定錢氏大昕字曉
徵偃師武氏億字虛谷餘姚盧氏文弨字召弓餘姚邵氏晉

涵字二雲興化任氏大椿字幼植江都汪氏中字容甫寶應
劉氏台拱字端臨嘉定錢氏塘字岳原嘉定謝氏墉字金圃
鎮洋畢氏沅字秋帆仁和趙氏佑字鹿泉通州王氏坦字吉
途金壇段氏玉裁字若膺陽湖孫氏星衍字淵如歙縣凌氏
廷堪字仲子海寧周氏廣業字耕厓溧陽周氏柄中字燭齋
績溪胡氏匡衷字樸齋錢塘翟氏灝字晴川蕭山曹氏之升
字寅谷長白鄂四德氏字文乾平湖周氏用錫字晉園海寧
陳氏鱣字仲魚甘泉鍾氏懷字保岐武進臧氏庸字在東歙
縣江氏永字慎修婺源汪氏紱字孝嬰高郵王氏念孫字懷祖儀徵阮氏元字伯
元歸安姚氏文田字秋農高郵王氏引之字伯申甘泉張氏
宗泰字登封○先曾祖考諱源先祖考諱鏡先考諱蔥世傳
王氏大名先生之學循傳家教弱冠即好孟子書立志爲正
義以學他經輟而不爲茲越三十許年於丙子冬與子廷琥
纂爲孟子長編三十卷越兩歲乃完戊寅十二月初七日立
定課程次第爲正義三十卷至己卯秋七月草稿粗畢間有
鄙見用謹按字別之廷琥有所見亦本范氏穀梁之例錄而
存之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四十六終

嘉應邱　猛舊校
番禺黎永椿新校